

红色堡垒

www.duxiu.com

紅 色 堡 壘

編写者 中共「海楊樹浦发电」委员会「史办公室」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水陆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毫米 1/82 印张 9 3/16 插页·平10 精13 字数：181,000

1961年8月第1版 196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内精装2,000册)

统一书号 10078·1752

平装定价 (八) 1.10元

精装定价 (八) 1.55元



CAE92/06

无畏的战士——在敌人法庭上的王孝和烈士

總組長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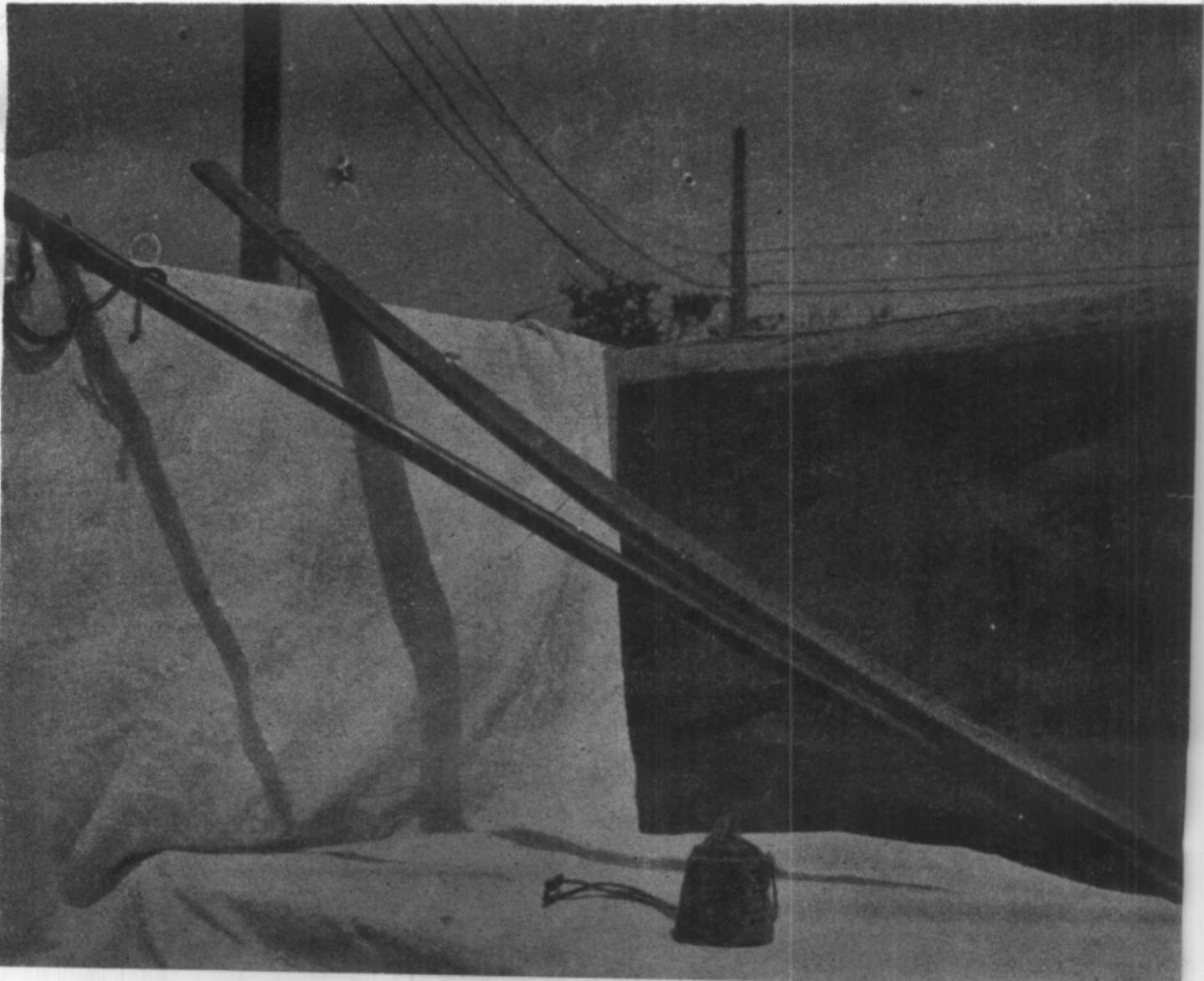
經常舉行的總代表會議代表會議或臨時
 代表會議接到通知後必須準時出席
 總代表會議的職權是批准修改或批駁
 本會理事會所委實施的事項
 總組長出席總代表會議時係代表所屬
 全體組員的意見故當會議時務須傾聽
 所屬全體組員的意見
 總代表會議之決議項員務報告給所屬
 全體組員
 組長有決議時必須負責呈報給第二股
 理事會審閱令時務須負責傳達給所屬
 各組員
 總組長及副組長
 總組長及副組長



第 0909 號

民主工会总组长証

合作社的秤和扁担



有正为的人士们！
 身体康健！
 续斗而下去！
 走如仙！
 招！
 闻！

九二五
 王孝和

王孝和給同獄战友的遺書

目 次

| | |
|----------|-----|
| 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 1 |
| 火种 | 32 |
| 合作社的故事 | 50 |
| 第一个回合 | 75 |
| 无头斗争 | 79 |
| 再次交锋 | 91 |
| 对垒 | 98 |
| 九日八夜 | 115 |
| 果实 | 145 |
| 谈判桌上 | 153 |
| 阴谋 | 165 |
| 反击 | 186 |
| 王孝和 | 208 |
| 迎接黎明 | 230 |

| | |
|-----------------|-----|
| 反封鎖斗争 | 240 |
| 为光明而战 | 251 |
| 前进 | 265 |
| | |
| 后 记 | 286 |



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二十四岁的娄佛和考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上海电力公司前身)工作了。这一天是农历年初三，有钱人家还在过年，他天不亮就起床作进厂前的准备了。

娄佛和家里几代都是贫苦的农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为着能找到一条活路，娄佛和十四岁的时候，就到工厂当学徒了。十年来，他前前后后做了五家工厂，每天干十几小时活儿，赚来的工钱只够养活自己。后来，他结了婚，又有了孩子，日子更难过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做双倍的工作：日里做工，晚上种田。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才勉强使全家老小有一口吃的。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好机会，考进英国人办的电灯厂工作，他心里非常高兴。娄佛和记得当他只有七岁的时候，曾经在虹口斐伦路附近第一次看见了电灯厂。那时，上海除了外滩、南京路一带较繁华外，别的地方都很荒凉，电灯这玩意只有几十户有钱人家用得起。当时，有人告诉他，上海最早有电灯是一八七九年的事了：洋人们为了

欢迎美国总统格兰脱路过上海，举办水龙盛会，特地运来了
一架小型引擎发电机，使受尽洋人剥削的上海又多了一项洋
玩意——电灯。过了三年，三个英国商人来到上海，正式在乍
浦路附近办起电灯厂来，这个厂名义上叫上海电光公司，实际
上规模很小，发电量只有十二瓩。到了一八九三年，公共租界
工部局看到办电灯厂是个发财之道，就用六万多两银子将上
海电光公司买了下来，改名为工部局电气处，并在斐伦路一带
造起了新的电灯厂，发电量增加到一百五十瓩了……
娄佛和记得，讲故事的人还赞叹地说：“阿和，电灯厂是‘金饭碗’，在
这个厂里干活，一辈子不愁工厂关门、失业啦。”从那以后，
娄佛和就一直忘不了这个“金饭碗”……

娄佛和帮家里挑好了水，收拾好一些农具，吃了点早饭，
就动身了。这时候，他爸爸、妈妈，老婆、孩子，都来送他，好象
他要出远门似的。爸爸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阿和，这事情
可不容易找到啊，你在洋人手下干活可得小心啊，遇事忍着
点，千万不能把这个‘金饭碗’丢掉啊！”

娄佛和也一次接一次点着头说：“我知道。”

娄佛和赶到厂门口，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多钟点，他就坐
在厂门口等着。他一面望着厂里的高大厂房，一面暗暗盘算
着。他想：电灯厂工资比别的厂高，厂又不会关门，这下穷日
子可要变变样了。

上班时间到了，娄佛和来到了牌子间。一个外国人从头
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接着又摸摸他的肩膀胳膊，踢踢他的
腿，满意地笑着说：“好体格，你考取了，七角钱一天。哈……”

我們正在楊樹浦底造新的電燈廠，那將是遠東最現代化的工廠，你到那里干活吧，要好好干，賣力干！”

這樣，姜佛和就跟着工頭從斐倫路老廠轉到楊樹浦底新廠干活了。那時，楊樹浦這一帶很荒涼，沿着黃浦江邊長着密密的蘆葦。在一個名叫沈家灘的地方，幾百名中國工人砍去蘆葦，打下木樁，用勞動的雙手造起了廠房，這里就是工部局電氣處新開辟的楊樹浦發電廠工地。

姜佛和剛到這里的時候，工地上只造好幾間二層樓高的車間，鍋爐沒有安裝，發電機還沒有運來，到處呈現着一片凌亂景象。為了能養活一家老小，能保住這個“金飯碗”，姜佛和同其他工人埋下一根根電纜，裝上一台台機器，日日夜夜流血流汗，高大的廠房，嶄新的機器，在他們手里聳立起來了。可是新廠還沒有造完，外國資本家又把姜佛和調回了斐倫路老廠，裝變壓器，架電纜，以便把新廠發出的電流，送到上海各個角落。前前後後經歷了將近七個年頭，他們使整個上海布滿了一根根電纜，使電流象血液似的送到四方。這些年里，廠里的洋人發了財，但他的生活卻越過越窮了。他只能恢復過去又做工又種田的生活，但因為孩子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重，雖然他拚命地干，日子比進電燈廠以前反而更苦了。

姜佛和再次回到楊樹浦發電廠的時候，那里的一切都變樣了，不僅已經有了五部發電機在發電，而且還在大興土木，準備陸續安裝更多的發電機。

這時，工部局派來管理這個廠的廠長叫諾潑斯。他是英國人，生性殘暴，一不高興就動手打人，廠里的工人幾乎都

遭受过他的拳打足踢。工人们把他恨之入骨，背后都骂他“强盗”。

“强盗”说的话就是法律，谁要违抗，谁就犯了法。他对付工人除了打骂以外，还有三个法宝：罚工钱，撬照会（罚停工三天），停生意（开除）。他有个口头禅：“罚你一块！”这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你做错了事，除了拳打足踢以外，还要罚掉一元工钱。

有一次，收发室工人徐宝根接到外国来的一份急电。他怕误了事自己担当不起，拿到电报就往楼上厂长室送。他刚跨上楼梯，正好遇到“强盗”从上面下来，徐宝根就把电报递了上去。没有想到，“强盗”反而拉起一脚踢了过来，幸亏人躲得快，没有踢中胸口，但却把他手里的电报踢飞了。这还不算，除了大骂他几声“猪猡”以外，“强盗”又转身对牌子鬼（管工帐的英国人）说：“罚他一块！”

徐宝根一听要罚一元，心想：我一天的工资只有五角，这真是不要人活了。他气愤地对“强盗”质问道：“我给你送电报不好，不送也不好，你还讲理不讲理？”“强盗”一听，暴跳如雷，跳脚骂道：“猪猡，你敢顶嘴，再罚一块！”说完，头一扭就到大菜间吃饭去了。

等到月底发工钱时，徐宝根就被扣去了两元工资……

姜佛和调回杨树浦发电厂的第三天，就遇到了这个出名的“强盗”。这天，炉子间突然发生了一次爆炸，一个工人被炸死，十几个工人被炸伤。炉子间领班慌慌张张奔到厂长室报告情况，但诺潑斯不在，原来这天下午他又要乘汽艇到崇

明島打猎去了。这領班急忙追到黃浦江边，只見“强盜”大搖大擺走在前面，牌子鬼肩上橫着一根猎枪，手里牽了一条猎狗紧紧跟在后面，两个人正向碼頭边走去。

“厂长，不好了，不好了，炉子間发生爆炸了！快……”領班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諾潑斯报告。

諾潑斯听說炉子爆炸，就慌忙問道：“炉子坏得厉害嗎？”

“炉子不要紧，坏了一根导管。死……死伤了不少人。”領班結結巴巴地回答。

諾潑斯正准备到炉子間去看看，一听說炉子不要紧，就馬上換了一种語气說：“人？人嘛总是要死的，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死了的每人去領二十块錢买口棺材装出去算啦。坏了的导管，两天內一定要修好！……”

“强盜”說这些話时，娄佛和同車間里几个工人正在附近干活。大家听了都非常气愤，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气得把工具往地上一丢，就要冲上去評理。这时，一个老工人拉住了这个小伙子，低声地說：“曹志方，你不要命啦！”

諾潑斯大概听見了这里的动静，他扭回头瞅了大伙一眼，恶狠狠地对那个領班說：“誰要是想出头，就把他的号碼記下来，叫他滚蛋！”說完，就乘上汽艇兜风打猎去了。

“这些洋人真是烂了腸子黑了心，把工人們不当人，媽的，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曹志方望着远去的汽艇，气得直跺脚。

“小伙子，誰叫我們是工人呢？……唉，工人命中注定要受苦哇！”剛才拉住他的老工人劝說着。

曹志方也是个苦水里泡大的人，七岁死了父亲，是靠哥哥

养活大的。苦难的生活把他磨炼成一种倔强而又憨直的性格。三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曾經报名参加过协約国招聘的华工大队，到非洲一带去修理汽車、兵舰，直到累出重病以后，才由世界紅十字会送回国来。这些年来，不論在国内，或者在国外，他看到多少不平等的事呵。因此，当他听完这个老工人的話以后，感情激动地說：“世界上的穷人都受压迫，难道穷人的命都是一个样的？！……媽的，依我說，寻死不如闖禍，跟这些狗日的拚了！”

“唉呀，这怎么行？你一动，外国人就会把你的飯碗敲掉的……”半天沒作声的姜佛和这时搖着头，可是說了这么几句，又說不下去了。

“是啊！我們的命根子捏在洋人手里呢！”其他的人也叹着气。

就在这时，領班連罵带喊地对他們大声吆喝了，要他們快点干活。大伙只得三三两两散了。

曹志方紧紧捏着拳头，忿怒地望着滚滚的黄浦江水。他想：“难道說我們工人就該一輩子受苦嗎？……要是有那么一天能找洋人算算帳，媽的，死了也甘心。”

二

风暴终于来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日本紗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紅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紧接着又发生了血染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这些惨案发生以后，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根据中国

共产党的指示，上海总工会在六月一日公开宣告成立，领导上海工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和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

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杨树浦发电厂工人，也热烈响应了上海总工会的号召，行动起来了……

六月二日早晨，姜佛和和平常一样天一亮就上班了。

姜佛和走到厂门口，只见那里聚了很多人，炉子间的一个化验师正站在一条板凳上，激动地向大家叙述着“五卅”惨案的经过。姜佛和走过去一看，曹志方也挤在人群中听讲。他就站在曹志方旁边听着，越听心里越难受。他想：这年头真是不耍人活了。

那个化验师话一说完，人群里霍地跳出一个中等身材、脸上有几点麻子的青年人。他挥动膀子，对大伙喊着：“弟兄们，顾正红和我们一样是个好工人，他无缘无故给东洋人打死了！今天是他，明天说不定就会轮到咱们头上来……现在全上海都动起来了，咱们还能低着头给洋人资本家干活吗？”

“外国鬼子太横行不法了，把咱们中国人不当人。”

“我昨天还挨了‘强盗’几拳，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

人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姜佛和不认识那个有麻子的青年人，轻声问曹志方：“那个带头说话的是哪个车间的？”

“他叫钱金保，绰号叫麻皮金保，外铜匠间的，是个有血气的人。”曹志方回答。

“弟兄们，我们要用行动来表同情。”钱金保又挥动膀子

說，“我們不干活啦，罷工！”

“對！罷工，讓帝國主義嘗嘗我們工人的厲害！”曹志方一聽到要找洋人算帳，第一個舉手贊成。

“罷工，罷工！”不同的聲音喊着。

萎佛和嘴里沒有說話，心里却在盤算着。他想：我和其他人不一樣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十幾個人吃飯，眼下工作不容易找，要是被外國人停了生意可怎麼辦啊！

這時，廠門口的人越聚越多，原先已經進廠的工人，這時也冲破門警的攔阻，涌出廠來，黑壓壓的人群頓時把一條馬路都塞滿了。

錢金保看到大家都動起來了，又大聲喊道：“弟兄們，大家贊成罷工就到引翔港空地上開大會去！上海總工會也會有人來參加的。”說完了，他就領着一批人走在最前面。

聚在廠門口的人，都成群結隊跟在錢金保後面走了。一剎時，就形成了一條長龍似的隊伍，浩浩蕩蕩向滬東區工人經常集會的場所——引翔港出發了。

萎佛和第一次看到了工人們這樣齊心，第一次看到受苦的人團結起來會有這麼大的力量。他想跟着大伙一起去，但一想到家裡的六個孩子，一想到父親對他說過的話，就停住了腳步。就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曹志方來喊他了。

“我家里有孩子，這樣干……”

曹志方說：“大伙都參加了，我們能昧着良心上工嗎？”他看萎佛和打不定主意，就一個人走了。

“不！……我不能沒有良心，誰家沒有老小，有難也該大家

担啊！……不，不上工啦。”姜佛和终于下了决心，跟在曹志方后面追上去了。这可是他进厂以来第一次不遵守厂里的制度啊！……

在上海总工会直接领导下，杨树浦发电厂这次罢工一直坚持了九十九天才胜利结束。他们在罢工期间不仅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还受到了苏联和其他国际工人组织在道义上、经济上的热情支援。当他们正在生活上遭遇困难的时候，上海总工会给大家发下了国内外工人弟兄捐的救济金。大家领到这些救济金时，都激动的流下泪来。更加懂得总工会代表对大伙说的“天下工人是一家”的意义了。

经过谈判，外国资本家最后不得不同意下面几点要求，作为复工的条件：第一，厂方今后不得虐待工人；第二，厂方保证不开除一个罢工工人；第三，罢工期间同意发一半工资，但厂方必须同意复工那天让工人排队进厂作为交换条件。

“罢工胜利了，洋人低头了！”

“快到引翔港开会啊！”

……

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出以后，工人们高兴地四处奔告。罢工期间，一直担任传达员的曹志方，这时更是到处传递消息；在杨树浦路上，他遇到了姜佛和。姜佛和听到这个消息后，乐得大声笑了。

引翔港空地上站满了工人，一位总工会代表在会上报告谈判结果以后，用特别激动的声音说：“工人弟兄们，这一次轰轰烈烈的‘五卅’大罢工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显示了我們

工人階級的力量。只要我們緊緊團結起來，帝國主義在我們中國作威作福的壽命不長啦！”

大會後，全廠工人排成了一字長蛇陣，錢金保和幾個工人舉着鮮紅的大旗走在前面，十幾個人輪流放着鞭炮，大家不停地喊着勝利口號。

隊伍浩浩蕩蕩從楊樹浦路到達廠門口時，一向騎在工人頭上的諾潑斯，這時只得叫人打開大門，歡迎工人進來。

三

“五卅”運動使上海工人階級受到了一次嚴格的鍛煉，使大家認識到要想推翻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只有緊密團結起來，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取得勝利。通過這次運動和黨的不斷教育，楊樹浦發電廠和其他工廠一樣，涌現了很多積極分子。錢金保就是其中的一個。

錢金保是一九二三年進楊樹浦發電廠的，原先是個木匠，進廠後改做鉗工的。為人正直、勇敢，肯為大伙辦事。他進廠不久，適逢廠里發年獎，工頭們扣住一半不發給工人，他知道以後就組織了一批人和工頭展開鬥爭，迫使工頭把硬扣去的錢補還給了大家。“五卅”罷工時，他又積極組織了外銅匠間工人參加罷工，受到了群眾的擁護。罷工勝利結束後，他通過廠里一個積極分子的介紹，和中共江浙區委委員陳延年同志認識了。

他倆第一次見面是在廠對面的德源里。那天，陳延年約他晚上見面詳談。

分手以后，錢金保匆匆忙忙奔到家里，高兴得連晚飯也不想吃。媽媽叫他把燉在鍋里的兩碗粥吃了，他只吃了一碗就走了。跑到約定的地方，他就走了進去；只見一個中年婦女坐在桌子旁邊做針錢活。錢金保以為自己走錯了人家，正要退出去時，陳延年從里屋出來了。

兩人手挽手坐了下來，陳延年先問了錢金保的家庭和他周圍工人的生活情況。

一說到受苦的事，錢金保打開話匣子就沒個完。他把自己從小受苦的事情，源源本本的說了一遍。最後，他忿忿不平地說：“陳先生，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窮人一天到晚做牛做馬，還養不活自己，可是那些外國佬、老板，不干活却吃得又肥又胖。”

陳延年說：“這是帝國主義、資本家在剝削我們，他們是喝我們的血長肥的。我們要過好日子，就必須團結起來，推翻軍閥統治，趕走帝國主義。”

錢金保想起“五卅”鬥爭勝利的情景，點著頭說：“對，我們窮人要合起心來和外國佬、軍閥鬥！”

“要鬥爭，除了團結還得有領導。”陳延年根據黨在廠里一些外圍積極分子的匯報，錢金保在廠里的情況他是熟悉的，就啟發說，“我們工人要靠共產黨領導。”

“共產黨！”錢金保眼睛一亮，早先在“五卅”罷工的時候，他就聽人說過上海總工會就是共產黨辦的。他想，總工會就是領導大家和外國佬、老板作鬥爭的，這共產黨可是我們窮人的救星啊！

“共产党是要领导大家推翻军阀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陈延年继续说着，“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工人就成了国家的主人，建设美好幸福的生活，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陈先生，我要参加共产党。”钱金保越听越激动，最后冲上去，一把拉住陈延年的手，迫不及待地說。

陈延年又对他说了很多有关党的知识以后，同意了他的入党请求。因为钱金保识字不多，陈延年代他填好了入党申请书，没过几天，钱金保就接到上级党批准他入党的通知了。紧接着，他根据党的指示，也发展了两个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的队伍。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同志通知钱金保：为了加强对整个工部局电气处的领导，组织上决定明天下午在钱金保家里召开斐伦路老厂和杨树浦新厂的党员大会，成立党支部。

那时钱金保家住在海宁路四十六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一面通知他联系的党员，一面把楼上房间打扫干净。

第二天下午，赵世炎同志准时来了，同来的还有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委员陈延年等同志。紧接着，斐伦路老厂一批党员和杨树浦发电厂的党员都来了，一共来了十三位同志。

赵世炎同志见人都到齐了，就从西装口袋里拿出党旗挂在刷去灰尘的墙上，在场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十三颗火热的心都在跳动，大家明白，这是党教育每个人认识了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时，上海总工会经过“五卅”罢工以后，遭到军阀政府的封闭。党支部成立后，钱金保根据党的指示，回厂发动工人群众，秘密组织了赤色工会小组。曹志方和其他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后来，又在赤色工会小组的基础上，以工人俱乐部的公开名义展开活动，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四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直接参加下，开始北伐，向军阀进攻。北伐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作战非常勇敢；同时，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北伐军节节胜利，遭受军阀孙传芳统治的上海，出现了动摇不稳的局面。

上海工人为了推翻军阀统治，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最后终于把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军阀打倒了。

最后的一次起义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的。这天上午，钱金保接到党的指示，立即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大家得知这天中午十二点上海将有八十万工人参加罢工，并准备在一点钟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以后，都非常高兴。

曹志方说：“上两次便宜了这些军阀狗崽子，这次可不饶他们。”他是工人纠察队员，上两次起义时他都参加过。

大家的劲头很足，困难的是武器太少，总共只有两支枪，这可怎么同敌人交手呢？钱金保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似地说：“要枪吗？有。”

“在哪？”曹志方兴高采烈地问。

“从敌人手里去拿。”錢金保說，“我們人多，只要大伙團結一條心，敵人的槍炮吓唬不了我們。”

“對，我們還可以和附近一些日商紗廠工人一起來干。”有人出着主意。

“這個辦法好！……吃過中飯就集合起來，匯集附近兄弟廠工友一起動手。”錢金保作出了決定。

一點鐘到了，錢金保一打暗號，各部門早已作好準備的糾察隊員、積極群眾都湧出了車間，聚集在廠門口。消息很快地在四處傳開了，有的拿着扳手，有的掂着鐵棍跑出來，一支隊伍很快地組織了起來。平時作威作福的諾潑斯和一些外國主管，這時得到消息都躲起來了，誰也不敢出來阻擋一下。姜佛和和幾個老工人知道消息以後，也跑出來看看，但是看到大伙舞刀弄槍的情景時，又有点怕了：唉呀，前兩次起義，聽說死了不少工人哩，怎麼又鬧起來了……不一會兒，隊伍集合好了，有一百人左右，全是一些身強力壯的小伙子，錢金保手一揮，隊伍就出發了。

他們聯合了附近的一些紗廠工人，按照上級的分工，向引翔港警察所進發。

隊伍快到目的地的時候，警察看見工人來勢很猛，吓得聞風而逃。曹志方伏在一旁，見警察所里靜得出奇，就奔過去，跑到坡山頂上朝里一看，只見警察所後門外面小河里，有十幾個人正在蹚水過河逃跑。

“警察逃跑了，快追啊！”曹志方喊了一聲。

“砰砰！”逃在小河里的警察慌慌張張打起槍來。

曹志方伏了下来，跟上来的糾察隊員一面在火油箱里放爆竹，一面搖旗吶喊助威，吓得那些警察連滾帶爬的跑了。

糾察隊員乘勝冲进了警察所。一个人在墙角里找到了两支长枪，高兴地喊起来：“枪！”

“枪？”曹志方等聞声圍了上去，只見破席里放着两支嶄新的长枪，大家乐得跳了起来。

“瞧，这不有枪了。”錢金保打趣地說。

大家想起出发前向他耍枪的情景，都笑了。这时，消息傳來，斐倫路老厂工人在圍攻北站的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但工人吳阿宝却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战斗結束了，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群众，用鮮血換来了胜利。

这时，騙得了“北伐軍总司令”称号的蔣介石，和英美帝国主义勾結在一起，看到旧的軍閥已經垮台，就在四月十二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革命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果实。由于中国共产党这时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經驗，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的錯誤，使得已經拿到手的果实給蔣介石反动集团夺去了。

上海人民从此落到蔣介石这个新軍閥更加殘暴的黑暗統治之下了。

发电厂錢金保等一些黨員，和其他工厂一样，由于在大革命时参加了武装斗争，身份已經暴露，不能再进厂了。只有曹志方等一些积极分子回厂复工，党的力量大大削弱。大革命失败了，但党所撒下的革命火种，在工人队伍里不断地发生影

响,推动着革命事业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前进。

五

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发电厂党支部(包括斐伦路老厂)在这期间,接连两次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党员们有的被捕,有的撤退了,使党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和杨树浦发电厂工人失去了联系。

在这苦难的日子里,工人们被帝国主义压榨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原先在大革命时期吓得老老实实的诺潑斯,这时候又恢复到过去举手就打、开口就骂的老样子。工厂四周的围墙造起来了,大门口加上了铁门;各个车间、部门都隔离开了,不准相互来往。工人们好象奴隶似的被关在狭小的天地里,稍有差错就要挨打受骂,或者遭到开除的危险。

姜佛和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这些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看到大批工人因为参加罢工斗争,给外国佬和资本家开除了;上海到处都挤满了失业工人,有技术的人还能有个活路,没技术的人一失业日子就难过了。他想:我还是小心点干活吧,多学点技术;俗话说得好,有本事的人吃四方。曹志方不就是因为检修汽机技术好,洋人明明知道他参加过罢工也没有把他开除吗?他希望这世道能有一天得到改变,把诺潑斯这个“强盗”赶走,让厂里换换样子。

出乎意料之外,他这个想法居然实现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姜佛和上班的时候,突然发觉厂门口换上了一块新的招牌,上面写的不再是“工部局电气处”,而

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字样了；屋頂上的英国米字旗不見了，換上了美国的星条旗。

上班的人都为这个变化議論起来。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告訴大家：工部局以八千一百万两銀子的价格，把电厂卖给美国資本家摩根財团了，从今以后，老板要換美国人了。他这一說，大伙越发議論开了。有的說，“这下，諾潑斯要滾蛋了，換个美国佬，日子可能好过些。”有的說，“听說美国佬最有錢，看样子还会給我們加点工資呢。”但是，大多数的人却担心換了老板，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会不会遭到开除……一刹时，整个厂里都在議論这件事，但誰也猜不透美国老板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姿佛和心神不定地来到車間，正好遇到了曹志方。他就把剛才大伙的一些看法对曹志方說了，然后問道：“志方师傅，你看，美国人来了，我們的苦日子会不会出出头啊？”

曹志方摇摇头說：“唉，不管誰当老板，受苦的总是我們工人。”

不久，公司的新总裁霍必根斯上任了。他是个生在中国的美国人，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父亲是个傳教士，曾在北京办过医院。因此，他对中国的風土人情，工人情况很熟悉，自认为是“中国通”。

他一上任，就在厂里貼出布告，內容大意是：美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是主張“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而来的，美国对于中国的落后状况和工人的貧困生活，是非常“同情”的。凡在公司服务之員工，都

会受到最“人道”的礼遇，做满二十年可以获得养老金，每人按原工薪增加二元五角工资等等……这张布告一出来，可迷惑了不少人。姜佛和等一部分老实的工人又喜又惊，他们没有想到美国佬会这样好，他们感到在这样苦难的年月里，老板肯加工钱，而且将来还能拿到养老金，这可要安分守己好好干活了。但曹志方等大多数人对美国佬这种做法却还存在怀疑，大伙想，这里头一定有鬼，老虎怎会发善心呢？……

美国资本家高价购买上海电力公司，和对付工人的这些手段，是有原因的。一来，在这以前，美国早就经营杭州的电业，一直想在上海插手，以便垄断宁、沪、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电力网，扩张其在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操纵中国的命运；二来，这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纽约市场股票价格一落千丈，美国摩根财团所属的这个“美国及国外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在中国巧立名目，以便能分批分期发行证券，搜刮资金，解救国内危机。

霍必根斯知道过去英帝国主义在厂里使用的野蛮手段是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一上任，首先就采用高工资分化职工的方法，来麻痹工人，削弱工人的斗志，以稳定他的统治。接着，他就全力进行推销股票工作，竭力搜刮资金。

一天，他召集公司里一些高级职员大领班开会。他对到会的人说：“我们美国人是来为你们谋福利的，现在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公司将向全厂员工推销股票。这次发行的股票叫六两优先股，六两银子一股，利息优厚。诸位可以自己购买，也可以向亲友推销，凡推销和购买满十股者，可以赠送一股。”

當場散发了很多紅綠色宣傳單，上面印着吹噓購買股票的好處和購買的辦法。

接着，霍必根斯又和國民黨四大家族，以及一部分大資本家勾結起來，一面在報紙上大吹大擂，說明“上電”資金雄厚，這種股票比黃金還要可靠；一面以一些銀行出面推銷。這樣，就使“上電”的股票在一些民族工商業家和中小商戶中打開了局面，使得大到銀行、錢莊，小到香煙店、浴室，都上了美帝國主義的圈套。事後統計，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將近五年時間，上海電力公司先後發行七次股票，刮得資金約一億一千万兩銀子，這筆資金比摩根財團購買工部局電廠的錢還要多，也就是說他們不僅一文不花把“上電”拿到手里，還通過它撈了二千多万兩銀子。後來，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實行以法幣代替銀子為支付本位的法令，而法幣又越來越不值錢，抗戰勝利後更是惡性貶值，無形中這些股票都變得一錢不值，更不要談利息了。就這樣，借辦電廠為名，美帝國主義在這些年里，從中國人民身上掠奪了大量的財富。

這是後話，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美帝國主義掠奪了中國人民多少血汗，它的手段又是多么“高明”啊！

六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是一九三二年了。

姜佛和的六個兒女都長大了，老大老二都是女的，老三是一個男的，名叫才寶，這年十六歲了。這個小伙子的性格和姜佛和不一樣，按姜佛和的話來說是一個“不安分的人”，不問是在讀

书的时候,或者是在沪江大学給外国人拾高尔夫球的时候,他总爱管一些閑事,特别是看到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的时候,他总要出来打抱不平。委佛和要他安分守己少管这些閑事时,他却反問爸爸:“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是人,为什么不平等?”問得委佛和答不出話来,只好叹口气說,“如今是洋人的世道,我們还是安分守己混着过吧。”

委佛和很为儿子的行为担心,加上自己欠人家的高利貸越欠越多,日子很难維持,就請厂里的人帮忙,把委才宝介紹到厂里当学徒。这样,一来可以減輕生活負担,二来儿子在身边管教起来也方便些。虽然,他也知道当学徒是件苦事,但也只好这样做了。于是,委才宝就在繞綫間当学徒了。

俗話說得好,“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霍必根斯在“上电”站穩脚跟以后,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一改剛上任时假仁假义的面貌,采用更加毒辣的手段来对付工人了。这时,他給厂里派来了一位“能干”的新厂长,代替諾潑斯的位子。这个美国名叫乔亨,六十多岁,駝背、猴臉,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鏡。逢人三分笑,說起話来,喉嚨有点沙哑,很象江湖上卖梨膏糖的,工人們給他取了个綽号叫“老江湖”。乔亨到了厂里却不用厂长的身份出面,一切工作都由副厂长爱尔門办理,自己一天到晚钻在車間里轉来轉去,摸索工人情况,然后回到办公室里訂出一条条規章制度来管束工人。他把厂里职工分成英美人、西洋人、白俄和中国人四等,根据不同肤色、种族,給以不同待遇,甚至連住医院、进飯間、上厕所等都有严格区别,違反上列規定就要受处分。除此以外,他又把中国职员分成聘員、雇員、

佣員三等六十八級，工人分成A、B、C三类牌子，并实行上下悬殊一百多倍的多等級工資政策来分化职工内部团结。

諾潑斯施行的野蛮手段表面上算取消了，但代替它的抄号头記过制度，却比諾潑斯的手段更毒辣。乔亨制定的这种記过制度，多到三十六条，不仅包括了諾潑斯过去的一套管理制度，还规定对上級无礼貌者記三到九个过，不服从命令記七个过，打碎玻璃窗記六个过，参加罢工、集会、募捐記九个过等等；而記滿九个过就要遭到开除，被剥夺享受各种利益和賞金的权利。因此，那个最能吸引人的养老金制度无形中就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心湯糰”。每当老工人离开拿养老金只差一年半载的时候，厂方就按記过制度规定，随便找个岔子把工人开除出厂，这样，“养老金”这一項就賴掉了。

从美帝国主义接手管理“上电”算起，短短三四年里，霍必根斯就借故开除了四百多名老工人，取而代之的是招收了一批低工資、劳动力强的临时工，一方面便于控制，另一方面更加重剝削。

原先一些受了霍必根斯花言巧語欺騙的工人，在这些事实面前一个个清醒过来了。他們感到美国老板所提倡的一套“文明”、“自由”、“平等”的制度，不是别的，而是一根根绳子把大伙捆得紧紧的，誰动一动就要遭殃。

姜佛和也漸漸地明白过来了。一天，他对曹志方說：“志方师傅，你說的对啊，做老板的心都是黑的。唉，换了美国佬日子更难过了……”他感到手里捧的这只“金飯碗”越来越变样了，它不是“金”的，而是一只棒錘包圍下的磁碗，随时都

会被敲得粉碎的。

“这日子我真过不下去了，我恨不得先抓住乔亭狠狠揍他一頓，然后卷舖盖走路！”曹志方已是四十岁的人了，但脾气还不减当年。

这两个老工人在說这些话时，站在一旁的娄才宝都听进去了。过去，他在学校里讀書时，只知道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是不公平的，現在，到了厂里看見資本家压迫工人的情景，更感到憤恨。他附和曹志方的話說，“大家合起心来干，乔亭这‘老江湖’就是銅头鉄臂，我們也敢去碰！”

“你懂什么，孩子家！”娄佛和把儿子的話打断了，他虽然对資本家的压迫不滿，但一提到弄刀弄枪他又有顾虑了，他担心自己儿子会闖禍。

曹志方却上下打量着娄才宝，心里暗暗称赞道：这小子有种，比他爸爸强多了，斗資本家时和他一起干。

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欺騙工人，采用了两面派手法，也成立了所謂“上海总工会”，并且宣称这个工会是为“工人”謀“福利”的。发电厂里国民党員倪文富、朱廉棠、朱老五等一伙人，根据上級的命令也在厂里組織工会，他們想通过这一活动，一方面可以假仁假义哄騙工人，另一方面以此做資本，和美国老板討价还价，撈一笔“油水”。

倪文富等首先和繞綫間陈宝根等几个爱出风头、有个人野心的人合作，然后通过这伙人在厂里展开活动。

陈宝根是和娄才宝在一个車間干活的，他也認識曹志方，并且知道这个老工人是个硬骨头，在工人当中有威信。这天，

他找到曹志方，故意一本正經地說：“志方師傅，美國佬這樣欺侮工人，這日子我們過不下去了，我們要組織工會……你是廠里的老資格，帶頭來發動一下吧。”

“組織工會！”曹志方一聽到這幾個字，心里就高興，但轉而一想又反問道，“美國佬不是說過，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承認工會嗎！我們能組織成功嗎？”

“能！”陳寶根說，“政府會支持我們的。”

“國民黨贊成辦工會？”曹志方心里疑惑起來。他記得當初錢金保他們辦工會、斗資本家時，有人告訴過他，說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後來蔣介石和國民黨來了，殺了很多辦工會的人，並且把所有的工會都解散了。現在，怎麼突然又贊成辦工會呢？想到這里，他又問道：“過去，國民黨不是說辦工會是共產黨搗鬼嗎！現在怎麼又會支持大伙搞這玩意呢？”

這一問倒把陳寶根問住了。他連忙耍個花招說：“志方師傅，我們辦工會是為工人辦事的，什麼黨啊派的管它作甚。我們是中國人，不靠中國政府靠誰呢？”說到這里，他又用激將的方法，加重語氣道，“是啊，搞工會總要豁着性命干啊！你說，我們能因為怕事怕丟腦袋，就当狗熊嗎？”

曹志方一聽這話，心里湧起一股熱流。他想：也許是陳寶根說的對，國民黨政府是我們中國人的政府，我們和外國老板斗，它是應該支持的。再說，只要能為弟兄們辦點事，就是上刀山下火我也愿意。想到這里，他把膀子一揮說：“沒說的，辦工會有我曹志方一份。”

陳寶根陰險地笑了，他知道曹志方上了鉤，其他一些人就

好办了。

经过陈宝根、倪文富等一伙人四出活动，花言巧语哄骗，很多人都上了他们的圈套。这样，由这伙人操纵的所谓“四区水电工会”，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在隔北天潼路寿阴坊十五号成立了。陈宝根当上了理事长，倪文富等一批国民党分子不是理事，就是监事，他们为了装装门面，也把曹志方安排为理事，好控制厂里的老工人。

在这样苦难的日子里，忽然有了“工会”，这对厂里工人来说，好象是突然飞来了一个“靠山”，大伙没有忘记大革命时候，赤色工会领导大家争权利、谋福利的事情。因此，很多群众都错把这个“工会”当作了自己的“靠山”，盲目跟着这伙人跑，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却都是各有各的打算，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干着见不得人的事啊！

七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陈宝根、倪文富等一伙人的假面具终于在一次斗争中被揭穿了。

这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发生的事情。这天，美国老板又借故将铜匠间三个工人开除了，并且拒绝发给养老金。

工人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都非常愤怒，三三两两议论开了。这个说，“美国佬把我们工人当牛马使唤，要用就招，不用就开除，没有那么便当。”那个说，“人开除了，养老金又不发，这不是要我们死路一条吗！”

在这乱哄哄的人群里，有人提議說：“我們現在不是有工会嗎？走，找工会給我們作主。”这样，大伙就一涌而上，把陈宝根、倪文富等一伙人圍住了，要“工会”出来和老板算帳。

这批国民党分子知道事情經過以后，真是又喜又怕。喜的是找到了机会，可以和老板討价还价；怕的是恐怕事情鬧大，得罪了美国老板下不了台。于是，倪文富就假惺惺地对大家說：“弟兄們，凡事不能操之过急，行动冒失。我們决不能让弟兄們受委屈，这就找老板談判去。”

当天，倪文富、陈宝根等这些所謂“工人代表”，就找到了乔亭、爱尔門一伙人。一面通风报信把工人們的一些內部情况告訴資方，一面討价还价要資方允許他們插足发电厂障地，分享一些权利。

老奸巨猾的乔亭和爱尔門，手腕比这伙国民党反动分子还要“高明”。他們抓住“上电”这块肥肉，是不允許誰来分“油水”的，現在要是让这伙国民党分子插手进来，不仅要分肥，而且是破例让工人有了組織，让国民党扩大了势力，这可不能这么随便。于是，一場狗咬狗的爭权夺利的“談判”就糾纏起来了。

就在这时，又掀起了另一場新的风波。九月二十九日早晨，爱尔門上班后，一跨出小汽車，就按照老規矩跑到厕所里去巡視。他看見有两个工人蹲在那里說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上去就是一人一脚。消息馬上傳开了，各車間正在等待談判消息的工人听說爱尔門又打人了，都气呼呼地圍上来，你一言我一語地責問起来。

爱尔門一看大伙来势凶猛，心里有点怕，但脸上还装作不在乎地说：“你们竟敢管起我来了，再闹，把你们全部开除！”

提起“开除”这两个字，大伙心里的怒火一下子全迸出来了。

“开除？”一个工人激动地喊道，“你们已经开除了四百多人，还不够吗？你这是存心要把大伙逼上‘梁山’啊！”

“嗯，你们想造反？”爱尔門威逼着。

“要造反也是你们逼的。”姜才宝忍不住地说。

“美国佬要开除我们，我们都不干，看他们怎么办？”一个身体粗壮、声音宏亮的青年人喊着。他是三班头工人沈海春。

“对，不干了！”炉子间艺徒杨金龙、鲁根群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姜佛和看着这些进厂不久的小伙子，心里暗暗嘀咕：这些小家伙，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这些年里闹罢工被开除的人还少吗？……唉，才宝这小兔也跟他们……

“不干了，不干了！”长期受到压榨的工人，这时好象火山爆发似地怒吼起来，一个个自动放下手中的工具，谁也拦挡不住，全厂工人除了三班头以外，八百多人实行怠工，向美国老板表示抗议。

这时，霍必根斯回国休假去了，公司里的一切工作由副总裁兼总经理薛尔德负责，这家伙是有名的死硬派，向来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一得到怠工消息后，不仅不考虑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厂里炉子间贴了一张布告，威胁工人务必在当天下午一时复工，否则立即开除，所有缺额，必要时另行招人补充。

這張布告好象火上加了油，大家感到美国佬已經把刀架在每个人的脖子上，要想活命只有合起心来和美国佬斗了。

一个工人把薛尔德亲笔签署的布告撕得粉碎，然后对大家揮着拳头說：“媽的，我們大伙跟美国老板拚啦。”

“不能硬拚。我們有工会，让工会領着大伙一起干！”曹志方說着。

“对，志方师傅是搞工会的，我們听他的。”有人表示贊同。于是，大伙跟在曹志方后面又去找陈宝根、倪文富等一班家伙了。

撕布告的消息傳到薛尔德那里，他象瘋子似地罵道：“中国人竟敢侮辱我，我要叫他們尝尝我的厉害。”說着，他給公共租界巡捕房打了个电话，叫巡捕房派人前往发电厂鎮压。一会工夫，发电厂門口如临大敌似的开来了两大卡車武装探捕，他們在全厂設下了崗哨，又在大門口架起了两挺机枪。

正在要求陈宝根、倪文富等一班家伙出面斗争的工人，得到消息后更加憤怒，一个个要求“工会”馬上作出罢工的決定。

曹志方看到陈宝根、倪文富等迟迟疑疑不肯決定的神态，心火直冒，他指着这班家伙說：“你們怎么都不說話呀，我們工会是大伙选的，应该为大伙办事嘛！”

陈宝根、倪文富等一看苗头不对，就欺騙大伙說要到国民党市党部去請愿，实际上是去向土司汇报。临去之前，他們还再三約束工人严守秩序，不得发生“越軌”行动，即使厂方使用武力，也决不抵抗。

气得几个青年艺徒对曹志方埋怨說：“这样不是要我們捆

着手让老板打么，工会是怎么搞的？”

曹志方也弄不明白，他只感到陈宝根等一伙人现在的做法，不象当初组织工会时和他說的那样。

第二天，工人们集合到厂里来听回音，但全副武装的巡捕已守在大門口，不准怠工的工人进去。

有人說：“既然不准我們进厂，我們就到南京路总写字間找美国佬算帳去。”

大家听了齐声叫好，成群結队地向南京路涌去。

不一会，大家就来到了“上电总办事处”門前。那里早得到了风声，大批中外巡捕把守在門口，薛尔德先是閉門不見，后来又勾結巡捕房头目用武力把工人队伍驅散。

十二时左右，被驅散的工人又聚集到公共租界工部局門口。工部局总董費信惇看到情勢不妙，假惺惺地跑出来答应工人代为調停，去找薛尔德“寻求解决办法”。但这不过是緩兵之計，不久，薛尔德又貼出布告，宣布解雇全体怠工工人，并限令十月三日到发电厂領取剩余工資。工人们一致表示：宁可开除，也不屈服；就是餓死，也不去領工資。

斗争的浪潮越来越高了。

十月二日，斐倫路老厂七百多工人，为了支援新厂弟兄的斗争，也参加了怠工队伍。

这下，黄色工会中的倪文富、陈宝根等一伙人着了慌，他們連忙把这些情况向国民党市党部、伪总工会汇报。国民党市党部委員陆京士和这些爪牙商量后，感到再公开阻止工人罢工是办不到的事了，不如乘此机会借工人的力量給美国人

施点压力,好让自己插足“上电”的要求得以实现。于是,这班家伙正式宣布“罢工”,并组织了所谓“罢工委员会”,名为“指导”罢工,实际上是控制和监视工人行动。他们还制订了九条罢工纪律,要工人绝对服从“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不准擅自行动。为了欺骗工人,他们也提出了五条低声下气的“条件”,玩弄着“请愿”“调停”等等花招,暗地里处处在为自己争权夺利。

过了一些日子,一部分有正义感的职员在工人们的推动下,也参加了罢工;厂里虽然有三班头工人发电,但没有检修工人,随时都有断电危险。薛尔德、乔亭等一看情势不妙,一面使用软功,请职员吃大菜,设置临时宿舍供他们住宿;一面又用硬的方法,派出汽车拦路拉人,把一些技术好的工人,拉到厂里逼他们干活。

美国资本家虽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但工人没有被吓倒,他们继续坚持着。

罢工一直僵持了五十四天,消息传到了国民党中央。这时,蒋介石在江西正惨遭四次“围剿”苏区的失败,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正义呼声越来越响亮,因此,他们对“上电”工人罢工的事情很头疼。于是,他们指令伪工商部和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先后派人赶到上海来迅速处理。他们和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分子商量以后,知道插足“上电”的目的达不到了,便干脆把罢工出卖了,好“巩固”“中美友谊”,好讨好美国主子。于是,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操纵下,由流氓头子杜月笙等出面,和薛尔德“谈判”,并暗示只要对方稍作让步,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留点面子,就会命令工人复工。

薛尔德等正在无計可施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經過一番討价还价，共同拟定了这样一个妥协条件：开除参加罢工工人五十六名，其余工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复工，每人暫借工資一个月，其他条件复工后再行磋商。这当中，倪文富、陈宝根等一伙人，名义上也被开除了，暗地里每人都拿到了一笔錢，作为酬劳。

坚持了五十四天的大罢工，由于沒有共产党的领导，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結下，終于失敗了。

曹志方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差点吐了血，沈鴻春、姜才宝、楊金龙、魯根祥更是暴跳如雷，恨不得抓住倪文富等一伙人，狠狠揍他們一頓。……

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晨，工人们含着眼泪，怀着滿腹仇恨，在中外巡捕監視下被迫复工。曹志方懊丧地敲着自己的脑袋，暗暗想道：“我真傻呀，国民党与美国佬原来是一个袜統里的貨色，嗨，上了他們的当啦。”

一个参加过大革命运动的老工人流着泪說：“这年头，沒爹沒娘还能活，沒有共产党领导，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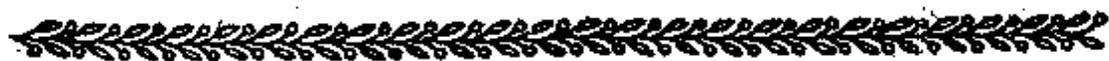
“天再黑，总有个亮的时候。”姜才宝暗暗想着，“我們一定要和这些坏蛋斗到底。”他在这次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感到要想过好日子，不能象父亲那样安分守己，忍气吞声，也不能象曹志方那样只知道讲义气讲蛮干，应该大伙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們干到底，才能得到胜利。

“有了共产党领导，我們說什么也不会吃这样大的亏啊！”每个工人嘴里沒有說話，但心里都想着同一个問題。他們象

黑夜里盼光明似的盼着共产党再回到“上电”来领导他们。

天虽然很黑，但在愤怒的工人心里蕴藏着无数星星点点的火种，一旦有了自己的领路人，立即就会燃起一场大火，把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烧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和发电厂恢复了联系，并且正确地执行了党和毛主席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培养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使“上电”工人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汹涌澎湃的新时期，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个红色堡垒。



火 种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早晨，江海关大厦的大钟已经当当敲过七点，外滩的行人还显得稀稀落落。时令不过是深秋，四下的空气却显得分外阴冷肃杀。几艘扯着膏药旗的日本军舰，一字儿排开，虎视眈眈地停泊在黄浦江上。远处，外白渡桥上不时传来日本岗哨野兽般的刺耳的吆喝声。江海关下的一处码头，孤零零停靠着一艘小火轮和一艘驳船，船头上都写着“上电”两个白色大字，不断有手里拎着饭盒子的工人跳上船去。

上海淪陷已快一年了。市中心的“租界”，成了日寇包围中的“孤岛”。日本鬼子占领了虹口、杨树浦一带，沿着苏州河封锁了“租界”，南北的交通也随着被切断。住在“租界”里的发电厂工人，上下班就全靠厂里的交通船从黄浦江接送了。

开船的汽笛响了。小火轮的引擎呼噜呼噜低吼起来，驳船一震，离开了码头，慢慢向江心移动。这时，一个身躯高大的工人，从对面马路上大步飞奔过来，一纵身，呼地跳上了驳船。

这大汉又高又胖，但手脚倒很灵便。一个叫张厚德的青

年工人，一看见他便惊喜地迎上去喊道：

“大块头回来了！”

一刹时，大个子立刻给船上的工人团团围住了，船舱里顿时热闹起来。这个大个子叫沈鸿春，二十多岁年纪，体格粗壮魁梧；他身材大，手大脚大，走起路来咚咚响。沈鸿春手艺好，人又老成，在青年工人里面，有点象老大哥了。青年工人和老师傅们都亲热地喊他“大块头”，艺徒们也这样喊他，不过语气中带点敬重的意味。此刻，大伙争着和他打招呼，又兴奋，又惊奇。兴奋的是“我们的大块头回来了”；惊奇的是，半年以前他给美国老板停了工，怎么这会儿又复工了呢？

原来，去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抗日的怒火在沈鸿春胸中燃烧，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工人，便毅然离开工厂跑出去抗日，穿上军装，参加了当时的救亡组织——上海防护团。战事才延续了三个月，国民党军队便可耻地逃跑了。上海淪陷后，他便回到厂里来。可是，他的一个顶头上司，英国人潑里斯，已经对他看不顺眼了，后来又见他不时在工人堆里指手划脚谈谈说说，就更觉得他“不是个东西”。于是，沈鸿春回厂还不满两个月，就给停了工。

这时候，一个原先在防护团里当指导员的人来找沈鸿春，他叫蔡廉，是个共产党员。

当初，沈鸿春在防护团的时候，眼看着市内市外硝烟弥漫，鏖血交飞，可防护团里的国民党分子，大队长一类的官儿，却丧心病狂只知大发国难财，利用编制“吃空额”，哪里有一丁点儿抗日的心思！沈鸿春和团里其他的工人和青年学生，虽有

满腔热血，却根本捏不到枪杆子，真是有力无处使；后来实在忍耐不住了，大家便愤愤地掄着胳膊和当官的面对面大吵了几场，才算勉强上火线干了两三次救护工作。沈鴻春对防护团里的上层分子，那批国民党党棍，真是恨得咬牙切齿；但和这个指导员蔡廉却混得很熟。因为他从蔡廉的日常行动中，感到他是个真心抗日的。防护团每天有早操晚讲，每逢蔡廉讲课，讲的都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道理。日子久了，他从蔡廉那里受到了很多教育；也使他越来越感到蔡廉不是和国民党唱一个调子的人，倒有点象大伙一再說到的共产党哩！“国軍”西撤时，几个当官的把防护团的薪餉卷逃个一干二净，防护团就解散了。沈鴻春要蔡廉帮他找門路去延安投奔共产党，参加八路军。不料，蔡廉却給他安排了另外一个去处：要他留在上海，回发电厂去。蔡廉告訴他，发电厂是上海的“心脏”，留在厂里同样能抗日。沈鴻春这才回到厂里来……哪里知道，他却又給停了工！

正在徬徨无主的时候，一見到蔡廉，沈鴻春一下找到了依靠，兴奋极了，一面却埋怨地說：

“老蔡，当初让我去延安多好……你看，我回厂不多时，就給美国佬停了工！”

蔡廉原先是个大学生，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抗战爆发时才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这个身材高瘦、头发蓬松、衣着朴素的共产党员，是很有地下斗争經驗的。他十分了解这个性子有点急躁的青年工人，便扶着沈鴻春寬闊的肩膀說道：

“发愁了是不是？瞧你臉上这两撇眉毛，都快打結啦！”

“呆在家里吃‘老米飯’，心里憋得慌！”

“这点挫折，不算什么！来，談談你怎么給停工的吧。”說罢，沉靜地笑了笑。

沈鴻春一五一十把自己被美国老板“停薪留职”的經過說了一遍。老蔡一听到“停薪留职”这几个字，臉上两道濃眉微微一揚。他猜想美国人所以这样做，是还没有摸透沈鴻春的底，因此，沈鴻春回厂的路并没有完全断絕。于是，他就給沈鴻春出了主意，一方面让他通过他两个哥哥在厂里当職員的有利条件，重新爭取回厂；一方面抗日工作要做得更隱蔽，消除美国佬的猜疑。他又对沈鴻春說：“美国資本家和日寇虽有矛盾，但对坚决抗日的中国工人，却还是有顾忌的。这说明美、日帝国主义之間本质上的一致。但是目前，在‘孤島’上海，日寇穷凶极恶的武装侵略，妨碍了美国的利益，美、日之間的矛盾会加深，这却也是不可忽視的事实。我們要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站稳脚跟，展开活动……”

这一次談話，使得沈鴻春紊乱的心，变得安定了一些，愁云暗影从他的銅盆大臉上消失了。当时蔡廉住在“租界”里宁波路的一所夜中学里，以教书作为掩护。这以后，沈鴻春就常去找他。老蔡拿了些革命理論書籍让他讀，不久，又吸收他加入了“工人救亡协会”——当时党的一个外圍組織。

半年之后，沈鴻春终于找到了回厂复工的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年里，沈鴻春一直利用工余時間，在英国人办的雷氏德工艺专科学校夜校部讀書，学电气安装。停工后，他按照老蔡的指示，照旧每天去上課。这年夏天，他剛

好四年期滿毕业了。他的文凭和厂内其他几个学员的文凭一起被送到厂里来。厂长乔亭一看成績报告单，发现每年都考甲等的，一共有四名，三名是“工程师学生意”，唯独这个沈鴻春是“工人学生意”。一个普通工人竟然有这么好的成績，使乔亭大为驚訝。一查問，才知道沈鴻春是因为有政治活动的嫌疑，給自己停了工的。但他在夜校里品行很好，从不缺課呀，乔亭开始怀疑当初把这个人停了工，是不是有点过火了。恰好这时，他一向器重的高级工程师卢鉞章来見他。卢鉞章是受了沈鴻春两个哥哥之托，来为沈鴻春說項的。这样一来，乔亭便完全消除了怀疑，心里更落实了。他装作“賞識人才”的模样，把原先說沈鴻春坏話的潑里斯訓了一頓，便順水推舟地让沈鴻春回厂复工了。

就这样，沈鴻春重新回厂来了。他怀着复杂的急迫的心情从駁船上跳上岸来。炉子間那熟悉的龐大身影重又矗立在他眼前。灰暗的浮云下，那只聳天的高烟囱，依旧在大口大口地吐着濃烟。脚下，黄浦江浊浪滔滔，一艘日寇的巡邏快艇趾高气揚地箭一般駛过。沈鴻春倏地車轉身来，杂在紛紛上岸的工人中默默地走着，但他的心啊，却象那猛烈拍击着江岸的滾滾波濤……

二

沈鴻春重新回厂的时候，地下党正在上海利用“租界”开展“节约救难”捐献运动。那时，厂内炉子間的惠云熊，和外銅匠間的張厚德已經自发地干开了。这惠云熊是檢修炉子的銅

匠，他住在自来水管厂的工人宿舍里，看到水厂工人在推行“节约救难”运动，他就跟張厚德在各自的車間里搞开了，但效果却不大。那时，美国老板怕厂里工人参加抗日活动后，民族意識高漲，不服他們摆布，就支使他們的走狗，象“白鼻头”盛耀洪、“三把刀”嵇金山一伙流氓，趁工人家属因战事爆发回乡的机会，引誘工人堕落，不是开旅館吃喝嫖賭，就是跑跳舞場，厂里搞得烏烟瘴气。这样，惠云熊、張厚德两人就一直打不开局面。

沈鴻春一回来，張厚德就訴苦道：“大块头，上次你回厂的时候，說淪陷归淪陷，我們还是照样抗日。可是眼下呀，連‘节约救难’都干不开！上海一淪陷，大家的心都冷了！”

張厚德个儿瘦小，是个进厂不久的知識青年。他有爱国心，但有些胆小拘謹。沈鴻春听完他的介紹后，笑着說：“光你們两个跳来跳去，能搞得轰轰烈烈才怪！”他見这两个人都热心抗日救亡，就領他們去見蔡廉，吸收他們加入“工人救亡协会”。这样，他們三个便秘密地在厂里成立了“工人救亡协会”的第一个小組。

一天晚上，他們三个在張厚德家里聚会。

惠云熊皱着眉头說：“媽的，外国人管得紧，厂里不能公开搞，这事情最伤脑筋！”

工人的一切組織、一切集会、一切活动，在厂里都是非法的；三四个不同部門的工人湊在一起聊天，就要受記过的处罚。只是不久前一部分工人搭乘駁船上班，才算是彼此可以通通声气。沈鴻春想到：要在厂內开展“节约救难”的公开活

劲，美国老板不点头是不行的。这当儿，他想起了蔡廉說の利用美、日之間矛盾的話来，灵机一动說：

“老惠，有办法！你姐夫不是厂里的大領班嗎？你撻恁他去对乔亭說說，說‘節約救难’只是让大伙捐点錢，救济难民，和厂方沒有一点儿相干。”

“行倒是行。只是‘老江湖’不見得会答应吧？”惠云熊还有点犹豫。

“这好办。只要‘老江湖’这家伙口风一松，我們就来个‘見风使篷’！”

惠云熊一拍大腿說：“对呀！这是个办法！早先我怎么就沒想到！”

随后，三个人又分头去鼓动一批青年小伙子作活动骨干；当时环境恶劣，老工人经历过过去多次斗争的失败有点怕事，沈鴻春他們就决定先带一批青年工人把鑼鼓敲起来。

可是，光是发劲几个小伙子，事儿也并不那么順当。楊金龙、魯根祥等几个，淪陷以后，老想跑出去参加新四軍扛枪杆子，一听说要他們搞“節約救难”，就沒有多少劲头。

“捐几个錢，有啥用？”短小結实的魯根祥鼓着腮帮嘀咕道。

“話不能这么說，光你几个錢我几个錢，当然不頂用。要是千千万万人都捐几个錢，你想該有多少？能派多大用場？”沈鴻春瞅了魯根祥黑黝黝的臉一眼，温和地說道。近一年来，和蔡廉接近，沈鴻春的性子变得不似过去那么容易冒火和魯莽了。他又低低地說：“何况这一回的節約救难，跟过去不明

不白的献金运动不一样……一部分錢是救济流亡难民，另一部分錢，是秘密支援新四軍的呀！”

两个小伙子听了这话，眼睛一下亮了。瘦长条子楊金龙說：“听你的，干！”他平时不多說話，是个說干就干的倔小伙子。魯根祥呢，这一下，心里也有了劲头。这时，惠云熊又发动了炉子間的黎年甫等几个工人，張厚德又在機機間联络了青年工人姜才宝。这样一来，活动骨干就有了一大批。

过了两天，惠云熊的姐夫就去对乔亭說了。乔亭果然漏出一句話来：“这是你們中国人的事，我們不管！”沈鴻春心里暗暗叫道：“好得很！”便和几个活动骨干到处宣傳，公开干了起来。

曹志方、汪国鴻几位老师傅，是在厂里干了一二十年的老年工人。他們参加过党领导的斗争，对于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对于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美国吸血鬼，对盛耀洪、稽金山等一伙走狗，一向恨之入骨。他們又对一批阶级意識模糊的工人跟着走狗去吃喝嫖賭感到痛心。近几年来，他們虽然由于经历过过去多次斗争的失败，看起来，变得有些小心翼翼，不肯輕易出头，但心里还是蘊藏着烈火。这时，一看到沈鴻春这班正派的青年工人公开在厂內搞“节约救难”，而且外国人也不来干涉，便出来带头认捐。沈鴻春紧紧拉住这几位骨头硬、手艺高的老工人，让他們在車間里帮着宣傳，影响很快地扩大了。

曹志方和孙貞康两位老师傅，虽然一个在汽机間，一个在冷作間，但进厂多年，也便成了很相投的老朋友。厂里“节约

救难”运动一展开，曹志方就去找孙贞康。

“贞康师傅，沈大块头这班小伙子在搞节约救难，这也是抗日哪！我们老弟兄俩要带头捐点钱呀！”

孙贞康脱下帽子，搔搔短头发。曹志方看他没马上答腔，心急地问他：“怎么？不想捐呀？”

贞康师傅这才笑了笑，开口说：“看你这个急性子！我是在盘算能捐多少钱，你想，我能说个不字么？”

那时物价飞涨，工人生活很困苦。大多数工人每月只能捐几角钱，多的也不超过一元、两元。贞康师傅当晚回家和老伴一商量，把日用开支精打细算了一番，打定主意每月认捐五元。

绕线间的姜才宝，这时也干得很起劲。他在车间里人缘好，没费多大口舌，褚关关等几个工人都给他鼓动起来了，纷纷捐了钱。可是却触犯了外国佬。姜才宝有股子倔脾气，最不甘愿对外国佬低首下气，仰他们鼻息。在厂里，一遇到那几个平素欺压工人最甚的洋鬼子，他最不买账，往往面对面走着，姜才宝都要象电杆木杆似地挺直了瘦长的身子，昂起头登登登走过去。绕线间有个叫透诺的外国主管，早就怀恨他了。这一回，透诺看到姜才宝在车间里到处活动，便一时火起，虎起脸把他叫到办公室去，想着着实实“教训”他一頓。透诺涨红了脸骂着，拍着桌子。谁知道姜才宝却毫无惧色，尽拿眼睛直盯着他看。透诺咆哮了，拿起笔嗖嗖写了张纸条，恶狠狠大叫大嚷：“停生意！停生意！”透诺只想吓唬吓唬姜才宝，只要他一屈服也就算了，所以一阵发作过后便定了定神瞅着他。不

料姜才宝却一把从桌上夺过纸条，霍地转身就走。这一下气得透诺目瞪口呆！透诺知道厂长乔亭已经说过“不管”的话，不好在这时候借工人搞“节约救难”的名目开除人。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老工人姜佛和得讯，赶忙来替儿子说情，透诺心里一松，借此做了个落场势，让姜才宝回来复工。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这以后，姜才宝还是照样干“节约救难”。

待到收捐款的时候，又出了岔子：他收起来的二九块钱捐款，在电车上全给扒手偷了去。

“这世界，什么肮脏事儿都有！”他想了又想，这一夜他一宿没有睡好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也会念念不忘地要去捏枪杆子打日本鬼子。那时，他认识了日商裕丰纱厂的工人、共产党员张妙根，张妙根极力劝他留在厂里，他才安心地留了下来。这会儿，他想：“偌大一个中国，全给国民党搞糟了，日本鬼子才敢侵略我们！现在，先要抗日，然后再跟国民党算账！”于是，第二天，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积了一年多的钱通通贴上，作为捐款缴上去。

姜才宝暗暗下定决心：愈是碰到挫折，愈是要干！

三

“节约救难”一搞开了头，厂里的空气无形中起了变化。仿佛黄浦江潮水的猛涨，工人弟兄阴沉的心，陡地热了起来。上班前下班后，在驳船上，人们三三两两都在谈抗日的事了，“工人救亡协会”的会员也都分头活动开了。原先给走狗拉去过

荒唐生活的工人，有一些也叫老师傅們罵得清醒一点了。

这时，沈鴻春觉得，借着公开进行“节约救难”活动的气势，正好利用乘駁船上下班的机会，引导大伙經常讀报談時事，激发工人弟兄的爱国热情和阶级觉悟。蔡廉觉得这办法好，鼓励他照着做。这样，沈鴻春便时常和張厚德两个，在上班时，各自买了份报纸带上駁船来，和大伙边讀报边談抗日局势，談“孤島”上的物价，談工人弟兄的苦楚……边讀边談，大伙觉得很有兴味，不几天，駁船上的“听听消息，讲讲大道”，就成了每天的“老規矩”。孙貞康、陈德昌几位老师傅，是讀报的老听众，只要“大块头”一跳上駁船，从口袋里摸出一份租界上出版的《文汇报》，不用招呼，他們就一个个圍攏来了：

“大块头，今天有啥消息？”

“大块头，你看看‘行情’怎样？”

貞康师傅有点文化，有时也买份报自己看。但他还是喜欢听“大块头”讀。沈鴻春不是照着念，而是把“工人救亡协会”内部刊物上的一些消息，和工人切身有关的事儿串連起来边念边讲，所以，大伙感到他讀报又真切又生动又好懂。

日子一久，便引起了美国佬的注意。可这是在駁船上，沒有借口禁止，只好打发一些走狗出来捣乱。

有一次，大家正在駁船上讀报。起初，听了报上說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伙正在生气：

“前些时候广州才失守，一个月不到，又丢掉武汉！这班家伙真是飞毛腿，逃跑起来比飞机还快！”

“一个劲撤退，退到哪里才是了局！”

“他媽的，怎么老打敗仗！”

沈鴻春說：“他們不真心抗日嘛，哪能不退、不敗？我聽到蘇北跑單幫的講，那里新四軍就不一樣啦！嗨！前幾天還打了勝仗！”

大伙一个勁催他詳細說說。沈鴻春轉彎抹角地說了。老聽到國民黨軍隊打敗仗，這一回聽到新四軍打勝仗，大伙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大伙正听在兴头上，“大块头”却刹住不說了。

“說下去呀，怎么‘卖关子’啦？”

沈鴻春作了一个眼色，大伙回头一看，原来是“白鼻头”盛耀洪贼头贼脑走过来了。他看着大家不答理他，还是死皮賴臉笑眯眯地問道：

“大家讲点啥，讲得那么开心？让我也听听……”

魯根祥正恨这走狗来打岔，眼珠子一轉，故意装模作样地哭丧着脸說：“盛先生，不瞞你說，物价拚命漲，日子不好过啊！”

“嘿嘿，俗話說，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日子能混就混过去算罗。”盛耀洪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小紙片来，嘴里叨着香烟，装得漫不經心地說，“这里有舞票，誰要，我請客……小王，呶，給你！老地方！”随着又拖长了声音感叹似地說：“這日子，真是……亏得有租界，靠洋大人保佑，才算能逍遙活两天！”

這句話可引起了公憤，几个老工人气得发抖，仗着人多势众，就指着他鼻子罵道：

“你說，租界是什麼地方！”

“洋奴胚子，真不要臉！”

“小快乐”魯根祥这时恶作剧地怪声怪气打圆场：“好啦，好啦！盛先生是从小吃外国人飯长大的，已經不大象中国人，大家馬虎点！”

这么七轰八轰，盛耀洪哪里招架得住？只好收起舞票夹着尾巴溜走了。

不久，住在楊树浦一带不乘駁船的工人，也动脑筋在坑房間(廁所)里“讀报讲大道”了。

这天，張厚德瞅空溜到坑房間門口，一看，心里一乐，不由得笑出声来：“哈！都‘客滿’啦！”一个老师傅朝他招招手笑着說：“你是‘唱大軸’的，哪能不給你留下个位子！”張厚德在坑位上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份揉皺了的《文汇报》，翻开了“戏开鑼啦！”就朗声讀起来。

每逢沈鴻春一到，大伙不管他是小便还是大便，一把把他拉到坑位上蹲下，逼着他給大家讲点什么。沈鴻春看到工作有了进展，工人弟兄已經不象过去那样冷冷的了，心里一兴奋；話也多了，他可以一蹲下来就和大伙談上大半天……

外銅匠間坑房間“听消息讲大道”的人最多，別車間的人也有溜到这里来的，这样便显得特別拥挤，熱鬧非凡，以致时不时宣告“客滿”。美国佬看看防不胜防，索性定出了一条新規章，叫做“廁所分段”：本車間工人不能跑到別的車間的廁所去，違犯这条規章的，要受記过处罚。

这一下却触动了沈鴻春的思路：着！應該开展分散活动！經過蔡廉的同意，沈鴻春又在炉子間、汽机間和其他部分的工人中，分別吸收了一批可靠的活动分子加入“工人救亡协会”，

这样，全厂就有二十几个“工人救亡协会”会员，各车间也都有了读报的骨干了。美国老板的规章，不但没有限制得住读报活动，相反的却刺激工人更其普遍地活动开来，真是白费了一番心机！

在这段日子里，团结在沈鸿春周围的一班小伙子，还在青年艺徒中组织了读书会，成立了图书馆，一方面满足了艺徒渴求技术知识的欲望，另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教育青年、团结青年的机会。沈鸿春也参加了读书会，读书会里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是象个大哥哥那样，热心地来和小伙子们扯谈。碰到什么问题争执不下时，大伙也会七嘴八舌说：“去问大块头！”“不要争了，问过大块头就会明白！”

有一回，读书会在争论一个问题：抗日要依靠什么人？七八个小伙子分成两派：张厚德一派主张，抗日要依靠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欧阳祖润一派认为抗日的主力还得算正统的“国军”。前一派反驳对方说，老打败仗的“国军”算得了什么主力；后一派也反驳对方说，八路军、新四军固然是股力量，但毕竟太弱，“国军”虽然打败仗，但将来总反攻还得靠它……

沈鸿春静静地听着小伙子们的争论，后来，他拿起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官僚反动”四个字。一个艺徒凑上去一看，便高兴地对张厚德说：“大块头是我们一派！”

沈鸿春对欧阳祖润说：“对，我赞成他们的主张。国军中尽是官僚统治，眼下不止是逃跑，而且还在那里高唱‘和则存，战则亡’——简直是主张投降了。”说到这里，沈鸿春有些

激憤了。他意識到自己有些沖動，便沉默了一會，和顏悅色地詰問歐陽祖潤道：“你想，這樣的官僚，能指望他指揮軍隊總反攻么？”

歐陽祖潤給問得張口結舌，一時說不出話來。

沈鴻春又繼續說下去：“好吧！我們再說說你所謂的‘力量很弱，成不了大事’的八路軍、新四軍吧！上海淪陷以前，報上不是登過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事么？就談談這個！”這時候，小伙子都圍到他跟前來，靜悄悄地聽他講述。沈鴻春愈說愈興奮，他眉飛色舞地講起八路軍如何以一個師的兵力，殲滅日寇的精銳部隊坂垣師團三千多人馬的故事來。

張厚德這班小伙子聽得很得勁，簡直入了神；歐陽祖潤听着也不能不為所動，開始對原來的信念有點動搖了。

四

一九三九年春天，蔡廉離開上海，由一個綢廠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何謨同志（當時化名熊阿二）來領導發電廠“工人救亡協會”的工作。何謨個兒矮小，比沈鴻春要矮一個頭。他舉止穩健而又精力充沛，說話老是慢條斯理，不慌不亂，就象工作着的織綢機那樣地節奏分明。有一次，何謨劈頭問了沈鴻春一個問題：抗日戰爭打贏以後，會是怎樣一個局面？沈鴻春給問得一楞：“這個，我還沒有想過。”何謨一字一頓地說：“同志，我們是工人，除了眼前的抗日以外，應該想得更遠些！不能忘記壓迫工人、剝削工人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者，要有遠大的理想！”沈鴻春不由得一陣慚愧，自己責備自己道：“嗨，

我这脑袋！怎么就只看到眼面前的一点事儿呢！……打败了日本鬼子，象我们‘上电’工人，上头还有美国资本家的统治。共产党、新四军能来就好办，要还是国民党来，还不一样帮着美国佬压迫工人？”这样一想，沈鸿春不由得感到，往后的日子还很长，斗争也必然很艰苦。“老熊说得对，一个革命者，一定要有远大的理想！”沈鸿春自言自语地说。这以后，一个急迫的强烈的要求时刻在他脑际萦迴着。

这一年的夏天，沈鸿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是六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南京路大新公司的屋顶花园上，何谟带着上级党组织的老刘来会沈鸿春。老刘是个清瘦的高个子，身上着一件府绸长衫，看上去象个做生意人；可是，在他那宽阔的额头下，双目炯炯有神，沈鸿春从他的深沉的目光里，看出了一种庄严、刚毅的神采与气度。老刘紧紧地握着沈鸿春的手久久不放，一丝笑容掠过他的眉宇。“沈鸿春同志！你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他操着北方口音说。原来他就是刘宁一同志，“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前，他还给蒋介石关在南京的中央监狱里。

那时只是初夏，昏黄的电灯光下，屋顶花园上的游客还不多。何谟装作等人的样子，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望风”，刘宁一同志和沈鸿春倚着栏杆低声谈话，人们只能看到他们两个的高大的背影。

沈鸿春聚精会神地聆听刘宁一同志的谈话，生怕漏掉一个字。谈着谈着，刘宁一同志变得严峻起来了，他指着眼底下灯火通明、熙熙攘攘的南京路说：“十四年前，这里洒下了我们

革命工人的鮮血！凶手是帝國主義。^① 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國民黨反動派又屠殺了我們幾十萬黨員和革命群眾！……”他的愈來愈激憤的話，使沈鴻春想到，他所在的發電廠也是富有光榮的鬥爭傳統的，只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鎮壓摧殘，才長期中斷了黨的領導。現在，在上海淪陷的艱苦年月里，黨的力量又要通過他回到廠里。沈鴻春深深地感到激動，也深深地感到肩膀上担子的沉重！隨着劉寧一同志話音的高昂和低緩，沈鴻春的心潮也不斷地沸騰起伏……最後，劉寧一同志又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示他儘快在發電廠建立黨組織，並且告訴他，這是第三次在發電廠建黨；今後要站穩腳跟，必須長期埋伏下來，更好地、不露形迹地團結、教育工人群眾，積極進行隱蔽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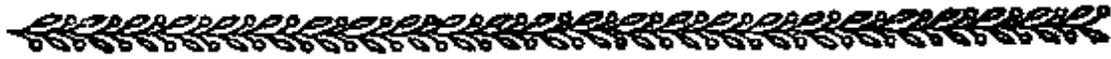
在回家的路上，沈鴻春反復地咀嚼劉寧一同志末了說的那句話：“共產黨員，要有鬥爭到底的決心！”他又想到廠里的一批經歷過多次鬥爭的老工人和已經動員起來了的青年骨幹，他覺得渾身有勁，不覺掄着兩隻粗壯的胳膊，邁開大步奔了起來。

沈鴻春入黨不久，何謨又把建黨的發展對象，原先由裕豐紗廠的張妙根負責聯系的姜才寶介紹給他。他們原先就認識，現在通過組織介紹，彼此間更親密了。不久，姜才寶便成了沈鴻春在廠里發展的第一個黨員。發電廠里的地下黨，又增加了一份力量。

① 指一九二五年震動中外的“五卅”慘案。

这年秋天，日伪势力步步向租界进逼，不少抗日救亡组织遭到敌人残酷破坏。法商电车公司工人领袖徐阿梅同志，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领导人茅丽瑛同志，就是在这时相继被日伪惨杀的。日寇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了上海。可是，发电厂的地下党组织，却在这个艰苦的岁月里秘密成立了！沈鸿春、姜才宝，加上新入党的惠云熊，三个人组成了发电厂的党支部。此后，杨金龙、鲁根祥、黎年甫……也都陆续入党了。

发电厂工人朝夕渴望、日夜怀念的党，又回来了，重新扎下了根子了！从此，黄浦江畔又汹涌澎湃地激荡着发电厂工人的斗争怒潮！



合作社的故事

这几天，儲蓄会长陈德昌逢人便发着牢骚：“儲蓄会的事，我不管！我那么傻，让人家利用？”

儲蓄会是厂里繞綫間工人在这年（一九三九）秋天搞起来的合会，它的前身是“聚餐会”和“弟兄团”（当时合会的风气很盛），宗旨是求团结、讲互济。那时，上海淪陷已整整两年，且不說工人兄弟身受的日本鬼子的政治压迫，光是生活上的磨难，就够受的了：物价日夜飞漲，伪币迅速贬值，一个月的工資只值几斗米錢，怎能养家活口？有的工人上班前到市場挑魚，有的下班后去拉黃包車。一逢上生老病死借上“印子錢”，那日子更是难过。繞綫間的工人弟兄，由姜才宝发起，組織了这个儲蓄会，大伙好不容易每月挤出点錢集体儲存起来，无息貸給一部分有急需的會員，很受工人的拥护。地下党支部正計劃着把儲蓄会逐步轉变为消費合作社，进一步帮助工人解决一部分生活困难，并且从繞綫間扩大到全厂，借以在經濟組織的形式下，不露形迹地团结更多的工人，以便在上海淪陷后的恶劣环境下，积聚力量，坚持隱蔽斗争。想不到，儲蓄会的会长——

老工人陈德昌，这当口却要攢紗帽！

原来这全是領班章信康搞的鬼。这章信康是靠拍外国人馬屁，新近爬上去当領班的。早先他参加儲蓄会时，还装出一副热心腸的样子；一爬了上去就翻臉无情，把个儲蓄会看成眼中釘。“让这些人聚在一起，势力一大，还能服我管嗎？”他奸險地盘算道：“嘿，得把它搞掉……”

于是，好端端的一个儲蓄会忽地起了风波。

他恶毒地把陈德昌当刀把子使。趁着大家准备抽出一部分儲蓄金去批发点日用品，大家买点便宜貨的时候，他和他的一个爪牙一搭一档，在陈德昌耳边打起了小扇子。这个說：“陈师傅呀，照姜才宝那主張办儲蓄会，不是共产党是什么？再干下去，将来杀头有份！”另一个說：“德昌师傅，小心給人利用！”

陈德昌是个进厂多年的老工人，这时已經五十多岁了。繞綫間有不少青年工人跟他学过技术，因此在車間里算得是个“老資格”。章信康一挑撥，引起了他的不安，又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一拍台子道：“什么？我这么一把年紀，让人家来利用？不干！”就这样到处嚷开来。

这話很快傳到了姜才宝耳里。这小伙子赶忙和沈鴻春研究了对策，覺得不能听任章信康把儲蓄会拆散，不仅要稳住它，而且还要发展它……

恰好这时候陈德昌出了个乱子。这老头生活上不大知道节制，爱喝酒又爱賭錢。这次他把手头保管的儲蓄会一笔款子，輸了个精光。章信康这时拿出两面三刀的手段，他要挑动人来查陈德昌的帳，准备把陈德昌連同儲蓄会一起搞个稀巴

烂。姜才宝知道后，暗暗骂道：“好恶毒的家伙！”又感到这是个争取陈德昌回头的好机会，还可以让陈德昌出来揭章信康的底，把这块绊脚石搬掉！

这天午饭时候，陈德昌蹲在角落里，闷闷不乐地低着头正在扒饭，姜才宝把章信康挑动人查帐的事告诉了他。陈德昌停了筷子呆住了：哎呀，查起帐来可没法交代呀！

姜才宝看他发了愁，就关切地宽慰他：“德昌师傅，不要急！输掉的钱，这两天我帮你凑，拿来垫上，他们就找不到你麻烦了！”

陈德昌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心上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嘴里低低地说：“才宝，谢谢你，谢谢……”

陈德昌就是有些糊涂，人倒还厚道正直。姜才宝见他脸上露出又羞愧又感激的神情，就又诚恳地说：

“章信康一当上工头，就跟我们两条心了，对储蓄会，对你，都没存好心眼哪！我们要防着他一点。……日本鬼子拿刺刀对着我们，美国佬也还在吸我们的血！眼下大家都不好过呀，只有患难相帮，扭成一股绳才有活路啊！”

姜才宝的话，又得体又恳切，把陈德昌说得连连点头。过去，陈德昌对姜才宝的印象就不错，觉得他肯学好，有骨气，是个“有种”的硬汉。不过，因为是看着他学生意长大的，就一直以长辈自居，不大在意他。刚才姜才宝的一席话，一下使他感到这个年轻人不仅懂事了，老成了，而且还处处为大伙操着一份心哩！

第二天，姜才宝把钱给陈德昌如数垫上。紧接着在一次

儲蓄會的例會上，陳德昌把章信康威吓、挑唆的話，嘩啦啦一下子都抖到桌面上來了；儲蓄會里姜才寶、張厚德幾個人，也把章信康背地里要大家揪陳德昌小辮子的事，一五一十地翻了出來。

陳德昌氣得呼嘖呼嘖直喘氣，指着章信康的鼻子說：“你們說我受利用，這回我可真是受利用哪！——差點上了你們的圈套！”

大家也七嘴八舌說：“儲蓄會里，誰利用誰呢？再說，大伙的困難大伙自己想辦法解決，這就是共產黨啦？”

“誰是共產黨，你說！”

“……”

這一來，章信康的氣焰給打了下去，徹底孤立了。

陳德昌可格外來勁，興沖沖对大家指手劃腳地說：“上回才寶提的批發日用品那辦法，我看很好。大家都弄點便宜貨，有什麼好反對的！就照着辦吧！大家贊成不贊成？”

這一回再沒有什麼阻攔，一通過就動手辦起來。汗衫啦，毛巾啦，襪子啦，以至於吃的蘿卜干、咸帶魚啦，買回來擺滿了一桌子，價格比市價便宜得多，大家都樂了。姜才寶和張厚德兩個一起去辦貨，有意多批了一些貨色回來，讓車間里沒有加入儲蓄會的工人，象褚關關等幾位老師傅，也多少能分到一點。以後又連續批了好幾回，大家一宣傳，影響就擴大了。不多時，汽機間有個工人來打聽，問陳德昌：“讓我們也參加好不好？”這一來，陳德昌心里更熱了，領頭說：“我們索性擴大範圍，搞它個消費合作社！”

二

一傳十，十傳百，繞綫間的儲蓄會要擴大為消費合作社，這消息不多時就在廠里傳開了。

有的工人興致勃勃地議論道：“自己的生活困難自己來解決，這主意好！”

“辦了消費合作社，往後聽見物價漲，也用不着心驚肉跳了。”

過了幾天，姜才寶和陳德昌、褚關關幾位老師傅同爐子間、汽機間的老工人一串連，就邀集了十幾位老師傅和青年工人，還有幾個領班、職員，開了個合作社籌備會。

這天晚上，會就在姜才寶家裏開。老工人褚關關，職員沈翔聲，他們到得最早，就幫着姜才寶乒乒乓乓動手把他睡的床鋪也拆了，讓房間裏寬舒點。

沈翔聲是個職員，但人很正派，和工人也肯接近。他進廠早，外國人壓迫、剝削、折磨工人的事，他看得多了；他自己也身受剝削，和外籍職員同工不同酬。他對帝國主義勢力，是仇恨的。抗戰後，他弟弟沈鴻春不時和他談談抗日的形勢，還常常給他一些進步書籍看。不久前，沈翔聲加入了“工人救亡協會”。因此，他對合作社也很熱心，很積極。

過了一刻，又來了爐子間的汪國鴻，三班頭的運行工人王恩鵬幾個老師傅，房間裏頓時熱鬧起來，人還沒有到齊，就東拉西扯談開了家常。從日本鬼子統治下的物價談到了“印子錢”。沈翔聲說：“才寶你們搞的儲蓄會，對付印子錢，倒真是

个好办法！”姜才宝说：“是呀！我们绕线间办储蓄会，就是看到印子钱这鬼花样太害人。你看门警吴大头手条子辣不辣：借六块一个月就得还十块！一发工钱，就在门口伸出两手讨债！”

这时陈德昌来了，他一进门，气呼呼地抓下头上那顶破帽子，使劲往桌上一摔，就直着喉咙嚷开了：

“他妈的刚才有人在我們背后造謠！說合作社就是工会！跟狗日的章信康是一个調儿！”

姜才宝这两天也听到了流言蜚語。他知道厂里过去几次办工会，都被镇压，工会的骨干大半給开除了，因此，听到办工会，不少老工人心里就有点怕。姜才宝想到地下党支部秘密會議上傳达的党关于白区工作的长期隐蔽的方针，和支部的決議：一定要把走狗們散布的流言蜚語压下去，特別要紧的是爭取合作社在厂內合法存在，注意做統一战綫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合作社站稳脚跟……

这时，老师傅們也你一句我一句說开了，話音一时嘈杂起来。姜才宝沒有作声，只是仔細地听着。后来，等大家的話一間歇，姜才宝才順着大家的話題說：“合作社是大家的經濟組織，是大家自己动手解决生活困难。——眼面前，誰不成天为柴米油盐煩惱呀？有些老师傅胆子小，害怕停生意，那是听信了走狗的謠言。我們要好好跟他們解釋解釋，叫大伙放心加入好了……不过，我們还得商議出个办法来才好。”

会上，大家根据姜才宝的提議，决定了下面的步驟：一方面，开始发行股票（一块錢一股），不单在工人中吸收社員，在

領班、職員、工程師甚至聘員中，也普遍征股集資，尽可能吸收廠內最大多數的人參加；另一方面，推出沈翔聲和陳德昌為代表，同廠方交涉，爭取合法地位。這樣，一來可以消除工人顧慮，鼓勵工人踊躍參加；二來可以增加資金，壯大合作社聲勢。

會後，大家就分頭活動起來。

三

丁長室里，“老江湖”喬亭正無聲地踱着方步。好象有點煩惱，不時咳吐咳吐向地上亂吐痰。“老江湖”為什麼煩惱呢？

上海淪陷這兩年，儘管工人的生活越來越苦，“孤島”上却出現了畸形的經濟繁榮，發電廠利潤激增，喬亭是頗為得意的。可是，隨着日偽勢力向租界的進逼、滲透，目前卻發生了日偽勢力企圖向廠內插手的威脅。汽機間有個王士誠，最近在廠內活動組織工會，這王士誠和汪偽特務有勾結，“老江湖”敏感地覺得，這是日偽勢力圖謀滲入廠內的先聲。除此以外，工人們要辦消費合作社，也是個棘手的問題，雖然他早就叫一批走狗暗中造謠破壞，但看樣子還是無濟於事。因此，他一直煩躁不安地想盤算出一個妥善的對策來。

門“吱呀”一聲推開了，進來的是合作社籌備會的代表，除了沈翔聲、陳德昌之外，還多了個高級工程師盧鉞章。喬亭向盧鉞章打了個招呼：“哈羅，你好！”又對着沈翔聲和陳德昌擺了擺手，算是讓坐。

盧鉞章是喬亭平素器重的人。他不甘願一輩子擺弄機

器，頗有一點籠絡人心、發展私人勢力的野心。這次辦合作社，沈鴻春和姜才寶覺得可以爭取他、團結他，使他成為與美國老板斡旋的居間人，所以便要沈翔聲向他征股，盧鉞章一下就應承下來，認了十股，還欣然答應陪同沈翔聲他們來和廠長談判。

盧鉞章和喬亭應酬了幾句，沈翔聲把一封要求成立合作社的申請信遞了上去，一面說明合作社的宗旨，開始和喬亭談判。

盧鉞章把沈翔聲的話翻譯給了喬亭。

“合作社？”喬亭慢悠悠地吐着雪茄煙，閃着綠眼珠打量着他們。“……你們是知道廠里從來都不允許成立什麼組織的羅！”

這時，盧鉞章頗為出力地解釋了一番，說合作社純粹是經濟性的組織，別無其他企圖。

打從沈翔聲他們一進門，他們的來意，喬亭早就猜到三分。只是盧鉞章也來談，心里就不免有些納罕了。他瞟了盧鉞章一眼，好象是問他：你也跟他們一伙么？

這時候，沈翔聲覺得應該給他一點壓力了，便不緊不慢地說：“我們組織合作社，可不象王士誠……”這句話，听起来好象隨便說說，可份量却很重。那時，在日偽方面很有點來頭的王士誠，正一面在活動成立工會，一面還在煽動罷工。沈翔聲覺察到喬亭夾着雪茄的手微微一抖，知道打中了他的痛處，便趁勢又說了一句：“廠里的華籍職員、工程師和聘員，不少也參加了合作社……”意思是說：這批“高級華員”也參加了，你還

不放心么？

“是呀！我还想入它个十股呢！”卢钺章不失身份地豁达地说。

乔亭终于打定了主意。

“好吧，你们去组织吧！”他顿了一顿，突然又把脸一沉，两眼放出凶光，拖长了声音说，“不过——，你们可得小心：不要有其他任何活动！那是绝对禁止的！”

乔亭最后提出两个条件：一、不能在厂里设立门市部；二、厂内的布告栏，合作社不得使用，也不准另辟布告栏。

既然乔亭已经承认了合作社的合法地位，这两条又怎能限制住合作社的发展呢？沈翔声和陈德昌也就一口答应了。

最后，老工人陈德昌又开口提出个要求：想向厂方买些装机器的箱子板做柜台。

“可以。”乔亭拿过一张纸来，沙沙地写了起来，象是很慷慨地说，“你们要多少木板？去拿，不必买……”

和美国佬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这天下午，乔亭贴出了一张布告，开除汽机间王士诚出厂，算是厂方对日伪势力企图渗入厂内的果决的答复；也算是“杀鸡给猴看”；要办合作社的人小心。可是，这能吓住了谁呢？合作社一合法，脚跟就站稳了。

这样一来，报名入股的职工，骤然多起来了。那时候，厂内有若干帮派，合作社筹备会的骨干除了对帮派成员做宣传以外，还尽力争取帮派头目。比如，拉了通州帮头子陈为参加以后，整个炉子间的工人都入股了，这样就迅速打开了局面。

一天晚上，木匠間的增福老头带着几个伙伴，拿着锯子、斧头，喜气洋洋拖了一大堆二吋厚木板，到合作社的社址——裕康里，砰砰蓬蓬干了起来，合作社的货架和柜台，一晚上就做好了。增福老头还找了块木板，刨得分外平整光滑，做成块招牌，写上了閃亮的一行字：“发电厂职工消費合作社”。

四

一九四〇年四月，消費合作社筹备就緒，借厂里的職員飯間开了成立大会。自从一九三三年五十四天大罢工失敗以后，工人弟兄在厂內公开大規模集会，这还是第一回哩！

老工人汪国鴻看到眼前的集会場面，不由得深深舒了一口气。从三次武装起义以后，汪国鴻連續参加过党领导的好几次斗争，他看的多，經歷的也多了。他是得敏感的。这一回，他隱隱地覺得，光景是党又重新回到厂里来领导工人弟兄斗争了，要不，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怎能組織起这么个合作社来呢？他想着想着，心里不禁一陣激动，眼眶里湿潤潤的，差点儿掉下泪来。

当时全厂已經有一半以上职工加入合作社(后来发展到70%，近一千人)。成立大会上，选出了陈德昌为合作社理事长，沈翔声为副理事长，汪国鴻为监事长，理监事中有姜才宝、王恩鵬、楊金龙等二十多人。沈鴻春，原来党支部不准备让他出面，但群众还是把他选上了。合作社下設营业、采购、总务、會計几个股，党安排了厂內的秘密組織“工人救亡协会”會員

参加工作，特别是参加营业和采购这两个主要部门的工作。

发电厂职工消费合作社，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张了。

最初，合作社设在厂对面的裕康里，后来嫌那里地方小，就搬到德源里。一个客堂间和一个天井，就是全部门市部。天井里堆的是煤球，左面墙上挂着块大黑板，上面写满了各样货色的品名、进货数量、进货价格及售价等项目，让社员一目了然。踏进客堂间，迎面是一列柜台，柜台里面竖着两只放满日用杂物的大货架，什么袜子、手帕、汗衫、短裤、毛巾、牙膏、牙刷……一应俱全。地上还放着几只大缸，里面盛着油盐酱醋之类，和大头菜、萝卜干、咸鱼干等家常下饭菜。这里，货色数量虽不多，花样品种却应有尽有，俨然象个小百货店。

合作社一天营业两次：午饭休息时一次，放工后一次。每次下班铃一响，姜才宝和黎年甫便急匆匆把饭扒下肚，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合作社去。他们两个是营业股的负责人，得趁大家还在吃饭的一点儿空隙时间，赶紧先把货色整理好，准备应付门市。

不一会，板门一开，买东西的社员就涌了进来，小小的门市部，一刹时挤得转不开身了。五六个营业员忙得应接不暇。

有些家属买东西喜欢挑挑拣拣，营业员更忙得手忙脚乱了。黎年甫看着不顺眼，嘴里就不耐烦地发话：“到底要不要？不要算了，我正忙着呢！”

姜才宝这时也在柜台上，他看在眼里。后来，在“工人救亡协会”的小组会上，姜才宝就劝导黎年甫，要他以后对社员

和气点、耐心点。黎年甫不滿地发牢騷了：“我又不掙他錢，要看誰的面孔！”沈鴻春知道黎年甫是直腸子脾氣，要是一說通就一通百通，也在一邊勸他：“有句老話說：‘和氣生財’。我們不同，不光不掙大家的錢，還要團結大家，搞熟人頭，往后日子還長着哪……老弟，我們這可是‘和氣識人頭’呀！”說罷縱聲大笑起來。

這以後，黎年甫就和氣多了，也時常規勸在櫃台前不夠耐心的營業員。

營業員是各部門工人輪流的。可是姜才寶却幾乎天天到，成了個“常務營業員”。副理事長沈翔聲，除了每天晚上幫着結帳以外，平時也常常過來相幫照顧櫃台。

一天傍晚，有個中年婦女在合作社天井里等着買煤球，姜才寶正在里面櫃台上忙着，其他營業員手里也不得閑。等了一會，那婦女不耐煩地抱怨了：“等了老半天，還要等！人家正等着燒夜飯呢！”

“阿嫂，你要買多少？”後面傳來了一個聲音，她回頭一看，原來是沈翔聲，她認識他是廠里的職員，就笑了笑說：“沈先生，我買十斤煤球。”

“來，我給你稱。”沈翔聲邊說邊脫下長衫，抄起一把鏟子就往籃子里鏟煤球。姜才寶這時打發了櫃台上的顧客，就過來奪鏟子：“翔聲，我來我來……”沈翔聲哪里肯讓他，便又拿起秤，稱足了十斤煤球。

姜才寶站在一旁抱歉地对那婦女說：“阿嫂，对不起，这次让你等久了。以后，你要多少煤球，只消來說一聲，五十斤，一

百斤，我們會送來的。”這對親人般的態度，使剛才還有點不滿的阿嫂不好意思起來，紅着臉說了聲“謝謝”，提着籃子走了。

過後，她特地向人打聽這個和氣的瘦長個兒是誰，當知道他叫姜才寶以後，便到處對人稱贊他。說到沈翔聲，這位阿嫂又說：“職員先生鏟煤球，倒是挺沒看到過的新鮮事哩！”

門市不太擠的時候，姜才寶、沈翔聲幾個骨幹，常常一面手里忙着，一面嘴里不斷和买东西的工人攀談。多少年來，在外國資本家嚴密控制下，除了幾個進廠最早的老工人之外，各車間的工人是互不相識的。姜才寶他們一碰到不認識的工人來买东西，起初是口口聲聲喊他們“老師傅”，顯得很敬重他們；一知道他們的姓名，只要他們又來买东西，就很親熱地打招呼了：“王師傅，買點啥？”“李師傅，昨天新到一批咸鯊魚，味道蠻好，買點試試吧！”往後在路上碰到了，也就不止是點點頭，而時不時湊在一起談談家常了。這樣，在櫃台边上，營業股的幾個骨幹，便認識了廠里的大部分工人，有一些還混得很熟呢。

比起營業股來，採購股的工作更要辛苦一些，所以大多數是團結在沈鴻春、姜才寶周圍的幾個基本群眾干採購員，象趙金根、張厚德就是。

什麼時候該進什麼貨，根據廠里工人的經濟條件該進哪檔貨，只要一研究好，到了休息日，不管刮風下雨，採購員們便四出奔走，一定找門路把貨色批發到手。其中又數趙金根最勤勞。他常常揀最吃力的差使干，通常是上十六鋪批咸魚。電車嫌咸魚腥氣不讓上，他又不願叫黃包車拉，怕多开支

增加成本。赵金根个儿长得矮，体格也不壮，但力气却不小，百把斤重的两筐咸鱼，一扁担就挑着回来了。

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是工余义务的，从不支工资和津贴。沈鸿春和姜才宝不时在“工人救亡协会”的会员里进行阶级教育，让大家明白，在艰苦环境下，合作社是帮助工人弟兄解决生活困难和团结工人弟兄、准备今后进行斗争的很好的方式。依靠沈翔声、黎年甫、赵金根、杨金龙几个骨干，先是在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中形成“任劳任怨”的风气，后来又进一步传开了两句话：一句叫“先人后己”，又一句叫“乐于吃亏”。

合作社的货色多，五花八门，吃的用的都有，势必有不少拣剩的东西。比方，山芋脚社员不要，日子搁久了又要烂；有些食品，买回来时味道已经有些变了，这样的次货社员也不要；再说煤球，损耗下来的煤屑，自然也不能卖给社员……这些下脚和次货，怎么处置呢？

姜才宝便带头说：“这批落脚货，我们不要谁要？来，我们包下来！”大家就分着把下脚和次货买回去，几个骨干拣的又都是最差、最烂的货色。家属不乐意，就靠大伙耐心说服，说通了也就没有二话。

有个小工头叫许国荣，看到黎年甫不时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回家，一问，知道是合作社里的“下脚”和次货。他心想：这不是“揩油”，就一准是“贱卖货”，怪不得他们办合作社那么卖力！有一回，他憋不住了，特地跑到合作社来查账，想看个究竟。合作社的账目是天天清的，并且完全公开。会计李胜把

厚厚的一本帳册摊給他看。不查犹可，一查可就发了楞：原来，不論是下脚还是次貨，一概是不折不扣照好貨價錢卖的，自己的猜测全錯了！

这事儿不几天就在社員中紛紛傳說开来。

一天，章信康也到合作社买东西。他歪戴着凉帽，鼻梁上架副黑眼鏡，身上穿件袖子很寬的格子紡对襟短衫，那样儿就与众不同。合作社成立以后，章信康对姜才宝这一批人越看越不順眼。在車間里，尽管他怎样狗仗人勢，一个不对就給人“小鞋子”穿——支使去做最脏最苦的活；可是他发觉，在工人淘里說了算的还数姜才宝几个。有时他心里忿忿然的，不明白大伙为什么那么“抬举”姜才宝他們。他打定主意，要找找他們的岔子。这一回，为了买蘿卜干，他有意和姜才宝吵鬧：“为什么不卖？缸里不还有嗎？”

“里面还有十几斤，要让三班头社員买了。”姜才宝和气地解釋說。

“怎么，我不是社員？不能买？”章信康气势汹汹地責問。

“你是社員，可是你已經买了五斤了。东西不多，让大家都买点。”姜才宝还是忍住气說。

“卖完了再去販嘛，采购股的人吃飽飯在做啥！”章信康簡直是恶声恶气地責罵了。

注：这話真叫人气破肚子，周圍买东西的社員也不滿起来。这时汪国鴻正好在一旁，看到章信康无理取鬧，故意刁难，忍不住怒从心上起。他跨前一步，臉色鉄青，厉声說：

“你这是說的人話嗎！？看人挑担不吃力，你不参加工作，

哪里曉得采购的难处!”

自从汪国鴻敏銳地认定合作社是地下党在领导以后，他就一直是合作社的积极支持者，一門心思拥护。平时，誰对合作社有誤解、有意見，他总是苦口婆心解釋說服，工人弟兄也大都听他的話。此刻，他不但教訓了章信康，又提高嗓子对在場的社員作宣傳了：

“現在物价天天漲，东西难买，采购股的社員起早摸黑干，风里来雨里去，赵金根一根扁担十六鋪打来回。营业股的人也很辛苦。他們图的什么？就图用大价錢买拣剩的落脚货嗎？——还不是为的让大家多买一点便宜貨，让大家在这鬼车头少受点活罪……”

末了，他又回过头冲着章信康罵了句：“你不要狗咬呂洞宾，不識好人心！”

汪国鴻是个手艺高、骨头硬的老师傅，凡領班都得让他三分；章信康这回算是碰到“頂头貨”，挨了頓好罵，屁也不敢放一个，灰溜溜地走了。

五

合作社的威信一天比一天高。

这时候，毛主席手訂的淪陷区的工作方針，傳达到了厂里地下党支部来。这个方針比过去提得更明确更完整，那是十六个字：“蔭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沈鴻春閃着兴奋的眼光，压低着嗓音对姜才宝說道：“才宝，我們照着党的指示工作，眼下已經开始象魚儿那样，生活在水里了。”身軀

高大的沈鴻春覺得渾身是勁，粗壯的肌肉脹鼓鼓的，好象要擠破衣裳。他頓了一下，站起身來又說，“不過，我們做的還不夠深入。淺水里養不了大魚呀……”他情不自禁地舒開雙臂，俯身向前，做了個游泳划水的姿勢，說：“我們還得往深水里游！”

姜才寶細心地听着，望着沈鴻春長滿胡須楂兒的團團臉，從沈鴻春活躍的眼神里，他也感染到一種興奮的情緒。他穩重地沉思了片刻，便嚴肅地說：“大塊頭，你說得對！應該讓黨的力量扎得更深一些！”

自從建立地下黨支部以後，為了聯絡的方便和遮人耳目，姜才寶搬了一次家，和沈鴻春住到同一條弄堂里；表面看來，他們倆是一對十分相投、不時在一起促膝談心的工友和鄰居。這一回的“談心”，使姜才寶對黨所指示的方針政策，認識上又深了一層。他懂得，不能滿足現狀；現在，正是把合作社的工作引向深入，和工人弟兄建立更加深廣的聯繫的時候了。

這樣，合作社的工作就開始擴大到門市部範圍以外去了。

先是使“送貨上門”經常化，爭取和工人弟兄有更多的接觸，深入到大伙的家庭里去……

有一回下班後，輪到爐子間小伙子楊金龍值班送貨，他挑起一担煤球往外就走。幾個月前，他就開始給社員送煤球了，但那時候，挑着担子在路走，老覺得不大對勁，總是低著頭，跌跌撞撞趕路，怕碰到熟人，讓人笑話。他和姜才寶兩個很要好，這些時，姜才寶一有閒就來找他扯談，不久就吸收他入了黨。說也奇怪，眼下他挑起煤球担在路上走，一點也不怕“難為情”了。此刻他實在沒有時間想這個，他只是想：“這一

回，又可以熟悉一戶人家了。”心里一得勁，肩上就挑得更穩，脚下也走得更快了。走着走着，看了看門牌，不覺已經到了打鐵間根宝師傅家門口。根宝師傅住在樓上，那樓梯又陡又暗，楊金龙挑到樓梯口想歇口气再挑上去。这时楼下有个大孀就朝樓上叫开了：

“阿炳(根宝的儿子)娘，煤球店伙計送煤球来啦！”

这一喊，根宝夫妇都下楼来了。

“金龙，是你呀！这楼梯不好走，来，我們两个人抬。”根宝師傅說着，就和楊金龙两个动了手。根宝嫂在一旁对楼下那位大孀說：“他不是煤球店的伙計。是阿炳他爹厂里的，在合作社里替社員尽义务的呀！我們厂的合作社可好了！”說罢又提脚登登登赶上楼去。

天气很冷，可楊金龙却累得满头大汗，他习惯地伸手往臉上一抹，可惹得根宝師傅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楊金龙剛才弄得两手墨黑，这一抹，汗水夹着煤灰，可成了个大花臉！根宝嫂赶紧端来一臉盆热水，疼爱地說：

“孩子，洗洗臉息息再走吧！”

这話又惹得根宝笑个不住，对着他老伴道：“人家已經是老师傅了，你还管他叫‘孩子’！”

根宝嫂也笑着說：“那也不要紧呀！你看他那年紀，不跟我家阿炳一般大嗎？”

楊金龙走的时候，耳朵里还听得根宝師傅在叹气，說道：“合作社这帮弟兄多好！就数阿炳不爭气，老跟着一班小搗乱屁股轉……”

后来，沈翔声又設法爭取了当时沪东医院的沈医师到厂里来当駐厂医生。他是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不久，沈医生成了合作社的“医药顧問”。这样，深入工人家庭，也便有了新門路。

沈医生来后不久，沈鴻春、娄才宝很快也和他混熟了，有些事情也不避諱他，日子一久，沈医生便隱隱約約地觉察出他們是什么人来了。在他們的影响下，沈医生时常出門到工人家里去看病，漆黑潮湿的灶披間他去過，低得直不起身子的三层閣，他也去過；不仅不收費，有时还賠上买药的錢。他的爱人也免費上門給穷苦的工人家属接生。娄才宝、沈翔声几个骨干，还常借着陪沈医生上門看病的机会，跟着一家一家串門子，和工人弟兄問寒問暖。这样就替合作社增添了不少威望。

有一回，炉子間戚师傅的老婆病得很厉害，手头沒錢，請不起医生。戚师傅眼看着病人受苦，急得真如热鍋上的螞蟻。后来他想到合作社的人和沈医生“有交情”，一天下班后，便赶到娄才宝家里来，要他想办法請沈医生去看看。

“你怎么不早点說！”娄才宝埋怨他，又一把抓住他往外就走。过不多久，娄才宝和沈医生赶到戚师傅家里去了。后来，娄才宝又陪沈医生去看了好几回，戚师傅老婆的病才算慢慢儿有了起色。这个貧病交集的老工人，这下感动得眼眶里直冒泪花。他那个久病新愈的老婆，剛能搖搖晃晃扶着床走，也摟着两个孩子，顫着声儿說：

“媽媽这病，要不是合作社，算沒救了啊！”

合作社与群众在厂外的接触一多，关系一深，就着手来冲

破厂内的高压統治——可惡的隔离制度。

原先，厂里各車間門禁森严，不是本車間的工人不准入内，随便进入的要受記过的处罰。这是美国資本家分散全厂工人团結的惡毒伎倆。現在，合作社要把这道防綫冲破。

在一次理监事会会上，談完了社务以后，大家又你一句我一句扯了开去。那天的理监事会，是在监事长汪国鴻家里开的。沈鴻春看看在場的都是可靠的老师傅和青年工人，就談起新四軍在苏北根据地的抗日活动来，談来十分有声有色。大伙心头一陣兴奋，話也就更多了。可是，陈德昌忽然一拍桌子叹道：

“新四軍打鬼子打得好痛快！可我們这里，不要說跟鬼子干，厂里美国佬还是把我們管得死死的！”

“这陣子算好得多啦。合作社不是在厂外把大伙都捏到一起了么？”說話的是汪国鴻。

“可是，美国佬隔离車間那道禁令，总是个大障碍呀！”楊金龙接上去說道。

半晌沒有开口的姜才宝，覺得这是个提問題的好机会，就說：

“金龙說得对！这么大一个发电厂，我們只能在那間小車間里轉，真窩火！不过，眼前各个車間人头我們都混熟了，要冲破隔离制度，我看也不难……”

他停下来扫了在場的人一眼，看到大伙都期待他說下去，又看到沈鴻春贊許的眼光，就又繼續說：

“……乔亭不是不許合作社出布告么？我們过去是用印

发油印通知来补救的。现在索性将计就计，借征求意见为名，利用合法地位派人闖到各个車間去。只要闖开了头，美国佬的禁令不就成了——張廢紙？”

姜才宝的話音一落，大伙就一片声說好。老师傅們都佩服他想的办法巧妙，笑嘻嘻地說：“快些叫人來闖吧，我們还可以当內应哩！保險馬到成功！”

說干就干，第二天便开始去“闖車間”。

黎年甫是炉子間的。午飯后，他試探地向汽机間走去。他剛一推开汽机間的玻璃門，远远地，一个外国佬看到他不是汽机間的工人，就吹胡瞪眼地噁哩咕嚕吆喝他，意思是罵他“瞎了眼乱撞”，要他赶快“滾出去”。

这当儿，黎年甫一眼看見門口不远处有几个熟悉的社員，知道有声援，就一面大模大样往里走，一面頂撞他：“我是合作社的，来征求社員意見！”那外国佬气势汹汹地还想过来阻拦，这时門口那几个工人就圍上来，有的和黎年甫打招呼，有的用話冲那外国佬：“怎么？合作社不是厂长承认的？他来办合作社的公事，怎么不能进来？”

那个外国佬一时說不出話来，只好眼睜睜看着黎年甫和几个工人走到里面去。

沒过几天，厂里各个車間都給闖开了。往后，只要是合作社的工作人員，厂里随便哪个角落，都通行无阻了。黎年甫痛快地說：“过去在厂里是有脚无处走，现在有了合作社这張‘通行証’，爱到哪儿就到哪儿！”不久，合作社把全厂社員每十人編为一个小組，这样一組織，就更便于联络。合作社的人把下

小組聯絡叫做“跑小組”。“跑小組”又數黎年甫跑得最勤，一有空就往小組里鑽。這樣一來，不僅隔離制度無形中被廢除，合作社也可以和一組一組的工人弟兄直接联系了。

六

這些天來，喬亭又煩躁起來了。合作社一天比一天深得人心，他隱隱感到，好像有一股什麼力量在威脅着他。他發覺他當初承認合作社，是大大地失算了。

怎麼辦？能聽任合作社發展下去么？不用說，他喬亭沒有那樣老實。那麼，取消它、禁止它么？一則說出去的話收不回來，二則也缺少借口。他暫時決定採用經濟上讓步，政治上不讓步的方法，來削弱、限制合作社的發展。

合作社創辦近一年的時候，“孤島”上物資供應愈來愈恐慌，特別是米更荒得厲害。不少市民不得不冒着被日寇捉住毒打和放狼狗咬的生命危險，越過封鎖綫到鄉下販米。這時候，合作社採購股走門路批購大宗生活必需品，就一處又一處地碰了壁：先是批發米遭到困難，以後是“立信洋行”批發肥皂，“義泰興煤廠”批發煤球，也要廠里的証明了。

喬亭覺得機會來了。他叫盧鉞章把合作社兩位理事長找了來。

“諸位，這局面可是難呀！你們看，買點柴米油鹽，得費這么大力氣！”喬亭假仁假義地搖了搖頭，嘆了口氣說，“合作社資金有限，運輸車輛又困難……這樣吧，米、煤、油、肥皂這幾項，由廠方來辦吧。職工生活有困難，廠方很同情，也很願意

出点力呀！”

沈翔声一听就情知不妙，回来对娄才宝说：“不好！‘老江湖’这家伙对我们合作社眼红了，他要来插手了！”

娄才宝也感到乔亭用的是一个毒辣的手段：一方面削弱了合作社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迷惑了群众，好象美国人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了。

娄才宝从沈鸿春那里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又在合作社的骨干中议论了一番，随即决定了“相机而行”的对策：拒绝，是不行的；但在让步中还要争，要尽可能为全厂群众争得更多的生活福利。

正式谈判时，沈翔声代表合作社答复了乔亭：米、煤、油、肥皂等项，可以由厂方配售。但是也提出了条件：必须按职工家庭人口配售；必须成为按月配给的正式制度；月初发货，月底发薪时按月初价格扣款……

过了几天，乔亭都一一答应了。为着削弱合作社，美国老板不得不破天荒作一次忍痛的大牺牲。

配给制度实行以后，大多数工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是合作社的斗争果实。但也有少数人看不透，说：“看起来，美国佬倒还有点良心哪！”

娄才宝、沈翔声就布置合作社骨干到处宣传，说这全是工人组织起来的缘故，是群众集体的威力，逼使美国佬让步的。

有的老工人也纷纷说：“他美国佬还有良心？有良心早实行了，怎么等到现在？”

“要没有合作社，‘老江湖’会老老实实给你配米、配煤呀？”

不要梦想罗！”

这一来，合作社虽然缩小了范围，但替全厂职工争得了几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这项制度，就连日本鬼子占领发电厂后也不敢贸然取消。

七

一九四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占“租界”，发电厂也随着被日寇接管。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赶走了美国吸血鬼，成了厂里新的统治者。合作社里就时常有汪伪特务出没，日本宪兵也不时来巡逻，露出了一脸凶相。那时，物价涨得更快了。合作社的资金比开办时虽增加了不少，可是，这哪里赶得上物价扶摇直上的飞涨呢！合作社的资金，真象“萝卜敲京锣，越敲越短”了。

合作社面临着日寇的恐怖统治和资金周转不灵的局面。

这时候，已经有一批合作社的骨干被吸收入党，党的力量逐渐壮大了，和广大群众也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合作社这个经济组织，充分地发挥出了它强有力的政治作用。现在，形势变了，斗争方式也应该随之改变。于是，地下党组织决定：结束合作社的工作。今后的任务是，利用合作社所形成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日寇周旋，待机牵制和打击敌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合作社宣布结束了。

汪国鸿悄悄地对沈鸿春说：“这两年，你们办的是大事！这几天我一直在脑子里捉摸：鬼子占领我们厂不久的那次‘反鞠躬’，要不是合作社的底子，准成不了事！——照先前大伙象

捏不攏的冷飯团那陣子，还能这么齐心，要干就干呀？”

沈鴻春激动得半晌沒說出话来，只是用一双粗大壮实的手，紧紧地握着汪师傅那满是老茧的手，心里热呼呼地想：“有这么好的群众，还有什么风浪能擋得住我們！”



第一个回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天深夜，日寇的铁甲车蜂拥出动，一声呼啸，把上海的“租界”全占领了。

第二天清早，老工人姜佛和拎着饭盒子去上班，走到格兰路口，一眼就看到厂门顶上扯着一面膏药旗，不禁吃了一惊，知道发电厂也叫日本鬼子拿下了。

姜佛和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地走到厂门近处，只见两个鬼子端着冷森森的刺刀，直挺挺地守在门口。好些工人给这两个满脸杀气的鬼子吓住了，三三两两在马路对面徘徊着，不敢走进门去。姜佛和也停住了脚步。后来厂门外工人越聚越多。他想：老站在外面算什么呢？我们是厂里的工人，总要进去做工罗！嘴里便喊了一声：“上班时间快到了！”说着，自己就第一个往里走。他刚走到门口，一个鬼子冲着他的脸“啪啪”就是两记耳光，嘴里疯狂地吼着：“要统统的敬礼！”姜佛和的脸给打得火辣辣的痛，但不敢发作出来，只恨恨地盯了鬼子一眼。站在他后面的沈鸿春这时拉了他一把，他便转过身朝里走了。沈鸿春看到鬼子象条疯狗，怕姜佛和万一发作了要吃大亏，就推着他走进厂来。跟在后面进厂的工人，只得忍气吞声给鬼子鞠躬，但鞠躬鞠得马虎一点，显得不恭敬的，也还是

挨了打。

姜佛和一走进更衣間，心里一陣陣难过，眼珠子便直楞楞的。姜师傅是厂里公认的老好人，多少年来，他一直是逆来顺受。可是遭到这样粗暴的糟蹋，却还是第一回。他深深叹了一口气，随后也迸出了一句不同往常的怨恨话来：“活了这把年纪，还叫狗日的打，这日子可怎么过哪！”

后头有几个老师傅和青年工人，也相跟着走进更衣間，嘴里也在咒骂日本鬼子，有的还一个劲说要跟鬼子“上”。许大炮把脱下的衣服往地上使劲一摔，嚷道：“老子咽不下当亡国奴这口气！活活饿死也比这个强！”他是个性子火爆的出名的莽将，这会儿他把粗壮的拳头攥得铁紧：“他妈的，总有一天，我们和狗日的拚了！”旁边却有个老师傅在瓮声瓮气地说：“鬼子手里有刺刀，你干得过他呀！”鲁根祥听了这话，横眉怒目接上腔道：“不怕！我们人多！几十个几百个人一冲，还怕他两个小日本！”

这天，大伙气愤不过，整整磨了一天洋工，根本没干什么活。

日本鬼子的嚣张，工人弟兄的激愤，沈鸿春全看在眼里。他自己对日寇也恨得咬牙切齿，也很想跟鬼子干一家伙。可是，照许大炮说的那样硬拚，准要出乱子。他想，只能斗智，不能硬干。适才鲁根祥的话倒启发了他，他脑子里闪过了个简单的然而巧妙的反鞠躬计划……那天晚上，地下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人开了个会，研究了形势恶化后的斗争策略。关于与日寇对阵的第一个回合，支部同意照沈鸿春提出的反鞠躬计划

行事，并且立刻在合作社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中布置开来……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离上班时间只差几分钟了，但却没有一个工人来上班。日寇正在满腹狐疑，时钟已指准七点半。冷不防，上班的工人突然同时从四面八方涌到厂门口来。一时间闹闹嚷嚷，你想先进去，我也先进去，挤呀挤的，结果把个进出口都堵死了。两个鬼子门岗正虎起脸想上前来伸手打人，这时，杂在人群里的沈鸿春就喊了一声：“甭！不要挤，不要挤！大家排队进厂呀！”他这一说，几百个人立时排成一条长龙，从厂门口沿着杨树浦路一直拉到半里路外的格兰路口。合作社的骨干又纷纷出来“维持秩序”，鲁根祥一面提高嗓门，对没有排进队伍的工人喊道：“老师傅，好好排队呀！给‘太君’老老实实鞠躬嘛！”一面滑稽地挤挤眼，扮了个鬼脸。人人痛恨的鬼子走狗、“三把刀”秘金山，不知怎么也迟到了，他一时还蒙在鼓里，就在一旁附和说：“小根祥说得对！好好排队，好好鞠躬，免得惹皇军生气呀！”大伙心里明白，可就是憋着不敢笑出声来。

上班时间已经过去十分钟了，大伙还是一个挨一个慢腾腾走进门，一个挨一个恭恭敬敬地向鬼子鞠躬。又过了十分钟，排队鞠躬的工人还拉得老远老远的，两个鬼子着急起来了，连忙吆喝道：“慢慢的不行！要快快的！”鬼子愈是发急，大伙就愈是道道地地左一个右一个分别给他们鞠躬。眼看半个钟头过去了。日本厂长山本从里面气冲冲奔了出来，佩刀在他腰间一摇一晃。这家伙一看门口还有这么多人在排队鞠躬，就一挥手咆哮道：“时间大大的过了，鞠躬的不要了，快快的进

去！”

恰巧走狗“三把刀”已經进了門，对两个鬼子門崗鞠过躬，此刻正走到山本面前。真是鬼使神差，“三把刀”不由得又对着山本深深一鞠躬到地，誰知他才一仰起媚笑的丑臉，山本便沒头沒脑“叭噠”“叭噠”賞了他两記巴掌，打得他眼前金星直冒，捂着臉跌跌撞撞滾进車間去。

弟兄們看見山本莫可奈何的神情，又看見“三把刀”馬屁拍在馬脚上，吃了主子一頓“生活”，心里一乐，便“噠”的三步改两步冲进厂里来了。大伙回头看看山本和那两个持枪的鬼子，心里暗暗罵道：“王八蛋！你有枪，可我們赤手空拳照样跟你‘上’！看誰斗得过誰！”这一下，姜佛和师傅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怨气，笑了。



无头斗争

一

自从日本鬼子占了厂以后，大伙的生活更苦了。每个人的工资不但不增加，反而给打了六六折。那时物价天天上涨，家家都吃杂粮过日子。又常常挨鬼子打骂，大伙都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上级党组织叮嘱厂里地下党支部，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沦陷区工作的指示，领导工人弟兄巧妙地采取无组织形式的有组织斗争来对付鬼子；在斗争中“得到风，就转篷”。沈鸿春得到指示，就和姜才宝研究了怎样行动。

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工人们托着饭盒子蹲在墙角或坐在钳床上吃饭。姜才宝和几个学徒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谈着。

“小陈，今天吃的什么？”姜才宝向旁边正在开饭盒子的一个小伙子问道。

“嘿，老花样，‘咸菜盖交饭’一客。”

“还是你好，我一连几天都吃这鬼东西，两泡尿一撒，肚子里就嘍哩咕嚕唱起‘空城计’来了。”“大炮”许师傅忍不住插嘴说，还用筷子在饭盒子里掏了几下，只听见一阵清水的响声。

“喂，小陈，你师傅这几天不声不响的，饭也不想吃，怎么啦？”姜才宝又问。

“这些日子，他老婆一直在生病。号头上发下的工钱还债都不够，哪里还有钱去请医生，毛病越拖越重，他怎么不发愁啊！”

“唉，这日子怎么过呵！”蹲在一旁的洪师傅听了，把饭盒子往地上一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是厂里的老工人，想到老弟兄们和自己受的苦，连饭也咽不下去了。姜才宝回头看着洪师傅，刚想开口，但许大炮却抢先站了起来，用拳头在钳床上“咚”的捶了一拳，叫道：“妈的，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了，等死不如闯祸，还是拚了算啦！”

“嘘——”姜才宝一面叫他说得轻些，一面故意问他：“拚，你跟谁拚去？”

“这还用问！不跟‘萝卜头’还有谁？”许大炮反问了一句。

“唉，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洪师傅摇摇头说，“跟日本鬼子拚，弄得不好，别说是饭碗，就是连这个也保不住啊！”他指了指许大炮的脑袋。

“那你說怎么办？”许大炮气呼呼地说，“难道就等死？”

“小许啊，鸡蛋碰石头，行吗？”洪师傅又摇了摇头，“这年头有什么法子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算啦！”

“老洪师傅……”姜才宝听了后，想说他几句，但转念一想又不说了。他知道，这个老工人自从一九二五年进厂，五卅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一些斗争，他都参加过，不是甘心受帝国主义欺侮的人。只是他看得多，顾虑也比较大，需要

耐心幫助他。於是，他換了個口氣說：“老洪師傅講得有道理，對付日本鬼子是不能用硬拚蠻干的辦法……但是日本鬼子難對付，我們就能忍氣吞聲混下去嗎？”

“不行！”許大炮又開口了。

“對！……只要我們團結起來，鬼子再凶，也有辦法對付。”

“這話不錯，但這可是件性命交關的事，要動也得好好考慮考慮，想出個巧妙的辦法來。”洪師傅聽姜才寶這麼一講，心裡想：別看他年紀小，說的話倒句句有道理。但他怕姜才寶冒失，所以又說了這麼一句。

其實，姜才寶和沈鴻春商量過後，早已胸有成竹，聽洪師傅一說，又故意問他：“洪師傅，聽說三次武裝起義的時候，你們攻打警察局，在火油箱里點爆仗吓敵人，有這事嗎？”

洪師傅說起過去鬥爭的事情，勁頭可來了：“當然有這事，嘿！那個大爆仗一點，就象小鋼炮，小鞭爆一點，就和機關槍聲音一樣。”

“辦法是誰想出來的？”

“這個嘛，還不是大家想出來的！”

“說得對，只要大家動腦筋，辦法總會有的。”姜才寶緊接着說，“來，我先說一個辦法，大家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說着，他把身子探到人群里，說起來了。接着，大家就議論開了。

在這同時，差不多全廠各個車間的工人也都背着鬼子在談論着同一樁事情。

二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外銅匠間里，工人們匆匆吃好了午飯，有的坐在鉗床上，有的靠在牆上。車間里似乎比平時要靜得多，但人們的心啊，比平時可跳得劇烈。

这时，姜才宝靠在进車間的第一根柱子上，望着車間門口，脑子里盘算着将要发生的事。

“嚶，‘蘿卜头’都去吃飯了。”小陈从外面探听了消息快步奔回来，这么說。

姜才宝为什么要派人去探听消息呢？因为吃中飯的时候，日本鬼子都吃飯、休息去了，工人們就可乘此机会自由行动。等到鬼子发现，那就再也找不到是誰領的头了。

姜才宝听說鬼子都去吃飯了，立刻轉过身来，和洪师傅一陣耳語以后，洪师傅就带头喊了一声：“走啊，到泵浦間去！”大家就象洪水冲倒了堤岸一样，涌出車間。

炉子間的工人早已准备好了，他們一看見外銅匠間的队伍已經出动，便立即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加入行列。走啊！走啊！所有的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人越来越多，好象万条支流汇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势不可擋地滾滾向前……

很快地，泵浦間前的廣場上聚滿了人，全厂一千两百多工人除了三班头工人以外，差不多全来了，一部分下級職員也参加了。

姜才宝来到廣場，挤在人群里面和沈鴻春交換了一下眼色，便和洪师傅、許大炮、小陈他們杂在人群里坐下来。

人越聚越多了，广场东南角和东北角上几十个人乱哄哄叫了起来；全场都跟着喊起来了：

“肚皮吃不饱，生活做勿劲！”

“肚皮吃不饱……”

这时，在大菜间里吃饭的日本鬼子已经得到消息，就连忙赶到广场来。

一个鬼子急急忙忙冲进了厂长室。鬼子厂长山本正躺在沙发上打盹，听见声音，他眼睛一睁，问道：“什么事？”

“中国人大大的不好，要……要造反……”

“什么！”山本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那个鬼子本来就是心急慌忙的，被山本这么一叫，更是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中国人……统统的不、不上工，坐在那里……”

山本听他这样一讲，反而镇静下来了，把手一挥，叫他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电话铃声又惊醒了沉思着的山本。他抓起听筒，就问：“怎么啦，啊？！”对方断断续续讲了一些时候，山本听得不耐烦了，对着话筒骂了一声，就亲自出马到广场上来了。

一到广场，他看见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都席地而坐。他刚走了几步，迎面走来一个人，对着他弯腰鞠了个九十度躬。这人长着一副猴儿脸，两只小眼珠骨碌骨碌地转个不息。原来是帝国主义的老牌走狗盛耀洪。山本向他挥了挥手，摸摸小胡子，提高他那沙哑的嗓子，连哄带吓地要工人去上工。

“肚皮吃不饱，生活做勿劲！”

“吃不飽！”

“做勿動！”

工人們沒等山本講完，就嘈雜地叫了起來。

山本皺了一下眉頭，又對工人說道：“你們的有什麼要求，派代表的出來。其餘的，統統的回去上工！”

工人們並沒有理他，還是一個勁兒嚷着；既看不出是誰領頭，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當代表，只是喊叫聲越來越響。

山本暴跳如雷地轉了幾圈後，突然扭轉屁股走了。

姜才寶一看，苗頭不對，鬼子要玩花樣了。

果然不出所料，過了幾分鐘，從廠門外沖進三輛軍車，“咕啾”一聲都停在廣場上，一隊日本海軍陸戰隊從車上跳了下來，個個端着槍，插在槍上的刺刀被太陽照得閃閃發光。一聲命令，這百把個鬼子一下便把坐着的工人團團圍住。

事先預計到的事兒發生了。這時，姜才寶仍然不動聲色地坐在那裡，把目光從左到右移動了一下，他看到了坐在人堆裡的沈鴻春沉着的眼光，姜才寶心裡明白：這是告訴他，要他鎮靜，照預定計劃行事，繼續堅持下去，不能草率收兵。姜才寶想起了計議這次鬥爭時支部的決定：這是第一次搞這樣大規模的鬥爭，不能輕易結束，搞不好，就會影響群眾的積極性；況且，大多數工人在海軍陸戰隊開來以後，也並沒有慌張。他想，只要不冒頭出來，敵人總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抓去。

留在廣場上的帝國主義走狗盛耀洪看見大家不叫了，以為是給海軍陸戰隊吓住了，就神氣活現地說：“嚶，剛才廠長說過，你們有什麼要求，就派代表出來談，如果不派，就回去上

班。要不然，那就……”

可是工人们没有一个睬他，大家一动也不动，紧接着，又“嘩”地一下叫了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叫越响，好象春雷震撼着天地。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三点多了。

山本原想叫工人推出代表来，然后就下手逮捕他们。但是工人既不派代表，也不回去工作。他觉得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就与人事科长浅见咬了一阵耳朵，交代了一番，管自己走了。

浅见奉山本之命，在广场上兜了一圈，又对盛耀洪悄悄说了一阵。于是，盛耀洪这只传声筒就宣布道：“厂长已经同意给大家加工钱，至于加多少，三天后再说，现在大家赶快回去上工吧。”

姜才宝看见斗争已经取得成效，觉得可以收兵了。坐在他旁边的小陈了解了他的意思，便伸伸懒腰，打了一个呵欠。于是几个角落里就都有人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活动活动坐得有些发麻的腿，大家也都纷纷站起身来，准备散去。

不料，那些日本海軍陆战队，突然象一群疯狗似的，端着枪扑向人群，抓走了十四五个人。这一着，大家没有想到，开始有些乱了。姜才宝一看鬼子抓人了，也有点紧张；再一看，抓去的十几个人中间，只有一个“工人救亡协会”的会员，其他都是一般的工人。敌人是乱抓的。姜才宝趁着忙乱声中暗示大家沉住气，不要乱动，一定要等抓去的人放回来了再走。

“为什么要捉人？”

“不放人，我們不散！”

工人們又緊緊聚集在廣場上席地而坐，大聲叫着。

消息很快傳到了廠長室。山本正得意揚揚地坐在沙發上抽煙，聽說捉了十多個人，並沒有吓倒工人，工人反而又叫起來了，他沒有辦法，只好打電話給眉州路日本憲兵司令部，把剛捉去的十幾個工人放了回來。

三天後，布告欄里貼出了一張布告，宣布：每人增加工資百分之十。

三

廠長室布告貼出後，工人們談開了：

“‘蘿卜頭’是蠟燭，不點不亮！”

“泵浦間坐得有道理，要是日本鬼子還不知趣，我們再坐！”

姜才寶心里明白，上級黨曾經再三指出過，日本帝國主義是個凶惡的敵人，不是一斗兩斗就能斗垮的；再說，山本又是個老奸巨猾的狐狸精，他決不會就此死心，今后的鬥爭將會更尖銳、更複雜。

敵人正在偷偷地準備着。

一天，山本剛從外面回來，就把盛耀洪叫去了。這一叫可把這個走狗急壞了，因為上次坐泵浦間事件以後，山本命令他一定要把鬧事的頭兒找到。但他和一群小姜羅到處打聽，也沒找到一點線索。他想，山本這時叫他去，一定是給他吃“排頭”。

到了办公室，山本却没有骂他，只是绷着脸问道：“喂，找到什么的人没有？”

“还……还没有。”盛耀洪连忙低头打躬，唯恐主子发怒。

“那你的准备怎么办？”

“这个，还没有什么办法。”

“你的过来！”山本对盛耀洪如此这般说了一通，接着问，“怎么样？”

“好，好，厂长先生的办法非常好，我就照着办。”

“好，大大的好，”山本拍拍盛耀洪的肩膀，“将来成功了，大大的有赏。”

盛耀洪受宠若惊地露出一副被烟熏黄了的牙齿笑了笑，又一连退了几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才弯着腰退了出去。

那时候正是隆冬腊月，天气很冷，寒风吼叫着，象是在向天地发泄着满腹愤怒，在控告这罪恶的世界，又象是要摧毁这吃人的社会，猛烈地刮着、刮着。大伙真是缺衣少食，吃的全是六谷粉、山芋等杂粮，而且往往是饱一顿饥一顿的；穿的大都破破烂烂，有的工人的棉衣进了当铺，只好穿着单薄的夹衣过冬。俗语说：“风越刮越紧，债越拖越重。”大伙的心里都填满了无限的辛酸和对鬼子的刻骨仇恨。

这时候，盛耀洪鬼头鬼脑地到处活动开了，逢人就压低喉咙说：“再不跟东洋人干，再不增加点工资，真是活不了啦！”你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大伙再来一次静坐怠工，跟日本人讲价钱！不少工人看不透这走狗的鬼花样，居然给他鼓动起来了。党组织看到情形有点蹊跷，断定其中必定有诈；但一部分

群众既然已经动起来了，就不能放任自流而造成损失，须要主动去领导斗争，注意敌人怎样动作，相机粉碎敌人的阴谋。因此，经过慎重的考虑与酝酿，在地下党领导下，将计就计地发动了第二次“无头斗争”——“坐饭间斗争”。

这天中午，大家集中在南面饭间，静坐在那里等厂方派人来。盛耀洪这家伙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后来索性爬上椅子，提高嗓门说道：“目前大家的生活太苦了，就拿我盛某来说，巴巴结结做了一天，只能拿到升把米的工钱，照这样下去，老婆儿子都得饿死。我主张叫厂方加工钱，不加一倍，大家不要散。”

娄才宝一看这架势，知道底下一定还有花招。于是，他暗示大家：谁也不要理他。

盛耀洪看见只有少数人给他的话打动了，大部分人还是不理他，便有些急了，连忙说：“喂，你们难道不想加工钱吗？想要加，爽爽快快地派几个代表去和厂长谈，坐在这里算啥名堂？”

一听这话，娄才宝完全明白了：新瓶里装的仍然是老酒，这个走狗还是想叫我们派代表，以便找到我们的头。于是，娄才宝用脚踢了踢小陈，暗示小陈。很快地，人们七嘴八舌叫道：

“你要去，就推你做代表！”

“对，叫他做代表！”

盛耀洪微微露出一嘴黄牙，装腔作势地说：

“承蒙诸位看得起，本人不敢推让，不过……我看还是多派几个代表好，诸位意下如何？”

工人们没有理他，他只好拍拍胸膛说：“我盛某一定尽力

为大家效劳。”說罢便退了出去。

他跑出去兜了一圈，又跑回来爬上台子，大声說：

“我剛才代表諸位向厂方进行交涉，厂方怎么也不肯接受我們的要求，經過我再三……再四要求，才勉强答应加一些工錢。”

这时，姜才宝早已在工人中布置好了，一听到盛耀洪說是厂方答应加工錢，大家站起来就散了。

这一散，可急坏了盛耀洪，他拚命叫道：“大家不忙走，难道加了这点工錢大家就滿意了？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要加就得加一倍，否則，我們……”他活象一只小糊猴，站在台上又是跳脚又是乱叫。

这时，大家都在往外走。許大炮漲紅了臉，嘴里咕嚕了一声，正想开口，站在旁边的姜才宝看見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輕輕說声“走！”便把他拉出了飯間。

“你，你为什么不让我讲？”許大炮不解其意，問姜才宝。

“你要讲什么？”

“噢，难道你們真的同意了？只加一点工錢？”他漲紅了臉說。

“老許，这就叫作見风轉篷！黄浦江里的船，頂着这样大的风，不落篷能行嗎？你这个大炮脾气，怎么又犯了！”許大炮这才明白过来，他后悔地用拳头敲着脑袋。

“大炮，盛耀洪这走狗要混到我們队伍里来，帮日本鬼子破坏我們的斗争，我們不能上当！”

“啊，你說得真有道理！給你一說，我心里就亮了！”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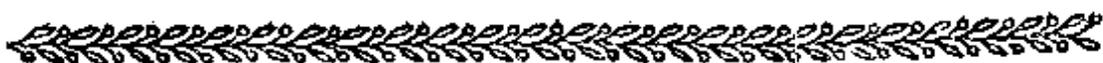
炮受了感动，没法表示又高兴又后悔的心情，又在后脑壳上拍了两下。

没有几天，一个消息在工人中传开了：“‘白鼻头’盛耀洪被日本鬼子开除了！”

原来，山本是想利用盛耀洪作钓饵，来寻找工人斗争的领导人，结果失败了。山本感到这只老狗不中用了，干脆打碎了他的“狗食盆”，叫他滚蛋了。

后来，有人给这只走狗编了一支歌：

白鼻头，是走狗，
一心想啃肉骨头。
结果是：
偷鸡勿着蚀把米，
变成一只丧家狗！



再 次 交 鋒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这天，天气很好，万里晴空，没有半点云丝，只有从发电厂特有的大烟囱中喷出来的乌黑乌黑的浓烟象条巨龙在天空翻动。

上班信号早已响过，外铜匠间和其他车间一样，工作的人很少，大家都闲在那里，做什么的都有：有的拿了根木尺，在厂里到处荡来荡去，要是碰到“萝卜头”，便说是出来找材料的，鬼子拿不到证据，只好“八格牙路”地乱骂一通。厕所里面更是热闹，一些人假装大便，在那里说东道西。娄才宝和一些积极分子分头杂在人群中，利用机会向大家宣传国内外形势，解释党的方针、政策。

突然，“呜——呜——”的叫声划破晴空，盖住了机器转动的声音。

“警报！”“警报！”人们一面喊着，一面涌出车间。刚到门口，一看，好家伙，日本海军陆战队荷枪实弹，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如临大敌一样布满全厂；个个一副杀相，犹如十八层地狱中钻出来的夜叉、小鬼，他们连喊带骂地禁止工人走动，强迫大家回车间工作。

人虽然回到了车间，但心里却想着警报的事，大家纷纷猜

測着，議論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姜才宝他们一些党员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以后，已经利用读报的机会向大家谈过，不过没有明讲，这次可就痛痛快快地告诉了大家。原来，由于苏联红军在各个战场给予希特勒法西斯匪帮歼灭性的打击以后，已经跟踪追击，向柏林进军了。这批法西斯匪徒就要完蛋了。在我国，解放区战场已经开始局部反攻，上海附近，抗日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活动非常活跃，这些都间接、直接地打击了日寇。在这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一向坐山观虎斗的英美帝国主义为了夺取胜利成果，便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帝国主义为了同样目的，便派飞机来轰炸上海。生怕将来苏联对日参战，使它不能独霸对日战争的胜利成果。

这一切都表明战争快要结束，抗战就要胜利了。

“好啊，总算盼到胜利了！”

“这下子该是大切‘萝卜头’的时候了。”

这几年来，大家泡在黄浦水里也算泡够啦，一听见快要重见天日，哪能不高兴！就在这时，听到外面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声，紧接着又是“轰”“轰”几声，震得玻璃“乒乓”发响。大家立即转过身跑出车间，想看个究竟。一到门口，只见黄浦江边硝烟弥漫，吊煤车下人声嘈杂。这边喊：“炸死人啦！”那边也在惊叫：“炸死人啦！”这时，大家一齐冲出车间，朝冒烟的地方跑去。

美国飞机沿着黄浦江一连丢了十多枚炸弹，炸死了两个工人，炸伤了好几个。大家刚才那股高兴的劲头凉了半截，悲

伤和愤怒占了上风。有一部分人害怕了，如果飞机天天来炸，这可怎么办！总不能拿性命来开玩笑。

全厂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们纷纷议论着。娄才宝一看情形，觉得不大对头，马上找沈鸿春商量了一下。

党支部在当天晚上秘密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决定要把大伙的情绪稳定下来，告诉大家，飞机来轰炸，这表明日本鬼子要完蛋了，所以大家必须坚守阵地，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问题是只要在轰炸时大家能暂时躲开，那便万无一失了。如何才能达到这点呢？三十六计，斗是“一计”。最后党支部作了具体布置，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就这样展开了。

十三日（星期一）一早，工人们陆续来上工了。车间里争论不休。有几个很害怕，表示想离开上海，离开发电厂。小张胸脯一挺说：“美国飞机又不轰炸我们工人，别害怕，美国是我们的盟国，放心好了。”旁边有个老工人脚朝地上一蹬，立刻反驳道：“你在做梦，美国佬才不管我们工人死活哩！反正炸死的是我们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三。你没看到以前厂里的美国佬对待我们工人的那副神气吗！”正争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娄才宝和沈鸿春等几个党员趁机插进来，按照党支部的决议，一方面宣传形势，安定大家的情绪；另一方面巧妙地把斗争办法向大家作了布置和安排。

上班信号响了。娄才宝和沈鸿春马上分头组织群众先采取“一打一拉”的办法争取各个领班。

当领班来分派工作时，大家都不理睬他们，坐着的人没有

站起来，站着的人反而坐下了。一部分青年工人說：“性命也保不住了，还做什么生活，不做！”“要做你来做，我們不想吃这碗飯了。”領班个个弄得非常尷尬，他們原来心里也是非常害怕的，只是日本鬼子那里逼得紧，才硬着头皮来派工作。工人这么一来，他們不知如何是好。心想炸彈又不长眼睛，管你領班还是工人，落下来还不是照样完蛋。就低头沉默起来。这时，另外一部分老工人装做和事佬开口了：“領班他也沒有办法，不过他一定会尽力給我們想办法的。”“对了，我看还是有什么要求請他提給厂里。”就这样通过小領班，再到大領班，向厂方提出了大家的要求：空襲警报一拉，就把大門打开，让大家出去躲警报；另外对这次死亡的工人家属和受伤工人必須付給撫恤金和医药費。

但是，敌人不仅不同意工人的要求，日本厂长山本还說，“中国人多的是，炸死一个两个沒关系。”好吧！“蘿卜头”，既然軟的不吃，那就騎在驴背上看唱本——走着瞧吧！

于是，姜才宝他們按照党支部的決議进行了第二步……

几天以后，又拉起了警报。

姜才宝一听警报响了，就向車間里的一些积极分子揮了揮手，大伙就跟着他冲了出去。别的車間，看見他們一跑，也都涌了出来。人群象洪水冲破堤岸似的，从四面八方，一股勁儿奔向大門口。沿途站崗的日本鬼子想拦也拦不住，有的家伙不知趣，想站在人群前頂住队伍，不料被后面人一推，不是被挤到一边，便是被这不可阻擋的洪流卷走了。

一到門口，大門关着，五六个日本海軍陆战队士兵橫端着

枪站在那里。姜才宝走在最前面，一看形势，知道只宜斗智，不好蛮干，便收住了脚，站了下来。这时外铜匠间的工人离日本鬼子只有十多步，鬼子那边是洋枪刺刀，全副武装，工人这边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双方对峙着。

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后面的人，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前挤，工人们便乘势一步一步向大门逼近。很快，站在前面的几个人已经逼近鬼子了。大家瞪着老大老大的眼睛盯着鬼子，那几个鬼子被工人们锐利的目光逼得往后退了几步。这时，姜才宝看了看关着的大门。门并未加锁，只有铁销拴着。姜才宝暗暗叫了一声“好！”

你道为什么门没锁上呢？原来，山本听见警报响，就乘汽车溜走了。警卫还没来得及上锁，工人队伍已经涌来，这形势把那个警卫吓呆了，手里拎着把锁站在旁边，活象城隍庙里的泥菩萨。

“快，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姜才宝暗暗督促着自己，突然从人群里向前挤了一下，工人们便乘势向日本鬼子撞去，鬼子下意识地向旁边退了半步，说时迟，那时快，姜才宝一个箭步抢了上去，迅速拔去铁销，把门打开了。几个鬼子想来抓他，可后面的人象暴风雨后的山洪一样直向门外冲去，其势锐不可挡，那几个日本鬼子早被冲到角落里去了。

跑出了厂，好比鱼儿破网归大江，鸟儿离笼入林海，日本鬼子再凶，也只好束手无策了。按照党支部的布置，在警报解除以后，大部分工人都回家去了，只有少数人在外面逛了一些时候，才零零落落地回厂去，为的是要看看鬼子的动静。

这事情弄得日本鬼子又气又急。因为发电厂是鬼子在上海军事生产的动力部门，不要说停电一天，就是停一分钟，也会影响它的军事生产。厂长山本怕这样拖下去，上级那里不能交代，只好准备通过大领班与工人谈判。

可是这次谈判跟上次不同。工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五大条件：一，往后凡是空袭警报一拉，便要开大门让工人出去躲警报，并且每拉一次警报，得加三工工钱；二，不论有无警报，每人每月加危险费三成；三，必须付给上次炸死的工人家属相当于死者二十年工资的抚恤金；四，炸伤者，工资照发，医药费全部由厂方负责；五，凡因轰炸而造成工人私物损失的话，必须由厂方负责赔偿。

最后，还附加了一个条件，意思是只准鬼子全部接受，没有什么讨价还价。

条件是由几个大领班提给厂方的。

山本看了这些条件，气得浑身发抖，一连说了几个“不行，不行！”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个不停。老大一会，才对几个领班说：“你们都回去，叫工人赶快上班，条件过两天再说。”

“这恐怕不行吧，我们来的时候，工人说，要是……不答应，他们就要用牌子，离厂另谋生路了。”

“什么，你说什么？”

“工人说……”

“算啦！你们统统的给我滚，滚！”山本象一条疯狗似的拼命嘶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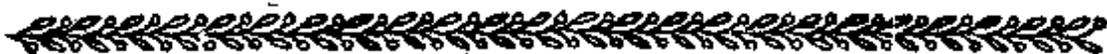
几个領班还没有走出門，山本又瘋狂地向他們叫着：“統統的給我回来。”

突然，桌上的電話鈴响了。山本急忙跑上去，抓起了听筒。几个領班只听到電話里一陣咕咕呱呱的大叫大嚷，虽然不懂日本話，但也能听懂几句，同时看到山本的臉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答話也显得低声下气的，就知道准是他的頂头上司軍部来催問发电情况的特急電話。領班們相互偷偷地看了一眼，心里一松，等待着山本的动静。

山本放下听筒，沉默了一下，轉过身来，从褲袋里摸出手絹擦了擦鼻尖上冒出来的冷汗，朝站在旁边的几个領班看了看，无可奈何地搔搔头皮，答应了大家提出来的条件。

这个消息傳出以后，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些人更挖苦地說：“‘萝卜头’是搔搔头皮答应，我們可是拍拍屁股叫好啊！”

通过这场斗争，使大家更清楚地看到日本鬼子已是风中残烛，寿命不长了……



对 空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终于被打垮了。

那天下午一点左右，日本鬼子山本、阿部、浅见、佐藤等大小头目都聚集在控制室里，低垂着头，必恭必敬地围着收音机听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鲁根祥走上扶梯，隔着玻璃门向里张望，恰巧看到人事科长浅见的脸。这家伙平时又凶暴又傲慢，现在脸上却苍白得象一张纸。鲁根祥心里一乐，连忙对跟上来的黎年甫打手势，使眼色：“消息证实了，日本鬼子投降啦！”一刹时，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就传遍了全厂。

第二天，报纸上正式公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全厂沸腾起来了。工人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心情舒畅。大伙走到厂门口，站岗的日本兵倒挎着刺刀，搭拉着脑袋远远站在一边；走进车间，更象走进了茶铺子似地热闹。年青小伙子主张买爆竹、做标语牌，准备来一次庆祝胜利大游行；老年工人谈起八年来苦熬过的辛酸日子，忍不住又流下泪来。

“快来看呀！大烟囱顶上挂上国旗了！”

一刹时，大烟囱周围站满了人。抬头一望，只见薛贞芳等几个年青小伙子，已经把一面大国旗挂在一百多公尺的高空中了。下面的小伙子提高嗓子拼命喊叫：“崇明看到吗？”“海是啥样子呀？”有几个也想爬上去开开眼界，一股劲儿叫嚷和做手势，催促上面的人赶快下来。就在一片吵鬧和欢乐声中，楊金龙忽然看到人群边上有个背“拾克”棒、头戴日本小帽的瘦长条子，也在指手划脚叫嚷着什么。这家伙就是厂里有名的汉奸走狗，里铜匠間領班、“三把刀”稀金山。他平时依仗日本鬼子势力，动不动就瞪起眼珠子打人。誰到他那部門干活，非得送錢送禮不可。过年过节，更是他勒索的好机会。有些老工人不买他的帳，他就故意找岔子，在鬼子面前告密，叫你吃苦头，輕則記过罰工錢，重的就开除停生意。楊金龙一想到这些，心火直冒。一盤算，現在日本鬼子投降了，何不乘机搞臭这批汉奸走狗，让大伙揚眉吐气，看到自己的力量，想到这里，他就大喝一声喊道：“大家快来打汉奸‘三把刀’呀！”他这一喊，长期受“三把刀”欺压的老工人陈鶴年、石宝海等人，立即跟在楊金龙、魯根祥后面，把“三把刀”圍起来，一边打，一边喝問：“你还要老子送你三罇老酒不要？”“你敲榨过老子四十只鸡蛋，一拳头一只，还算便宜你这王八呢！”把个汉奸“三把刀”飽飽揍了一頓。徐光能出力最多，一拳头足有两百五十磅，打得这个洋奴才，从此再也不敢进发电厂了。

同一天挨揍的还有专门克扣工人配給煤球的包商陆德生等。国民党分子、領班胡友生上来劝架，也給大伙揍了几拳。这一打，可把其他汉奸、狗腿子吓坏了，一个个跑的跑，躲的

躲，从此再也不敢仗势欺人了。工头领班平时根本不把工人放在眼里，现在居然也客客气气地尊称起“师傅”来了。大伙从心底里吐出了一口闷气，走起路来腰杆也挺直了，步子也轻快了，发电厂这时可成了工人的世界。

二

一阵激奋和狂欢的风暴卷过以后，发电厂表面上好象平静了，但一场更大的“台风”却在暗暗形成。

发电厂工人的斗争，随着整个中国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时，发电厂工人的工资很低，每月平均最多只能买到两三斗米。那时，工人们看到附近几家工厂工人正在向日本鬼子争维持费，黎年甫、杨金龙就在车间里向大伙宣传，准备发动大家和日本鬼子展开斗争，要求发损失费。

这时候，潜伏在厂里的国民党特务王景山知道这个消息后，担心黎年甫等通过这件事会把厂里的工人领导权夺去，因此，准备先发制人争取群众。他依靠了棧房职员的位置，看准了打汉奸以后，一批领班工头想找靠山的时机，立刻拉拢了这些人，悄悄布起阵势来。

王景山一面要胡友生在一批领班和小捣乱面前替他吹嘘，说他过去在鬼子手里如何吃过苦，坐过牢，又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上尉，总指挥陆京士对他又是如何亲热等等。说得一些领班、工头、小捣乱死心塌地投靠了他。除此以外，他又偷偷向日伪华中水电公司董事长、头号汉奸黄学农透露消息，

把厂里工人要求发损失费的事情，加油添醋地描述了一番，然后跟黄学农取得了默契。他认为工人只要能拿到钱，还有哪个不跟他王景山跑！这一次成功了，往后发电厂的事就得由他王景山来摆布了。

这天，王景山邀请了各部门的领班和胡友生、陈宝安等国民党分子，摆开了宴席，对大家布置道：“我看事情宜快不宜迟，锅子得趁热端。明天晚上就请各位在各部门发动发动，到职员饭间开会，选派一两个代表去和黄学农谈判，保证一谈就成！”大計已定，这伙人大吃大喝一番，怀着得意的心情散了。

黎年甫和楊金龙等几个共产党员，在車間里不仅听到了王景山和大領班們在背地里鬼鬼祟祟搞鬼的消息，还听到了厂里一群青年艺徒，也想乘此机会出来爭夺工人领导权了。党内开了小组会，分析了这两方面的情况，并对今后的斗争策略作了研究。当时地下党负责联系发电厂的許炳庚同志也参加了。

王景山一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这是大伙知道的；至于青年艺徒一派，那又是另一回事，这伙青年一般都是初中以上的毕业生，有文化，活动能力也很强。他們的代表人物是欧阳祖潤和陈金福。欧阳祖潤作风正派，有正义感，因此在工人中有一些威信。他是一九四一年进厂当艺徒的，最初跟吳祖蔭搞过图书馆，后来又組織过艺徒同学会。这个人干事情有冲劲，但也比較急躁，往往凭一时冲动就干起来了。他看不惯国民党下层分子的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的行为，但对国民党上层

分子却有幻想。他以为这些人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是要实行三民主义的，主要毛病是出在下面一些娄罗身上。因此，王景山虽然拉攏过他，他却不把王景山放在眼里，他觉得王景山只想捞钱，不是真心为工人服务的，因此看不起他。陈金福则是个表面不声不响，肚子里做文章的家伙。他进厂比较早，技术上有一套。伪总工会筹备主任周学湘是他的过房丈人，他准会利用这种关系往上爬，因此想在工人中找点资本。总之，这伙青年艺徒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不满情绪，但对共产党也有戒备，是厂里的中间派。

许炳庚同志听了大伙汇报，诙谐地说：“这样不成了鼎足三分，象魏、蜀、吴三国了吗？眼下，抗战刚胜利，一部分人对国民党反动派还抱有幻想，我们要依照党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中间派，打击反动派。具体地说，我们要团结欧阳祖润等，集中力量打击王景山一伙反动势力，以便在斗争中壮大和发展我们的力量！”

杨金龙等接受了党的指示，就分头展开活动了。他们得到王景山要开会选代表的消息后，马上就在各部门商量对策。

这天晚上，王景山一手组成的“选举会”在职员饭间召开了。

“我提议选王景山当代表去跟日本人谈，他是个最热心的人，又肯为大家出力，大家赞成不赞成？”国民党特务陈宝安在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就第一个直截了当地说。他的话引起了疏疏落落赞成和喊好的声音。

“一个人去的话，要是谈僵了，可不好打圆场，我看还是再

推选一个人去的妥当。”胡友生頓了一下，眼睛向坐在中間的一个瘦小的青年人瞟去。“我提議推欧阳祖潤一起去，他也坐过东洋牢監，吃过苦头，再說，两个人都有諸葛亮舌战群儒的口才，不怕那小日本不服貼！拿它个把两个月工錢的损失費不成問題。”这也是王景山出的主意，其目的想把青年艺徒一派拉过去。一群歪戴帽子的小搗乱听到能拿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拍手喊好。大小領班醉翁之意不在酒，当然同意。欧阳祖潤本来不大愿意跟这些人夹在一起，想站起来推辞，被陈金福一把拉住了，說：“我們不去，那不正好让王景山占了便宜！”欧阳祖潤一想到工人的領導权，也就順水推舟答应了。

正要散場的时候，一大群工人冲过来了，嘴里叫嚷着：“你們这班‘宿貨’在开什么会！”“誰要你們选代表的？”冲在头里的是薛貞芳等一批年輕小伙子。黎年甫和楊金龙等人跟在后面，把个職員飯間挤得水泄不通，吵嚷了半天，好容易才平靜下来。

王景山一看苗头不对，心想来硬的不行，只能来軟的，便先发制人，不等別人开口，就开腔道：“我們并不是开什么秘密會議，只是請各部門能說話的人来商量商量，想为大家爭点福利。”他看看势头不对，根本沒有人听他說話，只得結束道：“因为还没有去談，到底能拿多少，还没眉目，所以不便向大家公开。各位来得正好，兄弟本不敢当此重任，只是大家公推……”楊金龙听到公推这个字眼，实在忍不住了，便提高嗓子打断王景山的話說：“請問，誰算代表各部門能說話的人？既然‘不便向大家公开’，那不叫秘密又算什么？又有誰‘公推’你当此

重任的？請各位工人兄弟讲讲看，要不要王景山代表我們工人去爭福利？爭損失費？”把个王景山問得哑口无言。工人們喊道：“王景山是職員領班的代表！”“我們工人不要这样的代表！”“重新推选代表！”一批小搗乱也夹杂在人群中乱叫乱嚷，領班們也乘机叫鬧，一时秩序很混乱。

黎年甫一看情形不大对勁，怕事情鬧僵，有違黨組織團結中間力量，打击反动势力的指示，便搶过話头來說：“大家不要爭吵，有話坐下来好好談。”他見欧阳祖潤默默坐在那里，心里一动，故意装做不知道剛才发生的事，朝他那边喊道：“喂，欧阳！你也在这里啊？你快談談，我們怎样團結起来跟鬼子上！”

欧阳祖潤看到大伙冲进来时，知道事情要有变化。他本来就不愿意和王景山混在一起，現在听到黎年甫叫他，灵机一动，来个以退为进，爭取主动。这样既可得到群众支持，又不会給人誤以为是王景山一伙的。就站起来說：“我也剛来，是半路上給金福兄拉来的。”他想了一下，又說道：“我看跟鬼子要損失費是大家一致的，提多少應該好好商量一下。代表嘛，我看可以重新多推几个，这样，代表的面可以广些，剛才推选的不算数。”

会場上又是一陣騷动。陈宝安領着一批小搗乱大叫大嚷，坚决反对取消剛才推选的代表，否則宁可大家当不成。領班們也从旁呐喊助威。結果在黎年甫等人的提議下，又推选了五个，并且當場決議：七个代表必須一致行动，个别接触，一概无效。談判結果必須向全体工人宣布。这七个代表当时是这样协商产生的：欧阳祖潤代表电气部門，陈金福代表钟表間，

李振森代表車間，黎年甫和楊金龙代表炉子間，楊桂福代表領班，王景山代表職員。第一次夺取工运領導权的一場尖銳斗争，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代表們怀着各自不同的打算，走出了厂門。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七个代表和汉奸黃学农展开了談判。談判很順利，完全依照工人提出的要求，发清了几个月的欠薪和一部份配給品。每人平均发了一百零五万元儲备票。当天先发一半，其余半数三天內发清。

三

九月初，大家正在庆幸自己成了五大强国的国民，准备热烈欢庆胜利，并以为发电厂将会收归国有的时候，消息傳來，发电厂仍旧由美国人来接管。听了这个消息，工人們真是冷了半截，满腔热情，頓時消退了下来。可是有些職員和少数思想比較模糊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說：“管他政府来接管，还是美国人来接管，我們反正吃飯做工，閑爭个啥！”有的說：“国民党官僚到处在发劫收財，发胜利財，要是这批人来接管，我們也不見得有好日子过。还是美国人来接管好，美国是我們的盟国，总不会再象以前那样蛮不讲理了吧。”老工人曹志方反駁道：“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要吃人，洋鬼子还会對我們工人发善心！”

当天晚上，黎年甫和楊金龙等几个人，不約而同地来到沈鴻春家里。把他那个小亭子間，挤得更加悶热。沈鴻春自从这年年初，被走狗章信康告密，暴露了身份，跟袁才宝、沈翔声

等一起撤退以后，一直在别处开辟工作，这几天刚回到沪东区来，又担任了发电厂地下党支部的书记。

大家向沈鸿春汇报了美国人来接管发电厂的事，以及厂里工人对这件事的一些不同看法和思想情况。

沈鸿春对大家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发电厂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我们一定要把工人好好组织起来。今后的斗争是艰苦而复杂的：既要对付美国资本家，又要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厂里党的主要骨干力量撤退以后，我们的力量削弱了。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团结中间力量，在美国人接管以前，把工会的架子搭起来，站稳脚跟，展开战斗。一定要把王景山这帮家伙打下去，但要注意斗争的策略，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各种矛盾，不暴露自己。”

大家听了上级党的指示，情绪都很激动，斗争的信心也更坚定了。沈鸿春又说：“我和翔声最近也可能回厂，但是我已經受到敌人的注意，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抛头露面了。”大伙研究以后，决定立即发动群众，酝酿组织工会筹备会，由黎年甫去和欧阳祖润谈，杨金龙在下面发动群众配合，鲁根祥则到各部门去宣传。

几天以后，一个仍旧由七位谈判代表组成的工会筹备委员会诞生了。

九月十七日一大早，胡友生就领着一批小捣乱到处奔走，对工人们说：“美国大班今天回厂了，我们快到门口欢迎……哈，这可是总工会周学湘先生关照的，去的人有赏。”

下午二点左右，经理亨特和新当上厂长的泼里斯等人，在

国民党劫收大員陪同下，來廠接管了。王景山、朱廉棠等國民黨分子打扮得象過年一樣，指手划腳耍小婆羅們燃放爆竹，一面鼓掌，一面“古特儂……古特儂”（午安意思）喊着。不料美國佬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汽車一直開到辦公大樓下面，跳下車就往廠長室直沖。弄得這班傢伙下不了台，只好偃旗息鼓，把沒放完的爆竹扔得一地。幾個被騙去的工人氣得高聲大罵。

不一會兒，亨特對全廠高級人員訓起話來了。他宣布說：“日本人留下來的所有制度都要取消，我們原來的制度和規章都要恢復，這是最進步、最文明的制度。希望各位曉諭工人，叫大家好好干活。”他忽然抬起頭來，看到對面泵浦間屋頂上升起了一面中國國旗，就象觸了電似的臉色一沉，手往對面一指，咆哮起來：“這，這算什麼意思，這是對我們大美利堅的侮辱，馬上把它降下來，換上美國國旗！”

幾個白俄想去降旗的時候，一大群工人沖上去，魯根祥站在最前面，對白俄理直氣壯地說：“滾開！哪個敢動一動？當心腦袋！”幾個白俄一看情勢不妙，都一溜煙溜掉了。把站在樓窗口指手划腳的亨特氣得面如土色，本想再發作一下，但看看廣場上黑壓壓的人群，怕鬧下去要出亂子，只得自己落篷，恨恨地說：“好，以後再說。”中國國旗終於第一次飄揚在美商發電廠上空了。

這一次鬥爭的規模雖然不大，但鼓舞了工人們的鬥志，大家認清了：美國佬並不是碰不得的。

九月二十五日，美國資本家準備發放接管後的第一次工

資了。它把全厂职工依旧照抗战前的老样子，分成美英聘員、白俄、中国聘員、中国职員、工人等五个等級，加以調整。战前（一九三六年）的工資标准是这样的：美英聘員最高月薪达两千七百元，而工人的最低工資十六元，就是說，一个美国佬的工資，等于一百六十八个中国工人的血汗錢。現在，要調整工資，也是在原有的底薪上加个生活津貼。这样一来高的更高，低的所得无几，悬殊也就更大了。

这个办法一傳开来，全厂沸騰起来了。憤怒的火焰在每个人的心里燃燒着。有人說，美国資本家真是黑良心，想叫工人喝西北风給它干活。有人說，为什么干一样的活儿，拿两样的工錢，外国佬难道长的三只手！連一些高級职員和技术人員也对美国資本家不滿了。

在撤退的旅途中入党、如今又回到厂里的沈翔声，和南京路总办事处及斐倫路饋电处两地职工代表，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根据党的指示，提出了实行“同职同薪”，“資方不答应，就断电罢工”的口号。这个口号为全厂一千一百多职工所热烈拥护。九月二十六日，发电厂又一次爆发了停电罢工。

接到了发电厂罢工的消息后，公司总裁霍必根斯着了慌。他过去一直以为对中国人的性格很熟悉，現在却好象变得完全陌生了。他要秘书打电話給国民党市党部委員王先青和伪公用局顧問李开第，要他們来对付罢工的工人。他冷冷地自言自語說：“今后得改变策略，讓我們借着国民党政府的手，来收拾工人才行。”

不到一小时，王先青和伪总工会筹备主任周学湘带上个

特务头子范才驥匆匆赶到了发电厂。起先他們連吓帶騙，向代表們說什麼重慶和上海的電報因為停電而中斷了，要是發生了什麼重大政治問題，你們得負全責。一會兒又說事情好辦，只要先復工，一切都可以解決。周學湘則在一旁對王景山和陳金福擠着眼睛，要他們表示態度。歐陽祖潤和黎年甫說，“拉電罷工是全體職工決定的，要復工也得大家同意，我們代表作不了主。”王景山、陳金福也知道工人情緒高漲，怕露頭後，對自己不利，因此沒有表示態度。王先青急得沒有辦法，只得親自出馬對全體工人“訓話”。

“各位工人兄弟……”工人們沒讓他講下去，高聲大喊道，“吃得這麼白白胖胖的，怎麼會是我們工人的兄弟！”“這小子是地裡鑽出來的，還是天上飛下來的？”^①六號門口的廣場上一片吵嚷和開汽水聲——噓聲。

王先青干喊了一陣“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以後，又聲嘶力竭地高喊了對“美國盟友”應當“友好”，“勞資應當合作”。這時，工人們再也忍耐不住了。人叢中有人喊道，“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你得了美國佬多少好處”。王先青又急又怒，氣得差點昏倒在地。幸亏周學湘扶了一把，這才躲進汽車走了。事後，工人們开玩笑說：“王先青真是毒種，‘汽水’都不敢喝。只得央求司機開快車逃命。”

第二天，美國佬屈服了。經過工籌會代表和資方談判，在

① 那時上海人稱潛伏在上海、抗戰勝利後露面的國民黨分子為“地裡鑽出來的”，稱重慶來的為“天上飛下來的”。

九月二十七日簽訂了“上電第一次勞資爭議筆錄”，達成了十項協議。一、承認中外職工同職同薪；二、資方同意改善職工福利；三、承認歐陽祖潤、楊余根（饋電處）、沈涵（總辦事處）……等十七人為全體（三處）職工代表，並允許為辦理工團事宜……准予臨時請假……

這次鬥爭勝利了。過去，“上電”的美國資本家是不許工人有任何組織的。通過這次鬥爭，工籌會取得了合法地位，使全體“上電”職工，甚至包括一部分正直的高級人員在內，都團結在進步力量的周圍了。

四

勝利后的第一個冬天來到了。發電廠工人興高采烈地為工會的正式成立忙碌着。歐陽祖潤忙得不可開交，一会儿要填寫會員登記表，一会儿又要編造會員名冊。他常常拉他的好朋友吳祖蔭和朱森貫一起來做。有一次，歐陽祖潤對他們兩個說，要想得到工人們的擁護，必須深入到工人里面去活動。因此，他想要朱森貫出來搞上層工作，自己則學楊金龍他們的样子到下面去活動。吳祖蔭回答他說：“王景山在背地里說你是個人野心家，根本不會為工人謀福利。你一退，正好中他的鬼計。”說得歐陽祖潤心火直冒，打消了原來的主意，連聲說：“他說我的壞話，我不會饒了他。”

離開正式選舉工會委員的日期越近，王景山他們一伙人也越忙，一天到晚在廠里廠外奔忙。一会儿到他上司陸京士那里去問計，一会儿又到偽總工會去向周學湘請教。這兩個特

务头子除了替王景山出了許多坏主意，拉攏了厂里的一批工贼走狗以外，还向他說：“工会正式成立以后，必須向社会局登記，以便受市党部和社会局的監督。”那时候王景山得意揚揚，走起路来挺胸凸肚，好象已經当上了工会的理事长。可是一看到欧阳祖潤和黎年甫也在四处活动，心里又气又恼，他就在背地里放他們的冷箭。这天，他的狗腿子陈宝安給他报密說：“欧阳祖潤在工人面前罵你，說你在日本人的时候，表面上坐牢，暗地里，日本鬼子在牢里还請你吃大菜，末了用小汽車送你回厂。日本人这样做，无非想在工人面前造成假象，让你騙取工人的信任，以便当日本人的釣餌。”王景山听到欧阳祖潤揭了他的底，气得双脚直跳，决心要和欧阳祖潤拚个你死我活。

欧阳祖潤和王景山之間的这种劍拔弩張的形勢，沈鴻春在九月十七日第四次进厂以后，了解得很清楚，并且向上級党組織作了汇报。上級党还及时研究了正式成立工会以后向伪社会局登記的問題，决定宁肯表面上仍旧称作工会筹备委员会，决不向反动政府登記。这个决定后来也得到了欧阳祖潤的同意。同时立即要黎年甫和楊金龙紧紧抓住筹备工作的机会，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并按照車間部門編总組和小組；制发會員通訊卡給总組长和小組长，以加强他們对會員的联系。这几項都是工会的基本組織工作，做好了无异是掌握了工会的全部情况。有一次欧阳祖潤看到黎年甫对总組长和小組长的姓名非常熟悉，心里不免一惊，便拍拍他的肩膀說：“你真有一手！将来可以当总指揮了。”

选举的日期快要到了。全厂一千一百多人共分十一个总

組，八十九個小組分頭醞釀候選人。他們按照全體大會所通過的六條標準：如私生活不腐化；過去無媚敵和取寵資方者；對職工福利有過貢獻者等等，作為先決條件，提出了一百零二個候選人。然後又經過全體工人的鑑定和評比，最後剩下二十六名候選人。

十月二十日下午，正式召開了選舉大會。

一吃過飯，工人們就陸續來到羅宋飯間外面空地上，按照總組小組依次排列在廣場上，既嚴肅又整齊，大家臉上流露出興奮和快樂的神色。選舉開始了。正在分發選票的時候，忽然發現只剩下二十五個候選人了，歐陽祖潤的名字被塗掉了。一問之下，原來國民黨工會法上規定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者，不能當選為理監事。歐陽只二十二歲，因此被划掉了。沈鴻春一看苗頭不對，心想反動派是決不會讓你安安逸逸就成立工會的。周學湘剛才在“致辭”中，一句進一句出，說什麼發電廠過去（一九三二年）組織過四區水電產業工會，依照工會法規定，最好在過去的基礎上經過一番整理再行成立；又說此番選舉出來的工人組織，一定得依法向社會局登記。沈鴻春一盤算，登記的事倒早有準備，只是黎年甫和楊金龍參加第一綫鬥爭不久，在工人中的威信還不高，不可能當選理事長。同時也不宜過分暴露。如果歐陽一去掉，王景山非常可能爬上台去。他決定乘敵不備，來一個出奇制勝，決不讓反動派的美夢實現。正在這時，工人們紛紛議論起來，大家很惋惜；王景山一伙人則高興極了，在人叢中擠眉弄眼，點頭招手，看到去掉了勁敵，穩操勝算了。這當兒，人叢中舉起了一隻粗大有力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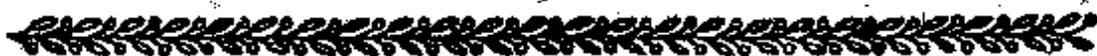
一个三十岁模样的胖子站起来发言了：“法律总不外乎人情，工会法规定二十五岁以下不能当选理监事，主要是怕青年人办事没经验，出乱子。可是欧阳不是这样的人，事实证明，他办事很能干，很老练，又肯出力为大家谋福利。我现在提议欧阳仍旧为候选人，参加选举，大家赞成不赞成？”工人们胖子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大伙爱戴的沈鸿春，都不约而同地喊好了。许大炮喊得最响。只有王景山暗暗咒骂着，陈金福则狠狠咬了一下牙，跺了跺脚。周学湘看到大家都拥护欧阳祖润，计未得售，立刻一转，他知道这个小青年平时虽有过火言词，但不象是危险分子，何不乘此机会做下好人，然后再把他拉过来。他和坐在旁边的范才咬了一阵耳朵以后，同意欧阳祖润仍然做候选人。选举结果，欧阳祖润、黎年甫、杨金龙和王恩鹏等十二人正式当选为工会委员。这时，周学湘站起来讨好地看了欧阳祖润一眼，对大伙说：“我保证呈请当局，破格批准欧阳祖润先生当选为发电厂工会委员。”

当天晚上，召开了首次工会委员会，推选理监事。陈金福先发制人，想夺取工会理事长，首先提议国民党分子朱廉棠担任监事长，给他一点甜头，造成他和王景山之间的矛盾，封住他的口，不让他起作用，然后把王景山推为有职无权的监事。欧阳祖润看到除掉了王景山，大敌已去，非常乐意，自然赞同。

王景山一听陈金福的提议，气得差点骂了出来，当场大吵大闹，说有人缺席，这次选举不能作数。无理取闹一番后，退出了会场。这次选举，由于黎年甫等共产党员的支持，欧阳祖润顺利地当选了理事长。王景山自然不甘心失败，此后，他不

但拒不出席理监事会議，还逼着欧阳祖潤去向伪社会局办理登記，并且处处挑他的錯儿，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結果在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欧阳祖潤揭发了他过去的种种丑事，什么拉攏領班，阴謀夺取工会領導权；作鬼子的釣餌，破坏工人运动；以及山本送他計算尺等等的丑恶面目，剝夺了他的工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逐出了理监事会。陈金福的美梦也沒有实现，只落得了一个常务理事。至于登記的事，王景山虽到处叫嚷，伪社会局也一逼再逼，但是由于大多数理監事們思想上早有了准备，一面在工人中宣傳組織工会是工人最起碼的民主权利；一面將計就計，借口还得經過一个整理阶段，始終沒有向反动政府登記。这对上海稍后成立的各个民主工会起了很好的带头和模范作用。

那天深夜，第一次理监事会議散会的时候，欧阳祖潤虽然当选了理事长，但心里并不那么落实，他盯着黎年甫、楊金龙这两个地下党员呆看了很久，又想起剛才大会上沈鴻春那只粗壮和有力的手，他似乎隱隱約約感觉到有力量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陈金福，当然更不是王景山，而是这些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人。



九日八夜

民主工会筹备会正式成立以后，好象一把钢刀插在发电厂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里，使他們日夜坐立不安。

多少年来，霍必根斯曾一再谆谆告誡他的下屬，不要让国民党官員正式在他的公司里插足。可是現在，他跟工人打交道的經驗証明，他以前使用的一套統治工人的手段已經行不通了。他决定和国民党政府携手合作，共同对付眼中釘——民主工会筹备会。

經過了一番密商以后，霍必根斯就开始推行他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拟訂的大規模裁員計劃，准备将敌伪时期进厂的工人全部裁掉，因为这里面包括很多工会理监事和活動分子。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霍必根斯首先裁掉了五个工人。第二天，工会代表向資方責問裁人理由，霍必根斯不加理睬，又裁掉了五个，并放出空气，說要大批裁汰三五百工人来恫吓大家。

一月二十一日，霍必根斯找了个借口，又开除了南京路总

办事处工筹会理事、职工总代表沈涵。

美国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激起了职工群众的无比愤怒。整个发电厂里議論紛紛，誰也无法安心干活了。炉子間老洪师傅听到这个消息，把手里的扳头往地下一攢，愤怒地说：“开除工人办不到！我們有民主工会撑腰，媽的，跟这些王八蛋上！”和他在一起干活，綽号叫“小張飞”的青年工人，更是一跳三丈高，一天到工筹会跑上好几趟，卷起袖子对几个工会干部嚷着：“狗日的美国佬，把大刀架到我們脖子上来啦！……只要工会发个命令，我就头一个举起拳头跟这些狗日的算帳！”

“上电”党总支根据上級党組織的指示，詳細分析了国内局勢和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大家感到抗战胜利以后，上海的工人运动空前高漲，国民党反动派劣于应付。在这些斗争中，“上电”的工会組織一直是站在斗争最前面，敌人十分注意，这是斗争不利的一面，也是要防范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一月十日刚刚签订了“停战协定”，重庆又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的假民主真备战的面具还没有完全撕下来，这一点对斗争是有利的。加上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緒十分高漲，又有实行同职同薪，反对解雇大批工人等正当理由，最后，决定发动群众，团结以发电厂工会负责人欧阳祖潤为代表的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一場針鋒相对的罢工斗争。

二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三个部門的工筹会理监事在南京路总办事处召开了联席會議，研究斗争的步骤。

老洪师傅和“小张飞”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乐得象开了花。下了班，騎上自行車，冒着寒风到开会地点去探听消息。

他俩跨进总办事处大門，只見上上下下都是人，原来从會議一开始，总办事处里的五百多名职工，就一直守在会场外面等待好消息。

他俩穿过层层的人群，好不容易才挤到會議室旁边。那間不大的會議室，早給人們里三层外三层圍得密不透风，他俩費了好大的勁，才在人堆里找到一个空档，然后挤进去，踮起脚尖，探着脑袋，透过窗戶打探里面的动静。

这时，会场里討論得非常热烈，工会理监事們憤怒地譴責着美国資本家的猖狂进攻，决定采取集中斗争的方式，将三处职工全部集中到发电厂进行怠工。

守在會議室外面的群众，每听到里面作出一个決議时，就是一陣欢呼，并且喊着“要求被裁职工全部复职！”“保障职业，保卫工会！”等响亮口号。老洪师傅更是揮舞膀子喊着：“好啊，跟美国佬上！让这些王八蛋瞧瞧我們的厉害。”“小张飞”則喊得更响：“这下，可要跟狗日的美国佬算算总帳啦！”

三处理监事中一些国民党分子，本想出面阻止这次罢工，但面对着群众这种热烈情緒，这班家伙吓得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見了。

夜深了，天气越发变得冷了，老洪师傅和“小张飞”因为来得匆忙，连棉袄也忘了穿，这时，手脚都冻得冰冷了，但他俩心里却象燃了一团火，一直坚持在那里，把寒冷全忘了。

会议终于在一片热烈欢呼声中结束了，他俩赶忙挤过人群，一把将刚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的欧阳祖润拉住，迫不及待地问道：“欧阳，什么时候动手，快告诉我们。”

欧阳祖润激动地说：“明天开始怠工！……这次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失败了，工会就不可能存在，工人的职业就没有保障！”

“小张飞”不等欧阳祖润把话说完，就把胸脯连拍了几下说：“你放心，寻死不如闹潮，我们支持工会干到底，不胜利不收兵！”说着，他和老洪师傅跨上自行车，连夜分头向厂里工人报信去了。

第二天，三处地方分别召开了工会总组长、小组长会议，传达了罢工决议，并且，一致决定当天下午二时，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罢工。

离开开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老洪师傅和“小张飞”就再也没有心思干活了，找个机会丢掉手里的活儿，偷偷地跑到厂门附近，盼着总办事处和馈电处的职工能早一点来。

过了一会，摇着“定备车”字样的八路电车，满载着一车车职工，叮叮当当开到厂门口了。这是英商电车公司工人得知“上电”罢工消息后，特地派出专车来支援这次斗争的。

老洪师傅、“小张飞”，以及后来赶到的李炳荣、葛小海、刘祺生等一批工人，看到人来了，马上迎了上去，一刹时，厂里厂

外到处是一片激昂的口号声和欢乐的談笑声。

全体大会按时召开了。大会主席台設在罗宋飯間上面的阳台上，下面空地上挤满了人，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揚。

欧阳祖潤担任了大会主席。会上根据群众历次提出的要求和过去的懸案，决定向美国資本家提出十一条条件，其主要內容是：胜利后被裁撤的职工一律复职；此后資方雇佣、裁撤职工須經工会同意；中外职工实行同职同薪；立即裁撤公司內的頑固派和汉奸分子；公司行政須公开以及发給胜利慰籍金、制服、調整薪水等級等項。

这些条件代表了广大群众的要求，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欧阳祖潤讀一条，下面就响起一陣热烈的掌声。等到他把所有条件讀完，老洪师傅头一个揮舞膀子喊着：“美国佬不答应我們这些条件，我們就跟这些王八蛋斗到底！”他这一喊，大伙也都把拳头举了起来，激昂地喊着：“对，不胜利，不收兵！”

接着，大会通过了決議：全体职工留厂集中罢工。会上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中共上电总支書記沈涵被一致选为罢工委员会主任，欧阳祖潤和汪宏兴为副主任。除此以外，还組織了工人糾察队，在厂門口和黄浦江边輪流站崗，防止敌人混进来破坏。

一場“爭民主、爭生存”的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这样展开了，除了三班头工人維持发电外，其他一切工作都停頓了下来。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罢工，好象是黄浦江里掀起的巨大波涛，汹涌澎湃地向着反动堡垒冲去。

三

一月二十五日，罢工第三天。

饋电处和南京路办事处有些职工，因为生活不大习惯，情緒起了波动，虽然，从罢工一开始，发电厂工人就把最好的地方让给他们住了，可是这些人还是到处发牢骚。这时厂里少数国民党分子就趁机大肆活动，进行种种挑撥。罢工出现了分裂的危机。

国民党分子甘洪庆、陈金福也是工会的理事。前一天晚上，他俩被王先青和周学湘訓了一頓，罵他們在厂里不能发生作用，要他們寻找机会从内部来破坏罢工。现在，机会来了，他俩就打发手下的娄罗四处活动起来。

吃早飯的时候，有个叫李順的职员，鬼头鬼脑地对几个职员說：“我本来听人說，罢工罢成了，每人可以拿到两条‘小黄魚’（黄金），现在看来，‘小黄魚’恐怕还在黄浦江里游呢！”

另一个职员吳勇棠馬上接嘴道：“唉，睡在这样的地板上，吃点白菜燒豆腐！眼看就要过年了，我們却在这里倒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

有些职员听他們一說，就不分青紅皂白嚷了起来，有几个群众受了欺騙，也跟着吵鬧起来。陈金福就趁机插上去說：“这几天，你們和大家一起受苦，真不容易。唉，轉眼就过年了，天又这么冷，我看大家分散回家罢工也一样，免得在这里受苦，还可以减少許多麻煩！”

好些职员回家心切，一听这話，覺得蛮有道理，于是就附

和起来。甘洪庆一看苗头来了，馬上煽动說：“集中罢工是开大会通过的，不能随便改变；如果大家信任我們，我和金福兄都是罢工委員，倒可以代表大家向罢工委員會提个意見。”接着他便拉攏了一些落后群众签名，要求分散罢工，吳勇棠第一个签。

就在这天晚上召开的理監事和工会总組长联席會議上，甘洪庆指使他的娄罗龔家声，先发制人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現在快过年了，大家都想回家。罢工已經罢工了三天，可是什麼結果也沒有。有人要求回去，进行分散罢工，我看这办法不錯。”說着他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签名名单来。

“我看集中罢工和分散罢工差不多，反正都是罢工。”另一个国民党分子張順康馬上附和。

欧阳祖潤是个急性子的人，一听说要分散罢工，气得直拍台子。接着，你一言，我一語吵着，会場上頓时发生了混乱。甘洪庆和陈金福坐在后面，心中暗自欢喜，心想只要打起来，事情就好办了。

就在这千鈞一发的关头，沈涵站起来劝住了大家。然后說道：“大家不要感情用事，有話坐下来談。在座的老工人知道，我們‘上电’过去罢过很多次工，但大多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除了貪官污吏鎮压，其中还有一条原因，就是我們工人弟兄内部不团结。俗話說得好，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了。大家說說，到底是集中罢工好呢，还是分散罢工好？”

沈涵的一番話，使整个会場活跃起来了。这个說：“老沈說

的对,集中罢工人多力量大,不怕敌人破坏。”那个说:“我们工人只有团结一条心,才有力量,分散罢工,正好中了敌人的毒计。”有个老工人更是激动地说:“资本家要大批解雇我们工人,我们饭碗都快要被打破了,还有啥心思过年!”这时,共产党员杨金龙、黎年甫、杨余根、张仲之等理监事,也纷纷起来发言,热烈拥护留厂罢工,顿时把主张分散罢工的邪气压了下去。老洪师傅和“小张飞”听到有人主张分散罢工的消息,气得两手发抖,一阵风似地冲到开会地方,大声对里面喊着:“坚持罢工到底,我们不答应分散罢工!”他们一喊,会场外面其他人也都喊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谁想做狗熊,把他揪出来。”

会议开到这里,绝大多数的人都主张继续留厂集中罢工了。几个认识模糊的人这时也认清了自己的错误,站起来当众责备自己。只有甘洪庆、陈金福在旁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沈涵指着那张名单,问道:“那么这个签名是谁第一个发动的呢?”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是甘洪庆发起的。”把个甘洪庆弄得满脸绯红;陈金福则拼命低下头来,生怕别人把他一起揪出来。

甘洪庆看看自己完全孤立了,只得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原先我也只是提议提到罢工委员会来研究,现在既然大家不赞成,也就算了。”

国民党分子破坏罢工的第一个阴谋,终于完全被揭穿了,使广大群众又一次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

最后全体理监事一致重新宣誓,保证将集中罢工的决议贯彻到底。为了进一步统一领导,会议又选出了主席团和罢

工总指揮。沈涵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兼总指揮。

这个会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才結束。但守候在會議室外面的的人群却没有散去，大家要求把會議結果向全体工人宣布。于是又連夜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一直开到东方发白，才在一片响亮的口号声中宣告結束。

第四天开始，群众情緒完全稳定了。主席团根据大家的要求，一面訂出了輪流出厂和会見家屬的办法，每一小組发出入証一張，每天可以輪流出厂探視家屬。一面解决伙食問題，分总組小組供应飯菜，秩序井然。晚上又組織了各种文娛活动，平剧(京戏)、申曲(沪剧)等各种剧种都有；說《三国》、奏国乐、玩杂耍样样都来，真是应有尽有，热火朝天。魯根祥打趣地說：“今年真是胜利年，我們发电厂比大世界还熱鬧。”这时，上級党又发动了全市各产业工会，紛紛到厂慰問。法商水电公司工会开来了一辆大卡車，装了滿滿一車面包；还带来了大批慰問信，装在一只两尺多长的大紅信封里。此外，英商电車公司、三区百貨业、四区机器业、紗厂等許多单位也送来了大批慰問物品。連附近的农民兄弟也送来了几担青菜。沈翔声是負責福利工作的，他在大門口接待。虽然天气很冷，他却忙得满头是汗。

这种階級兄弟的热情支援，更加鼓舞了大家斗争的信心。

四

時間过得真快，轉眼已是一月三十一日了。

这天是农历小年夜，罢工第九天。天空阴沉沉的，偶尔落下几点小雨，空气显得非常沉悶。沈涵从上級党机关回来，脑

子里反复琢磨着领导上說的的每一句話，以便正确理解上級党的紧急指示精神，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新阴谋。

在过去的八天中，美国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无耻手段，企图破坏罢工，但在大伙的紧密团结下，这些阴谋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付上海工人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特地把破坏工运老手、反共头子吴开先，从重庆调到上海来充当伪社会局长。这家伙一上任，就和伪警备副司令李及兰、伪警察局长宣铁吾等一伙狐群狗党策划新的阴谋，准备用更毒辣的手段来对付“上电”工人。上级党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况，知道敌人惧怕“上电”大罢工扩大影响，狗急跳墙，可能在这几天内使用武力。因此，立即对上电党总支作了紧急指示：要教育工人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同时要防止大伙跟敌人硬拼，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沈涵深深感到眼前的斗争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了，但他坚信只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大伙的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他想：上级曾经说过，敌人如果胆敢使用武力镇压，也吓唬不了我们，只会促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反动派丑恶的真面目……他回到厂里，立即分头对各部門的主要党员作了传达，布置大家在群众中做好思想工作和一切准备，以防可能发生的各种突然事件。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当天的下午，厂里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许多工人都莫名其妙地接到了怪电话，威吓他们立刻离厂回家过年，否则要倒大霉。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里，厂里的一些国民党分子，资本家走狗，也四处活动起来，鬼鬼祟祟

对一些人說：“快回家吧，再罢工要吃大亏呢！……听說，要有人来打我們了。”

老洪师傅也接到了一只电话。他刚抓起听筒，就听见一种怪里怪气的声音說道：“你姓洪嗎？是不是三点水旁边加个共产党的‘共’字！……告訴你，今天小年夜啦，还不快点回家过个安稳年，别再死心眼待在厂里跟一些共产党鬼混，听见嗎？……哈，三点水旁边加个共产党的共字，你得小心些。”说到这里，听筒里发出一陣猙獰的笑声。

老洪师傅心里直冒火，大声对着話筒問道：“你是誰？”但没有听到回答，再一听，对方已經把电话挂了，气得他把話筒一丢，罵道，“媽的，大白天碰上鬼了。”

这时，“小張飞”跑过来，大声对他喊着：“洪师傅，快来看，狗日的国民党派兵包围我們来了。”

“啊！？”老洪师傅跟在“小張飞”身后，探头对窗外一看，只見大批全副武装的国民党保安队，气势汹汹分成两路向发电厂包围过来。一路沿着楊树浦路安置崗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崗哨放了几里路长；一路乘船从黄浦江里摸上来，沿着江边布下了陣势。除此以外，原先住在厂里的一些保安队，这时也全部出劲在厂里各个交通要道布下崗哨。这些家伙一个个头戴鋼盔，腰挂子弹带、手榴彈，明晃晃的刺刀插在枪上；大門口和厂里交通要道上还架起了美式机关枪。一剎时，平静的发电厂里，如临大敌似地变得戒备森严，杀气騰騰。

“媽的，这些王八蛋想动武啊！？”老洪师傅怒火滿胸，把一块大鉄块搬到窗口，准备应战。

“小張飛”一見老洪師傅動手搬“傢伙”，馬上放开他的粗喉嚨對其他工人喊道：“不要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大伙把傢伙准备好，這些狗日的要動手，我們就跟他們干，拚倒一個够本，拚倒兩個賺一個。”

他這一吆喝，車間里的工人都動了起來，有的抓根鐵條，有的摸根棍子，“小張飛”則捏了把鋤頭。大家做好一切準備，透過窗戶注視着敵人的動靜。

這時，罷工委員會派在大門口值班的葛小海、劉祺生等一批工人糾察隊員。他們看到情景不對，就責問站在一旁指揮偽軍增加崗哨的格蘭路偽警察局小頭目許麻皮道：“你們要干什么？”

許麻皮邁着八字步，冷笑着說：“嘿嘿，給你們保護工廠、維持秩序啊！……”

正說着，楊樹浦路上開來了五輛大卡車。前面兩輛車上全是女人，後面三輛上則是一色短裝打扮、氣勢瀟灑的男人。不一會，這些車子都停在發電廠門口了。

十幾個打扮得妖形怪狀的女人，首先跳下車子，其中兩個打着一幅白布橫幅，橫幅上寫着“要丈夫回家過年”幾個大字。緊接着，這幾個女人又連喊帶罵地把車上一群女工模樣的人趕下車子，然後，就象發了瘋病似地擁到廠門口，噶噶喳喳，大吵大鬧喊着要丈夫回家過年。

劉祺生、葛小海一看全是不認識的女人，再一想工人家屬怎會這麼裝束，又怎麼會聚上這麼多乘着卡車來呢？劉祺生迎上去拦住她們問道：“你們丈夫叫什麼名字？在哪个部門工作？”

我幫你們去找！”

“丈夫的名字？”領頭吵鬧的幾個妖形怪狀的女人，給他問得你看着我，我看你，張口結舌答不出話來。跟在這幾個女人後面的一群女工，是被國民黨特務花言巧語騙來的，其中很多都是未結婚的姑娘，這時才明白過來是上了特務們的當，但前後都是女特務，她們想跑也沒處跑，有的羞得低下了頭，有的急得哭了，有的則破口大罵特務害人精，一剎時，隊伍亂了起來。急得那個領頭打橫幅的女特務怪聲怪氣地對劉祺生說：“名字？你去問我們領隊。”

“丈夫的名字要去問領隊？”劉祺生一聽話頭不對，轉身對葛小海使了個眼色，準備去向罷工指揮部報告。就在這時，後面三部卡車上下來的流氓、打手沖過來了，這班傢伙看見女特務們倉皇無主，就手忙腳亂地喊了聲“打”，舉着木棍、鐵尺，象群野獸似地往廠里沖。

一個工人見情景不妙，就指着旁邊許麻皮的鼻子說：“你不是說要保護工廠、維持秩序嗎？怎麼站着不動啊！”

許麻皮打了那個工人一個耳光，罵道：“老子可不是吃你們飯的……打，狠狠地打！”說着，他帶頭把廠門打開，兩手往腰眼里一插，給門外的流氓、打手助陣。

暴徒們見大門開了，又有偽軍警在一旁保護，便一哄而進，見人就打，一剎時，門口大亂。劉祺生首當其沖，十幾個暴徒把他拖到門外馬路上痛加毆打，拳頭木棍齊下，頭上打開了一個裂口，鮮血直流，當場不省人事，昏倒在地。葛小海等人想上前救護，暴徒們馬上又圍上來把他們打傷了。正在廠門口

福利股工作的倪任保聞聲望了一下，立即被二十多個暴徒拳打腳踢，打得死去活來。一個名叫李有才的碼頭工人，路過廠門口，看見工人們被打得頭破血流，忍不住跑上來勸說幾句，暴徒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他也打了起來。發電廠門口，簡直成了混亂世界……

這就是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一手製造的“索夫團”丑劇，當場有十幾個工人受了重傷，遍地是血，一片慘狀。

守護在爐子間的老洪師傅和“小張飛”等一伙人，看見大門口有人打進來，一個個火冒八丈高。“小張飛”氣得兩眼睜得滾圓，手一揮嚷着：“弟兄們，狗日的反動派打進來啦，有種的跟我來！”說着，他把手中鐮頭一舉，領頭往車間門口沖去。

“對，就是豁上一條老命，也不能讓這些王八蛋破壞罷工。”老洪師傅跟在“小張飛”後面喊着。

其他工人也磨拳擦掌跟上去，大家匯合在一起，象潮水似地往門口涌去。

就在這時，沈涵出現在門口，攔住了大家的去路，說：“弟兄們，不能硬拚，我們要冷靜、沉着。”

“不拚？……許多弟兄遭到毒打，我們能不還手嗎？”

“老沈，我們不能縮在這裡做狗熊，拚着算！”

大伙你一言，我一語對沈涵嚷着。

沈涵說：“弟兄們，我們暫時不還手，不等于屈服、害怕，而是為了揭穿敵人陰謀，組織更大的戰鬥……大伙想想，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什麼要派流氓來搗亂呢？為的是要找个借口欺騙社會各界人士，然後進行大規模的鎮壓……”

正說着，魯根祥跑來對沈涵報告說：“老沈，暴徒到處找工人打架，警察看見我們還手就要抓。”

沈涵接着他的話說：“瞧，這就是敵人的目的。要說打，暴徒只有一百多人，我們卻有三千弟兄，他們能打贏嗎？……不，我們不打！這樣，敵人的陰謀就會不攻自破，在群眾面前暴露它的丑惡真面目。”說到這裡，他對魯根祥布置說，“快把弟兄們全集中到各個車間里，緊緊守住車間大門。只要大伙團結在一起，暴徒們就不敢逞凶。”

大伙聽了沈涵這番話，這才明白過來。老洪師傅含着眼淚，放下手中的鐵塊，對沈涵說：“老沈，你見識多，我們聽你的。”

“小張飛”也放下手中的鎗頭，忿忿地說：“媽的，先記下這筆帳，到時候再跟這些狗日的算！”

沈涵見大伙安靜下來，轉身想到別的車間去，突然，一個工人滿頭大汗奔進來，對沈涵說：“老沈，反動派把楊金龍等一伙工會幹部抓走了，還四處找你，你快躲一躲吧。”

老洪師傅和“小張飛”等一伙人，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把沈涵圍了起來，說：“天上落刀子，我們也不能讓總指揮給敵人抓去。”

這時，車間外面一陣騷動，大家探頭一看，原來大批偽軍警押着十七位被捕工會幹部走過來了。每個工人看見了，心里都象刀割地難受，眼里都射出了憤怒的光芒，恨不得一涌而上把自己熱愛的代表搶過來，但一想到罷工指揮部“不要盲動、避免造成更大損失”的指示，又都含着淚，咬着牙，忍痛目送這些工會幹部被送進敵人早已準備好的紅色警備車。

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索夫因”事件的目的，是要以所謂“工人内訌”作借口，以掩盖其血腥镇压罢工的凶恶面目。但没有想到罢工工人会采取坚守車間不还手的策略，使其阴谋不能得逞。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采用逮捕工会干部、驅散工人出厂的手段；与此同时，他們也逮捕了到伪社会局进行談判的工会干部欧阳祖潤等两人。

不一会，一队伪軍来到炉子間門口，为首的一个伪軍官大声吆喝着：“你們这里有沈涵嗎？快把他交出来！……老子放你們回家过年。”

他連喊几遍，誰也沒有作声，只是对他瞪着眼。这家伙恼羞成怒，抓住一个工人就要打，老洪师傅机警地搶上一步說：“老总，我們工人都由美国佬編成号哩！我們只知道喊工号，可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你知道姓沈的是几号？”

这家伙一下給問住了，他搔搔脑袋罵道：“老子知道还問你們……滾！全給我滾。”說着，他一揮手逼着大家离开車間回家去。

大伙这才松了口气，乘人群比較混乱的时候，老洪师傅脫下自己的工作服給沈涵穿上，“小張飞”取下自己头上的鴨舌帽戴在沈涵头上，由几十个工人前后左右掩护着，安全地撤出了厂外。

在分手的时候，老洪师傅抓住沈涵的手說：“老沈，这个帳，我們可要跟反动派算！”

沈涵說：“說的对！我們要团结起来，組織更大的战斗，胜利永远属于我們的。”

大伙捏紧拳头，轉臉看着发电厂。只見高大烟囱里冒出来的濃烟，象条巨龙在天空翻滾，象是告訴人們：一場新的風暴就要來了。

五

当天晚上，“上电”地下黨組織根据上級指示，决定針對敵人的造謠侮蔑、武装鎮压的陰謀，展开一个組織請愿、營救被捕代表的大規模公开活动，揭下反动派假民主的“画皮”，使这次罢工获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是农历除夕，职工群众关心自己被捕代表的下落和罢工的情况，一个个无心过年，跑到厂門口探听消息；另一部分人則聚在里虹桥一带商量对策。

老洪师傅和“小張飞”天一亮就跑到厂門口。这时，美国資本家派了几个狗腿子守在門口，扮着笑臉，撕破喉嚨对大伙喊道：“弟兄們，別再上沈涵他們的当了，罢工完蛋了。美国大班傳下話啦，只要大伙回厂复工，一概不咎既往，还有賞哩！”

老洪师傅啐了狗腿子一口說：“呸！罢工完不了。你們这班人良心都給狗吃了。”

“小張飞”則破口罵道：“敗类，別人进了監牢，你們却有臉在这里說話。”

“小快乐”魯根祥諷刺着說：“这也难怪，他們已經領了美国洋爸爸的賞，所以，放出来都是美国佬的屁。”

他这一說，把大伙引得哈哈大笑起来。几个狗腿子一看苗头不对，都溜掉了。

正笑着，一个工人跑来报信，說是里虹桥那边开了会，决定动员全体职工到伪社会局去請愿，营救代表。

魯根祥就立即对大伙說：“弟兄們，这是个好主意，我們也去。”

工会总組长李炳荣头一个响应：“对！国民党不放人，我們就圍着社会局不散！”

老洪师傅、“小張飞”听說有了跟反动派算帳的机会，更是乐得举着双手贊成。于是由工会总組长和小組长負責把队伍整理好，两人一排，浩浩蕩蕩向伪社会局进发。沿途一边行进，一边动员，后到的职工馬上編进自己的小組，沒有来的由小組长去联系，不一会就都赶着来了。除了少数高級职员和聘員以外，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請愿。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有力量了。

队伍行进到提籃桥，前面突然傳出一陣刺耳的尖叫声，接着出現了大批警备車，橫冲直撞地向队伍冲来。

原来伪警察局长宜鉄吾，听到“上电”工人要往伪社会局請愿的消息后，大吃一惊，当即命令伪格兰路分局許麻皮等一批家伙，开着警备車半路赶来，企图阻擋工人队伍前进。

走在队伍前面的总組长李炳荣，看見警备車冲来，就喊道：“大家不要慌，不要乱跑，敌人想冲散我們，办不到！大家快排成单行靠墙走。”

魯根祥接着他的話尾說：“好主意，警备車沒胆子往人行道上冲！”說着，他指揮队伍改成单行，順着人行道繼續前进。

站在警备車上的許麻皮，起先看見工人队伍散了，臉上露

出了得意的笑容，等到发觉大家已經沿着人行道繼續往前进时，这才知道是空欢喜了一場。他暴跳如雷地对司机罵着：“笨蛋，快給老子冲！”

司机对他眨白着眼說：“冲？車子冲到墙上，我們还有命啊！”

魯根祥聞声在人行道上挖苦說：“有种的就往这里开吧。”

許麻皮气得臉发紫，只得一面命令警备車沿着人行道和工人队伍并排往前开，一面声嘶力竭地喊大家回去。平时不爱开玩笑的老洪师傅，这时也談諧地說：“我們今儿游行可抖着啦，哈，車馬护送，鳴鑼开道哩！”說得大伙全笑了。

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則乘机向沿途看熱鬧的人宣傳，揭露反动政府鎮压罢工真象，讲到“索夫团”里的女人叫不出丈夫的姓名时，听的人都哄然大笑。

許麻皮听到笑声，就象針扎地难受，大声制止道：“不准說，不准說！”他嚷得凶，大伙越是說得凶，把这个家伙急得象条瘋狗似的在警备車上乱跳乱蹦。

一条十字路在队伍面前出現了，許麻皮象是盼到救星似的高兴地笑了。他指揮警备車在路当中冲过来、冲过去，不让队伍穿过馬路。

許麻皮这一着倒棘手，大伙聚在馬路这一边，望着紅色警备車着了急。“小張飞”一时性起，狂怒地喊道：“有种的跟我冲，看这些狗日的敢不敢把車子往我們身上开！”說着，他領头就往前冲，李炳荣、魯根祥一把拉住他說：“不能胡来。”其他的人才停住了脚。

許麻皮得意地站在車上罵着：“誰敢過馬路，老子叫他變成肉餅子。”

就在这千鈞一發之際，一輛八路有軌電車開過來，在十字路口停下來，正好擋住了警備車的去路。電車司機拿着榔頭、扳手，東敲敲、西看看，在那里磨蹭起來。

許麻皮一見就罵道：“笨蛋，怎麼把車子停在這裏？”

電車司機好半天才答道：“老爺車子壞了，有啥法子。”

一部電車停下來，後面的電車，頓時一部接一部象條長龍似的把警備車攔在馬路一邊。

這時，李炳榮、魯根祥明白過來了，知道這是英商電車公司工人弟兄來幫忙了，就大聲喊道：“弟兄們，快沖過去啊！”說着，人群就象潮水似地一涌而上，順利地沖過了十字路口。

許麻皮一見隊伍沖過了馬路，警備車又給電車攔住不能動，急得又跳又蹦，但卻沒有一點辦法。

工人隊伍穿着馬路，用感激的目光看了電車工人一眼，又繼續前進了。

十一時左右，“上電”二千多工人都集中在偽社會局里面大廣場上了。根據黨的指示，由幾個未遭逮捕的工會理監事組成一個核心領導小組，指揮這次戰鬥。

隊伍按照總組、小組的編排，整齊地排列在廣場上。廣場四周和偽社會局門口，都布滿了工人糾察隊的崗哨，雄赳赳地維持秩序，防止特務混進來破壞。核心小組擬出了戰鬥口號，每隔十五分鐘，就象憤怒的海濤一樣，震天動地地沖擊着這個反動堡壘。

“立即釋放代表！”

“實行真民主！”

“嚴懲行凶暴徒！”

“實行十一項條件！”

六

偽社會局里面，大部分官兒都回家過年去了，只有調解科長張振遠和幾個辦事員留守在那裏。張振遠看到“上電”工人黑壓壓聚在廣場上，急得六神無主，慌了手脚。半小時以前，他和吳開先還對來訪的記者撒謊：“值此國共‘停戰協定’簽訂和‘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期，社會秩序安寧，全市民眾都在準備歡度第一個勝利年……”現在，卻碰到這樣棘手的事情，真是自打耳光。他只得手忙腳亂地給吳開先打電話。

吳開先這天正要出席偽市長錢大鈞家裏的宴會，故作鎮定地對他說，“上電”的工人頭子都抓住了，剩下的只是一群烏合之眾，沒有什麼可怕，要他放大膽子去應付。

張振遠這才壯壯膽子，走下樓來。

請願領導核心小組根據黨的指示，向他提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代表；徹查搗亂分子；合理解決工資標準等三項要求，要他立即答复。

張振遠假惺惺地說：“社會局對你們的要求十分同情；對於受傷工友，敝人當派人慰問；對於搗亂分子，警察當局正在查緝；希望大家從速復工，並保持鎮靜，以免事態更加擴大……”

大伙見張振远不肯直接答复所提要求，就你一言我一語质問起来。

老洪师傅头一个問道：“代表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他們逮捕！”

張振远結結巴巴答道：“这……有罪无罪，得由法院偵訊后才能知道。”

“小張飞”放粗喉嚨嚷道：“昨天不是工人內部糾紛，是外来搗乱分子破坏，你們承认嗎？”

張振远一时急昏了头，漏了句：“承认的。”

另一个工人馬上又問：“欧阳祖潤在社会局談判，为什么要逮捕？他犯了什么罪！”

張振远說：“双方打架，警察局总要負責看管的。”

老洪师傅听了，嚷道：“打架應該逮捕双方，为什么只抓工人代表，搗乱分子一个也沒捉到，法院办代表，还是办搗乱分子？”

張振远給他問得啞口无言，答不出話来。

饋电处工人代表，綽号叫“大炮”的丁步云直着嗓子問道：“政府是否承认代表合法？”

張振远答道：“合法的。”

丁步云又問：“代表有理，还是搗乱分子有理？”

張振远急昏了头，冲口而出道：“代表有理。”

丁步云馬上追問一句：“那为什么不放代表？”

張振远满头大汗，又答不出話来。

魯根祥又追問道：“报上說我們罢工是少数人操纵的。請

問，現在少數人已經給你們抓起來了，為什麼還會有三千人到這兒來？”

“這……”張振遠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着汗，給大伙追問得站不住腳了。最後，把手往胸口一按，裝腔作勢地說，“我腰痠，不，我胃病犯了，你們派代表來談吧。”說着，也不等大家回答，折轉身溜回樓上辦公室去了。

大伙看到這個老家伙的狼狽相，都大聲笑起來。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喊得更響了。

突然，廣場東面傳來了一陣馬蹄聲，大家扭頭一看，原來是偽淞滬警備司令部特務頭子陸大公帶領二十幾匹馬組成的一支馬隊，趾高氣揚地向請願隊伍沖過來了。

陸大公大聲威嚇地說：“限你們五分鐘之內離開這裡，不然的話，哼，馬可不識人性！”

“大伙不要怕，快沿牆坐下來……馬沖不着。”請願隊伍在核心小組指揮下迅速散開，一個個沿着牆腳坐了下來。

陸大公一看情勢不妙，拚命狂叫：“給我沖！”但那些馬看見前面是牆，死也不肯往前沖，只是嘶叫着一躍多高，差點把陸大公掀下馬來。

工人們看到馬隊也不管用，都勝利地笑着。魯根祥指着陸大公談諧地說：“嚶，今天的賽馬表演倒不錯哇！”他這一說，大伙更是笑得前仰後翻。

陸大公臉紅到脖子，看看無計可施，在廣場上轉了幾圈，只好悄悄退走了。

大伙看着陸大公的背影，大聲嘲笑着：“唉，對啦，大胖子，

还是回去把馬馴馴好吧。”气得陆大公一揮鞭子象兔崽子似的一溜烟跑了。

他这一跑不打紧，可急坏了躲在樓上的張振远。他望望窗外暗下来的天色，两腿一軟，頹然地倒在沙发上。

七

这次罢工，为了取得社会同情，党組織决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采取断电的办法。因此，說服了三班头运轉工人在罢工期間繼續工作。但发生“索夫团”事件以后，三班头工人再也憋不住这口气了。大伙紛紛議論起来：

“这还成什么世道，大白天，暴徒在軍警保护下毒打我們工人，代表也被他們抓去，我們还呆在这里干啥！”

“我們再干下去，簡直是在拆自己的台脚！”

“我們应当跟大伙一起去战斗！”

共产党员王孝和是在控制室工作的三班头工人。他把工人們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緒向党作了汇报。党总支研究以后，觉得三班头工人跟大家一起投入战斗，对美国資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可以增加压力，对請愿队伍也将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便同意三班头工人加入請愿队伍。

早上，王孝和先和三班头工会总組长郭保宏商量了一阵。郭保宏是个心直口快的小伙子，听到这个消息，一跳三丈高說：“小王，你这个主意好啊！‘索夫团’事件之后，我一看到发电机就恼火，这下可有了出悶气的机会了。”說着，他拉着王孝和就往外跑。

“別急嘛，我們兩個有多大力量！要發動大家一起去才行呵！”這楞小伙子一聽這話，又連連喊起好來。

下午兩點多鐘，他們兩個在工廠附近，把上中班的工人集合起來，都不進廠接班。早班工人聽說要去請願，大家不等中班工人來接班，也陸陸續續跑出來了不少。幾百個三班頭工人組成了又一支雄壯的隊伍，向偽社會局開去了。

等到美國資本家發現出了毛病，工人們已經走得差不多了。廠長潑里斯氣急敗壞地趕到車間里，一看人雖然不多，但維持一下還可以，就堆滿笑容地對大家說：“諸位辛苦了，今天我想請大家再辛苦一會兒，加一班，再做八小時。加班費照發，再額外加發三萬元，給大家過年添點兒菜。哈，這三萬塊可等於平時五天工資啊！諸位看怎麼樣？”

工人們不等他說完，就嚷起來了：“家里菜早買好，不用你多操心，我們不希罕你那三萬塊！”說着，大家相互使了個眼色，三三兩兩分頭散開走了。

潑里斯急得無計可施，只得一面說好話，一面逼領班要大家干下去。但是仍然不斷有人設法跑掉了。有的乘空溜出車間，有的爬牆，有的乘舢舨渡江到對岸，再从浦東到市區。留下來的越來越少，已經不能維持發電了，潑里斯只得親自領了一批工程師、科長和高級職員來出爐灰，干雜活。這伙人，一個個弄得滿頭大汗，一臉墨黑，狼狽不堪，但爐灰還是出不清，眼看就有斷電危險了……

跑出來的三班頭工人，組成了一支支隊伍，象洪流似地向偽社會局沖去。

他們來到廣場時，正和趕來支援、慰問上電工人鬥爭的兄弟單位代表匯集在一起，這裡面有法電、英電、煤氣公司、三區百貨業、四區機器業等各行各業的隊伍，他們帶來了大批慰問品，更帶來了全上海幾十萬工人火熱的心。這時，堅守在廣場上的請願隊伍，情緒高漲到了極點，他們懷着激動而又興奮的心情，和大家振臂高呼：“團結就是力量！”“天下工人是一家！”……

天已經黑了，電燈亮了，但工人隊伍仍然冒着刺骨的寒風堅持在廣場上，一陣緊一陣的口號聲音，象春雷似地震撼着大地。

張振遠躺在沙發上，臉上挂着冷汗，手足無措地不知怎麼辦才好。當他得知各處工人都來支援，三班頭工人也參加罷工隊伍，發電廠有立刻斷電的危險等消息後，他的臉色變得更蒼白了，只得再一次打電話到錢大鈞家裡，向吳開先報告。

這時，錢大鈞、吳開先等一班傢伙也正為這件事傷透了腦筋。

自從發生了“索夫團”事件以後，錢大鈞和吳開先一連接到了幾十個工會打來的緊急電話。這些單位向錢大鈞等提出警告說，如果不答應“上電”工人的要求，他們都將舉行同情罷工了。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里，上海文化、科學界一些進步人士也對使用武力鎮壓“上電”工人罷工的暴行提出了抗議，並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高唱假民主的丑行……

一連串的喪氣消息，象鐵錘一樣打在錢大鈞這一班傢伙身上，這時，他們得知“上電”工人聚集在偽社會局廣場請願的

消息后，越发坐立不安了。

就在錢大鈞滿面愁容走入宴会大厅，准备和劫收大員、友邦人士聚在一起，大开宴席的时候，电光突然閃了一下，室内变成一片漆黑，吓得这班家伙大声怪叫起来。

这是“法电”工人支援“上电”工人斗争的又一个行动。原来錢大鈞的住宅和伪社会局的用电，都是由“法电”供应的，但“法电”向来发电量不足，有一部分电是向楊树浦发电厂购买轉輸的。“上电”三班头工人参加罢工后，“法电”地下党领导同志和“上电”党組織研究一下，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乘此机会借口电流不足把錢大鈞住宅和伪社会局的用电拉掉，再給国民党反动派施加一些压力，看誰斗得过誰！

这下，錢大鈞、吳开先等反动头子，感到事态是越来越严重了，再拖下去，說不定“法电”也会来个“九日八夜”了。最后，无可奈何地只好承认失败了……

八

寒风一陣紧一陣地吹着，但吹不冷坚守在广场上那三千顆火热的心。他們忘記了疲勞，忘記了寒冷，也忘記了自己。集体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他們知道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各方面的支持，有了大伙的团结，胜利一定是属于他們的。

当他們看到伪社会局电灯突然全部熄灭时，每个人把口号喊得更响了，更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意义了。

不一会，張振远走下楼来了，对大家說：“現在奉錢市长命

令，釋放代表可以考慮，請派代表來談吧。”

請願領導核心小組和沈涵交換意見后，推出了步云等十人為臨時代表，跟張振遠談判。這次談判沒有什麼重大爭執，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急于要把事情了結，差不多全部條件都接受了。

“好，好！被捕代表馬上釋放，政府一定嚴懲兇手，所提十一項條件，春節后再着令資方進行談判，慰問受傷工友也立即進行。”張振遠答應了工人的條件以后說：“只有一點要請各位諒解，這就是立即恢復發電。另外，春節放假期間，發電機開值班工作人員，要照常工作，可千萬不能再生事故哇！”雙方代表簽好字后，張振遠說：“車子已經準備好了，請你們跟我一起去法院保釋代表吧！”

汽車很快地開到了看守所。

十九個代表擠在一間又臭又脏的牢房里已經兩天了。當他們看到階級弟兄在這樣的深夜來接他們的時候，每個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你們受苦了！”丁步云一步搶到代表們面前，興奮地說，“不過我們的鬥爭終於勝利了！”

“我們幾個人吃点苦算什麼，只要能為大家做點事，為大家謀福利，就是我們最大的幸福！”歐陽祖潤噙着淚水，激動地說。

大家登上汽車，向偽社會局疾馳。大家在車子上怀着又是激動，又是興奮的心情嚷開了：“弟兄們都說，‘天下工人是一家’，這話一點不假，只要我們大家團結起來，就可以來個天

翻地复!”“外国老板和国民党凶是凶,但只要我們坚决地跟他們上,他們就会被我們做服貼!”“国民党和美国佬使用各种花样想来破坏我們工会,結果我們的工会越来越强大了。‘索夫团’这出戏他們白演了,这叫自搬磚头自砸脚。”

汽車很快开到了伪社会局,电灯也在同一个时刻亮了。

請愿队伍看到代表們一个不缺地走下汽車时,都大声欢呼起来。廣場上頓时变成欢乐的海洋,大家热泪盈盈地把代表們高举起来。欢呼声和爆竹声响彻云霄。

最后,欧阳祖潤代表工会干部对大家說:“……我們的斗争是正义的,我們工人不能再做牛馬,不能再让美国佬和反动政府任意宰割,我們要繼續斗争!……这一次斗争証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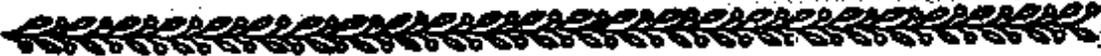
時間已經是深夜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規定晚上是要戒严的。这一晚,出現了一个奇特的戒严口令:“上电!”

工人們迈开步子回家,遇到站崗的反动軍队,只要說出“上电”这两个字,就可以通行无阻了。沈涵走在最后,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东方已經漸漸出現了曙光……

春节假期以后,全体复工,工会立即与美国資本家进行談判,解决以前提出的条件。談判經過了一个星期,于二月十二日簽訂了一項協議,即“第三次劳資爭議笔录”。关于开除职工的問題是这样解决的:第二批五人全部复工,第一批三人不能复工者,由社会局介紹职业,将来公司需人时优先录用;資方收回开除沈涵的成命,由沈涵自請辞职,但仍担任工会工作,

資方不得干涉；資方对职工进行奖励、处分和任免时，必須事先通知工会及其本人。罢工期內，工資照发。其他各种福利事項資方都答应了。显然，这次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工会經過这次斗争比以前更加强大和团结了。

九日八夜大罢工，給工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索夫团”事件，擦亮了工人的眼睛，使得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都清醒过来了。通过这次斗争，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党的組織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次斗争以后，一共发展了二十九个党员，丁步云、欧阳祖潤、葛小海等就是在这次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的。



果 实

“九日八夜”大罢工以后，“上电”工会筹委会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威信也更加高了。每一个职工也都深深感觉到了組織起来、团結起来就有力量这个真理，因此，紛紛提出希望赶快成立一个包括三个部門的統一的“上电”工会。

在“上电”党总支的领导下，立即开始了建立工会的筹备工作。

一个多月来，筹备工作进展得很順利，“上电”党总支在一次會議上，决定在四月十二日召开工会成立大会。“四·一二”是中国工人階級难忘的一天，是一个值得紀念的日子，党选择这天成立我們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正是向反动派进行一次有力的示威。党总支还仔細地研究了候选人条件、名单和选举办法，并且給伪社会局送去了要求批准登記的呈文，推选出欧阳祖潤、丁步云、張仲之、楊余根几个人去跟美国資本家和伪社会局打交道。

三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代表們在总办事处找到了副总裁費礼思。

欧阳祖潤一坐下便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发电厂、饋电处和办事处三处职工，决定成立一个統一的工会，打算在下一个

月十二日开成立大会。这天是星期五，因此，我們要求公司当天放假一天，星期五的工作，移到星期日补做。希望公司能給予工人便利。我們还特地邀請費禮思先生参加我們的成立大会。”

“來人！給先生們倒茶！”費禮思慢吞吞地喊了一声，然后閃动着两只眼珠，思索了一下說：“我們美国人最最讲究民主自由，成立工会是你們神圣的权利，我自然完全同意……”他頓了一頓，又說，“不过，最重要的是要你們政府当局同意……”

欧阳祖濶立即回答說：“这一方面的手續我們已經办好了。”

費禮思鼻子里哼了一声，說：“那很好，那很好。至于公司方面，一定支持你們。我批准星期五放假一天，工資照发；同时，公司借給你們三輛汽車，可以在开会那天全天使用；另外，我还捐助一百万元，作为你們开会用的經費……”

代表們事先估計到費禮思在“九日八夜”以后，尝到了中国工人的厉害，对成立工会是不大敢反对的，可是表現得这样慷慨，却有点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欧阳祖濶立刻和其他几个人低声商量起来。

費禮思吸了一口烟，又滔滔不絕地說道：“你們諸位的才干，我向来很欽佩。我深深地相信，工会成立以后，在諸位领导下，对增进美中友誼，一定会做出很大貢獻。讓我們消除过去的誤会和不愉快，携起手来，好好合作。”

四个代表这才完全明白，費禮思今天突然会变得这样慷慨，原来是想用小恩小惠来拉攏他們。大家低声地交換了意見后，决定来一个將計就計，叫美国老板偷鸡不着蝕把米。于

是欧阳祖潤就帶着譏諷的語調回答道：“副總裁先生！我們代表‘上電’職工謝謝公司的好意。今后，工會一定會為實現自己的宗旨而努力。”

代表們走后，在場擔任翻譯的公司人事科高級職員陶英杰馬上就對費禮思說：“副總裁先生，你怎麼能夠答應他們成立工會呢？他們有了正式工會，就正象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如虎添翼了！”

費禮思奸詐地笑了幾聲，說：“陶先生，如果一只老虎關在動物園的籠子里，那它長了十雙翅膀你說也有用嗎？”

陶英杰這個外國老板的忠實走狗，馬上就體會出了他主人的用意，說：“你的意思是要把他們拉過來？”

費禮思得意地說：“對。我們原來早就想把他們那個什麼工會籌備委員會搞掉的，可是那時我們腳跟沒有站穩，所以後來就不得不給他們占了不少便宜。現在看樣子不給他們成立工會是不行的了，何不賣一個順水人情，讓他們先成立，然後我們再把这个工會抓到我們手上来。”

陶英杰奉迎地笑着說：“副總裁先生的主意真高明！”

費禮思在屋子里得意地走了幾個來回后，又對恭恭敬敬站在一旁的陶英杰說：“最近我們領事館新來了一個勞工參贊，他是我們勞工問題專家，又在中美合作所待過，對付中國工人很有一套辦法，我還要請他出馬在旁邊幫幫忙。”

過了兩天，工籌會接到陶英杰轉來一封美國駐滬領事館的信，邀請工會派幾個代表去談談。大家看完信，都覺得奇怪：“我們組織工會跟美國領事館又有什麼關係？！”有名的大炮丁

步云一看完这封洋里洋气的信就恼火地说：“黄鼠狼给鸡拜年，还会有什么好事情？”

“不去！不去！”有几个人也跟着嚷了起来。

“不，去看看也好，我们去了就可以知道他们究竟玩一些什么鬼花样了。”沈涵说。

又过了两天，公司特地派了一部小汽车，把几个工筹会代表送到了美国领事馆。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会客厅里，一个矮矮胖胖的美国人很殷勤地招呼着大家。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佛莱敏，是美国领事馆的劳工参赞，也是中国工人的忠实朋友，我一向关心中国工人的利益，知道你们即将成立工会，而上海电力公司又是美国人的企业，因此今天特地请诸位来谈谈。”大家一进门，他就象留声机一样说起来。

欧阳祖润接嘴说：“我们很愿意听听参赞先生的高见。”

佛莱敏装出满脸笑容，说：“我们美国人非常愿意帮助诸位办工会，所以对诸位有一点小小的建议：我们希望你们今后多与我国的劳联、产联联系，我们美国办工会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供诸位参考。”

欧阳祖润故意装做不大懂的神情问道：“我们听说贵国的劳联、产联跟资本家合作得很好，是不是真的？”

佛莱敏说：“是呀，我们的劳联、产联跟资本家合作得很好，是事实。搞工会工作一定要和资本家紧密合作，互相配合，这对双方才会有好处。我研究工人运动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体会。”

张仲之附着欧阳祖润的耳朵低声地说：“这家伙话里有话

呢。”欧阳祖潤点点头。

佛莱敏继续说道：“我们美国人非常希望即将成立的‘上电’工会能和我国的劳联、产联一样，成为美国资本家的忠实助手。”

代表们相互看了一眼，会意地笑了一笑：这个家伙兜了半天圈子，终于摊牌了。可是谁都懒得跟这个特务讲什么大道理。一个个盯牢了他望着。佛莱敏看到大家都不说话，几双眼睛都对着他，弄得他很尴尬。房间里静默了好几分钟以后，他才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从书橱里拿出了一些宣传美国黄色工会的书刊、画报，送给几个代表，说这里面有不少珍贵的材料，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美国工会的情况。大家装做客气了一番，往口袋里一塞就站起来离开了。

在电梯上，丁步云说：“这样好的纸头印这些东西真可惜！”欧阳祖潤笑着说：“我看烧煤球炉子倒很能派用场呢。”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工筹会在报上登出了“上电”工会成立大会的启事，并且发出了请帖，请有关人士参加大会。公司也对外宣布：四月十二日停止营业一天。

但是，送到伪社会局的呈文到四月初还不見批下来，工会筹备会又派欧阳祖潤等几个代表去找吴开先。

欧阳祖潤一见到吴开先就问道：“我们有一个申请成立工会的呈文早就送上来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批示？”

吴开先故意想了好一会，然后阴阳怪气地说：“呈文？好

象有一个。不过，成立工会要市党部批准，大概已經送到市党部去了。”

代表們知道他是在耍花枪。丁步云說：“‘工会法規’里並沒有成立工会要經市党部批准这一条，为什么我們的呈文要送到市党部去呢？”

欧阳祖潤也接着說：“这不大可能吧，請你再想想看。”

吳开先給他們这样一追問，一时想不出什么話来搪塞，一两分钟以后，才无可奈何地說：“这两天事忙，或許我記錯了也說不定，我去找找看。”

他躲到办公室里呆了好半天才拿了一只公文夹子出来，装出非常抱歉的神气說：“呈文給秘书放錯了地方，所以一直沒有看到。”然后他打开呈文和附在一起的登記表，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好象一只餓狼在寻找食物一样地看过来，看过去，显然，他是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但他費了很大的勁，也找不出一点毛病。最后他摆出十足的官腔，問了好些問題，想难住代表們，可是欧阳祖潤他們对于吳开先会提哪些問題，都事先研究过了，所以对答如流，使吳开先一点漏洞也找不出来。

突然吳开先提高了嗓門，恶声恶气地問道：

“早一天也好，晚一天也好，为什么你們一定要在四月十二日开成立大会？”

“为什么早一天也好，晚一天也好，就是四月十二日这天不好呢？”大炮丁步云握紧拳头，臉孔繃得紧紧的，也立刻大声反問了一句。

吳开先臉漲得通紅，喊道：“我不同意这个日期。”

丁步云用更大的喉喘說道：“那請你說出理由來！”

吳開先呆住了。“四·一二”這個日子就像一把刀子一樣刺痛了他的心，但是他怎麼能夠把這個理由公開講出來呢？一悶棍把他打啞了。他的臉變得更加紅，太陽穴上的青筋突出得更加明顯。

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吳局長，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公司方面也已經同意，又登了報，再要更改日期，太不方便了。”歐陽祖潤為了緩和空氣，把語氣故意放得特別委婉地說。

“美國人都同意了，為啥中國政府反倒不同意呢？”張仲之還趁機挖苦了他一下。

吳開先知道再要硬反對，只會引起更多的麻煩，何況美國人也同意了，還有什麼說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說：“算了，算了，我也沒有這麼多時間和你們爭論。”但是他立刻又板起臉裝模作樣地說：“下次有什麼事情，應該早點報告社會局……還有……嗯……會議盡量開得簡單些，最好是開代表會議……其他單位的代表少請幾個……”

代表們知道他是在給自己找話下台，反正答應就算了，誰還聽他這一套。

四月十二日終於到了，雖然大會要到十點鐘才開始，但是在七八點鐘就有不少工人趕到了四馬路天蟾舞台會場。大家都穿了一身整齊乾淨的衣服，喜氣洋洋、精神抖擻。九點半還沒有到，“上電”二千六百多工人就全都進了會場。

十點正，大會主席沈涵宣布大會開始，頓時，全場響起了

雷鳴般的掌聲。不少老工人，想到過去要成立工會，都因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政府的破壞阻撓，沒有成功，今天終於有了自己的工會，個個都激動得流下了熱淚。坐在主席台上的偽總工會主席周學湘，偽社會局科長徐霖等這些反動傢伙，也不得不有氣無力地跟着拍手，就連那個代表費禮思出席會議的公司經理亨特，也拍了几下。

選舉過程很順利，全體投好票以後，邀請“法電”等幾個兄弟工會代表當場開票，即刻宣布結果。由於黨組織在準備期間在群眾當中進行了充分的醞釀，工人們對哪些人能真正替他們做事，都認識得很清楚；所以在當選的十二個理監事中，有四個共產黨員，四個積極分子，還有四個只是一般的國民黨員。進步力量占了絕對優勢。

下午進行大會致辭的時候，亨特也上台囁蘇了幾句，說：“今後工會應該和資方合作，但是，也要體諒資方的困難，因為正象我們美國成語所說：‘石子里是榨不出油來的’。”話剛說完，會場里便響起了一片譏諷的笑聲，亨特弄得很沒趣，只得灰溜溜地走下台去。

大會開了雖然將近一整天，但是工人們一點也不覺得累，越開越興奮，越開勁頭越足。散會後，他們迎着拂面的春風回家，每個人的心裡都是熱呼呼的，好象有什麼東西注進了他們的血液，使他們渾身增添了不少力氣。

從這天起，“上電”二千多名職工都是上海第四區電力產業工會的會員了。他們在自己工會的領導下，將會更加團結，更加進步，更加勇敢地向前邁進！



談判桌上

民主工会成立以后，一到工余休息的时候，发电厂的工人不管有事没事，都欢喜到工会办公室走走。小小一間房間，經常挤滿了人，充滿了欢乐融洽的气氛。

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十几个工人拥在工会办公室里和工会干部們談天。里銅匠間的老蔡說：“工会成立后，替我們爭来的福利真不少啊，最近办了子弟小学，我們家里的孩子也能上学讀書了，沒有工会去向美国佬爭，学校哪里办得成功？不过，我总觉得眼前有一件大事工会應該赶快去找外国人办交涉，越快解决越好！”

工会理事沈翔声推了推眼鏡，問道：“什么大事呀？”

“我們要美国佬发一套工作服穿。沒有工作服，干活时最容易出事故了。”蔡师傅說。

他这样一提，其他的人都齐声贊成。出灰部的一个老师傅說：“曹老三要是穿了工作服，也不会燒得那样惨，連一块好肉都沒有了！”

曹老三是不久前在出灰时給炉灰燙死的。美国老板賺去了中国人多少錢，可是对安全設備却毫不重視，連工作服也不发。曹老三出灰时穿的是自己的一件破得不能再穿的破汗衫，

結果給爐子里噴出來的爐灰燙死了。大家一想到這個死得這樣悲慘的弟兄，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沈翔聲激動地說：“蔡師傅的意見非常對，這個星期六我們去開勞資會議的時候，一定把大家的要求提出來。”

工會要在勞資會議上提哪些問題，工會黨組事先都要一一研究過。在這一次的黨組會上，沈翔聲把工人要求發工作服的事情提了出來，大家都覺得的確應該趕快解決這個問題，並且要沈翔聲警惕美國佬在這個問題上會玩什麼鬼花樣。

星期六，沈翔聲和工會的幾個理事、干事來到了總辦事處的會議室。剛一坐定，他就提出了工作服的事情。

資方代表人事科長羅根，開始時漫不經心地聽着他的爪牙陶英杰把工會代表的話翻給他聽，聽到後來，他的象糊猴一樣的面孔漸漸發紅了，煙斗抽個不停，等到沈翔聲講完，他立刻故作鎮靜地說：“這件事情很大，一個人發一套工作服，需要很大一筆錢，而公司呢……”他聳聳肩膀，兩手一攤說，“不瞞諸位說，公司經濟很困難，十分困難。”

幾個代表交換了一下眼色，沈翔聲說道：“公司經濟困難不困難，我們想羅根先生自然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但是工作服关系到全廠工人的生命安全，我們希望公司能接受這個要求。”

羅根原來是外國巡捕房里的一名偵探頭子，人非常陰險，他知道當場就拒絕工會代表的要求反而会暴露自己的面目，于是他一連強調了許多困難以後，看了看手表說：“讓公司再研究研究，下次再談吧。”

过了一个星期，沈翔声在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可是罗根翻翻眼睛，又是耸耸肩膀，两手一摊，说：“我和经理说过了，经理说这件事他也不能做主，要请示霍必根斯总裁。”

沈翔声严肃地说：“工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答复，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拖下去？”罗根听了陶英杰的翻译后，他的脸上浮出一丝冷笑，“不，不，这不是什么拖的问题，我们美国人做事一向就非常讲究实际。”

大炮丁步云，看到罗根这副阴阳怪气的神气，不禁怒火上升，跳起来就想“开炮”，坐在他旁边的发电厂分会的干事沈宝善暗地里拉了他一把，他才比较克制地说：“罗根先生，你推三推四，这不是拖是什么？”

罗根两只眼睛直盯着天花板呆望，一面不停地抽烟斗，沉默了将近五分钟左右，他才慢吞吞地回答道：“我当把这个情况转告经理，请他从速解决。”说着他又看看手表，说，“今天的会到此结束吧。”

在工会的党组会上，沈翔声把这两次谈判的经过向大家作了汇报。

沈涵说：“我们对劳资会议不能寄托很大的希望。在这种会议上我们可以替工人争来一些福利，解决一些问题，这对提高工会的威信，团结群众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更应该通过劳资会议这种合法的斗争形式，向工人们揭露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过去我们定期把劳资会议的开会经过在工会刊物上或者口头告诉工人们，这种方

法非常好，可以让工人们看清美国资本家究竟有多少诚意替我们解决福利问题。这对群众是很好的教育。”

沈翔声点点头说：“美国资本家有几分诚意，现在许多工人都看得很清楚了。小的问题，象工会办公室修一把椅子，图书馆借一只书橱，公司答应得都很爽快；稍微大一点的事情，就拼命拖，例如调整不合理的底薪，这个要求拖到现在还一直没有答复，还有这一次的工作服问题……”

沈涵说：“资本家是有阴谋的，他们想用拖的方法使我们工会的威信受到影响。我们可不能跟他们磨，这一回我们一定要争取速战速决，教训他们一下！”

又是星期六了。罗根一走进会议室，就很有礼貌地向大家问好，但是等到一坐下来就皱起眉头，开口说：“请原谅，工作服问题实在很难解决，今天我们换个题目谈吧。”

他话刚一说完，电话铃就响了。陶英杰接了电话，把话筒交给沈翔声。

“是哪一个？啊，是炉子间的总组长。你问工作服的事情吗？公司不肯发。”沈翔声说到这里，有意向陶英杰瞟了一眼。“什么，你说公司不答应，就要罢……”沈翔声露出有点吃惊的神情，把声音放低下来。但是这些话陶英杰已经都听得清清楚楚了，他马上翻译给罗根听。

罗根和他紧张地嘀咕了几句，他就对刚放下电话的沈翔声说：“我们并没有给你们最后答复呀，你怎么好说公司不肯发呢？”

沈翔声惊讶地说：“刚才罗根先生不是亲口说实在很难解

决嗎？这不是不肯发是什么？”

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陶英杰去听电话，是工人打给公司代表的。“我们是发电厂的工人，如果你们再不答应发工作服，我们就要拉电了！”陶英杰拿着话筒不知道怎样答复才好，尴尬地支吾着，电话一下就挂断了。他刚想走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但一连又来了好几个电话，讲的都是那样几句话：“不发工作服，我们就要‘摆平’了！”“不答应，就拉电！”陶英杰一面听电话，一面直流汗。

沈翔声等了好一会，看到没有人再打电话来以后，看了看手表，对罗根说：“今天的会到此结束吧。”说着，几个代表都打算站起身来。

罗根慌了，连忙说：“时间还早，再谈谈，再谈谈。”

沈翔声冷冷地说：“既然工作服的问题很难解决，还有什么好谈的？”

罗根向陶英杰使了个眼色，陶英杰马上打圆场说：“让公司再研究研究，也许从公司经营费当中可以拨一部分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沈翔声说：“如果能这样，那当然再好也没有了，请罗根先生签字吧！”

罗根慌张地摆摆手说：“这我可不能做主，还要公司经理批准。”

丁步云冷笑了一声说：“你不能做主，怎么能代表公司谈判呢？”

罗根给问得哑口无言，向陶英杰做了一个手势，陶英杰又

解圍說：“下一次會議上，保證給諸位一個滿意的答复。”

羅根搶着接上去說：“對，對，下一次會議上一定有回音。不過，我希望在這一星期當中，發電廠不要發生什麼會使勞資雙方都感到不愉快的事情。”

一個星期以後，羅根終於代表資方在協議書上乖乖地簽了字：每個工人每年由公司發給一套工作服。

工人們聽到這個消息都紛紛議論說：“美國佬真是蠟燭，不點不亮。”“胡桃里的肉不敲不出來。”

那個蔡師傅眯着眼睛笑着說：“你們還記得亨特在工會成立大會上說的話嗎？‘石子里是榨不出油來的。’我看，只要我們工人齊心，石子里照样可以榨出油來。”

從這一次以後，通過工會代表的鬥爭，又陸續解決了一些問題，象三班頭工人每月增加七天工資，給職工一定的假期等等。但也有不少重大的問題資方還是一拖再拖，不肯讓步。

勞資會議上得到解決的一些生活福利問題，對於美國老板來說，反正是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他們只不過覺得有點肉痛而已；但民主工會的力量越來越大，工人們有工會撐腰，對美國佬越來越不買帳，這叫他們感到說不出的害怕。他們去找吳開先密商了好幾次，吳開先就把特務頭子范才驥派到“上電”工會來，本來想叫他做指導員，工會不同意，結果改成了顧問的名義。這個顧問的任務，表面上是調解勞資糾紛，實際上是在暗地里陰謀搗亂，幫美國佬的忙。除此以外，美國老板又嫌羅根還不夠凶，換了一個比羅根厲害的人來當談判代表，同范才驥搭檔。

新換的这个家伙叫强潑，原来是美国联邦調查局的特务，抗日战争时，他一直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做特务头子。

这两个坏蛋参加劳資會議以后，工会提出来的要求，不管大的小的，就全都很难解决了。斗争也更复杂了。

一九四七年春天，上海的物价一天漲几次，伪法币愈来愈不值錢，工人们靠那么一点可怜的工資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工会代表根据工人的意見，在劳資會議上提出要公司借給每人六万元。

强潑一听要借錢，立刻板下滿臉橫肉的面孔，說：“公司哪有多余的錢借給工人！”

沈翔声說：“难道我們能眼看着几千个工人的家屬餓死嗎？”

强潑的臉上还是那副僵尸一样的表情，他又冷冰冰地重复了一句：“請你注意，公司沒有多余的錢借給工人。”

“但是据我們了解，公司最近营业情况非常好。”張仲之有意揭穿他一下。

强潑用生硬的腔調說：“我比你們清楚，公司沒有这笔款子可以借給工人。”

代表們看到强潑的态度这样死硬都很气愤，几个人发言都指出公司是有錢存心不肯借。强潑一听工会对公司的財政状况非常熟悉，知道用这个理由抵擋不住了，就索性拉下臉皮說：“公司的事工会不能过問。不借就是不借，……你們政府有命令。”

范才駁听他这么一說，不禁慌張起来，暗暗叫苦：糟了，糟

了，这句话怎么可以对工会代表公开讲呀，强潑先生你的嘴巴未免太快了。原来不准借錢是吳开先私下告訴美国人的伪社会局的密令，是不能让工会知道的。他連連向强潑使了好几个眼色。强潑却光看到几个工会代表被他这样一說都不作声了，觉得自己这句话很有效力，因此非常得意，一点也沒有注意到范才駿的暗示。

但是，隔了沒有多久，丁步云发言了：“政府这个命令，我們工会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請你拿出来給我們看看。”

强潑抬头一看是丁步云，他从陶英杰那里知道这个人不大好对付，一听他这样說，他才想到剛才自己脫口而出的一句话，引起麻煩了。可是已經讲出来的話又縮不回去。他只得硬着头皮說：“难道我会說謊嗎？”

工会代表知道强潑拿不出命令来，沈翔声便說：“强潑先生，如果沒有看到命令，我們很难相信，我們政府会这样对待工人的合理要求的。”

强潑滿臉通紅，直着嗓子說：“不行，我不能拿給你們看！”

丁步云憋不住了，把椅子向后一推，站起来也大声說道：“你不拿給我們看，我們就无法相信真的有这道命令。”

强潑显得很狼狽，索性耍起无賴来，就咬紧了牙，一个字一个字頓着說：“那你們的意思是认为我在說謊啦？”

“你拿不出命令，我們自然认为你在說謊。”丁步云紧跟着說。

强潑正愁下不了台，現在听丁步云說他說謊，就用力拍了一下台子，蛮橫地說：“你侮辱我的人格！”

工会代表倒沒有料到强潑会耍这种流氓态度，但是轉念一想，对方开始恫吓我們，那就是說他更心虛了，因此准备和他斗到底。

坐在一旁的范才駁，一看强潑干脆放下臉来，心里象火燒一样急，愈加埋怨强潑太不聪明了，事情鬧大，对我們只有不利。他正在苦苦思索怎样挽回这种局勢，只听见丁步云的响亮的喉嚨說道：“我們只要看命令，如果强潑先生拒絕的話，那就說明根本沒有什麼命令。”

强潑站起身来，推开椅子，拾起皮包，盯住丁步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象发狂一样一面拍台子一面吼道：“你侮辱我，侮辱美国公民，我要去控告你們！”

丁步云也用力地拍了几下台子，大声地說：“你伪造中国政府的法令，我們也要去控告你！”

范才駁这时更惊慌了，他想公开帮美国佬，又怕自己的假面具當場拆穿，以后这个角色就很难再扮下去，可是不出来帮，眼看着风波越来越大，美国主子这样硬下去，主动权就完全給工会抓过去了，他就只好站起来装做向双方調解地說：“有話可以好好讲，不要动感情。”他又轉身用討好的語气对强潑說：“請坐下来，强潑先生，再商量商量。”

强潑正在火头上，也不顾这个伙伴了，根本理也不理他，拎着皮包便奔出了會議室，范才駁想上前拉也拉不住。

这边，几个工会代表看到强潑跑掉，馬上圍住范才駁，气冲冲地說：“强潑明明是伪造我們政府的法令，做賊心虛，反而要控告我們，范顧問，你說美国人讲不讲理？”

缺页

張了一張，回來說：“机关枪的枪口就对着我們哩！”

一个老工人对他說：“不要怕，国民党張牙舞爪，是吓吓我們的。他們不敢开枪，‘九日八夜’大罢工的时候，国民党的馬队在这里冲过我們，結果还是我們贏了。”

欧阳祖潤也是乘搬場卡車离开发电厂的，半路上他下了車，赶到党的地下机关向沈涵汇报了这个情况。

沈涵听完汇报，严正地批評道：“你們完全違反了昨天晚上的决定，这个錯誤是极其严重的。我不是再三指出，今天走‘九日八夜’的老路是不行的了！”

欧阳祖潤說：“群众的情緒实在太高了。”

沈涵說：“群众情緒高，这是好事，但不一定就非要采取請愿的方式，这一点昨天晚上不是討論得很清楚嗎！”他說到這里，拍拍欧阳祖潤的肩膊說，“責任問題我們以后再說，目前群众既然已經到社会局去了，那我們應該怎么办？难道我們再动员他們回去嗎？不，如果这样做那又錯了。群众已經行动起来，再叫他們收兵，那就会挫伤他們的斗志。因此我們應該积极领导他們把这个斗争坚持下去，不达到目的决不能草率收兵。敌人最近很注意我的行动，我不能赶到現場去。这样吧，我和沈鴻春两人在这里組織一个临时指揮部，你每隔一两个小时用電話和我們联系一次。”

在欧阳祖潤要离开的时候，沈涵又关切地对他說：“你的行动敌人也很注意，在現場上要依靠群众的掩护，設法隱蔽起来。还有，汪宏兴的思想情緒不大对头，你要多帮助他。”

欧阳祖潤赶到伪社会局广场不久，“法电”和“英电”几个

缺页

的怒火，胸膛挺得更加高了。大伙都捏紧了拳头，表示：“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今天不放人就今天不回去，明天不放人就明天不回去，什么时候放人什么时候才回去！”

夜色越来越浓，场子里本来已经混进了一批特务，现在混进来的特务更多了。他们都是从伪社会局的便门进来的，所以没有被广场外面的工人察觉发觉。这批特务好象泥鳅一样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散布恐怖空气，一下说护工队已经出发了，一下又说就要到了。工人们听了都很气愤，但是天黑人多，也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人说的。有时看见几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在面前走过，想去看个清楚，可是一转眼那几个鬼影子就不见了。

汪宏兴又找到欧阳祖润，对他說：“我看今天晚上一定要大流血，我坚决主张立刻撤退。”他又有意加了一句，“连不少工人也动摇了。”

欧阳祖润說：“怎么可以撤退？临时指挥部的决定你难道能不遵守嗎？”

汪宏兴愤愤地說：“不撤退的话，如果工人们打死打伤了，我可不负责。”

欧阳祖润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半了，他又去打电话给沈涵，沈涵问他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动摇了。欧阳祖润回答不出来，只得含糊糊地說大概百分之三十不到。

沈涵說：“如果有一半人动摇，我们才能考虑收兵。但是既然绝大多数的人要坚持，那就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汪宏兴根本不理睬党組織的决定，擅自召集了其他几个党組成員和理事会里的党员，开了个会，对他们說由于情况紧急，他主張撤退，而对上級党领导的指示一字不提。那几个人听了汪宏兴的建議，一时都沒有明确的表示意見。隔了一会，胡世彬才說：“召集理监事們共同商量一下吧！”

在这个临时召集的理监事会上，汪宏兴把撤退的理由讲了一遍后，大家都为之一怔，有个理事說：“人还没有放出来，怎么能够散掉？工人們不会答应的！”

汪宏兴說：“可是护工队要来打呀！”

这个理事严肃地說：“还没有看到护工队的影子，我們就要散掉，真是胆子太小了；而且工人們斗志很高，都不怕护工队。”

又有一个理事說：“工人們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散的。”

汪宏兴焦躁地說：“没有时间再討論这个問題了。工人們不肯走，我求說服他們。”

話一說完，他便跳上那部空卡車，使勁叫大家靜下来，大声說道：“工会理事会得到消息，等一会会有护工队来打我們，为了避免发生不幸，理事会决定大家立即撤退。”

汪宏兴的話使大家吃了一惊。他們虽然已經听到許多关于护工队要来打的謠言，可是并没有想到要撤退。

許多人都哄了起来，說：“我們不答应散！”“我們不怕打！”“不放人我們坚决不走！”

胡世彬看到汪宏兴的話不起作用，他也跳上卡車动员大家撤退。可是尽管他讲了又讲，大家还是不肯散。

胡世彬向汪宏兴望望，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汪宏兴低声对他說：“还是找欧阳来讲一讲吧，工人們都听他的話。”

欧阳祖潤把沈涵的話傳達以后，已經又隱蔽起来了。汪宏兴找到他說工会理事会决定撤退，工人不答应，要他去說服工人。欧阳祖潤听說工会理事会全都同意散，他思想也乱了，沒有再作仔細考虑，从人群中跳上了卡車。

工人們一見到欧阳祖潤，还以为他一定是来鼓励他們坚持下去的，个个都用兴奋的眼光盯着他看着，可是欧阳祖潤一开口也是劝大家先回去。大家心里好象灌上鉛块似地突然沉下来。不少人难过得低下了头。

一个总組长憋了好半天才費勁地吐出了两个字：“走吧！”話剛出口眼泪就流了下来。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工人，激昂地說：“不能哭。我們走也要走得有气魄，不要叫国民党宪兵警察笑話我們！”

給他这一說，許多人都把头抬起来了。大家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迈着有力的脚步离开了伪社会局。

時間已經是晚上十点钟了。

沈涵在临时指揮部里正焦急地等候欧阳祖潤的電話。他心里非常担心，不知道汪宏兴他們会不会再一次地違反党組織的决定，又不知道廣場上情况究竟怎样了。

忽然，門开了，沈翔声一脚踏了进来。屋子里的两个人都又惊又喜地迎上去，問道：“你怎么来啦？”

沈翔声說：“散了！”

“什么？散了！”沈涵担心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不禁

連声說，“糟糕！糟糕！这一下我們的損失就会更大了！”

沈翔声把事情的始末汇报完以后，沈涵就严肃地說：“我再三对欧阳交代，群众能坚持下去，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們已經占領了陣地，决不能輕易地让給敌人。可是汪宏兴他們却不服从党組織的决定，让敌人把主动权夺过去了。群众不散，敌人是没有什么办法想的，坚持下去一定会坚持出一个結果来！現在呢，你看，敌人馬上就会开始一个大規模的迫害。群众散了，工会也完了。敌人的文章会一步步地做下去。”

房間里靜寂了一会，沈鴻春站起来說：“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有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訓。”

“是有不少教訓，”沈涵說，“不應該請愿，偏偏要同意群众請愿；既然到了社会局，群众要坚持，偏偏又硬劝大家回去。汪宏兴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組的負責人，对于党的决定和指示，先是阳奉阴違，后来干脆就对抗了，他應該負最主要的責任。当然其他个别党员同志不坚定，也要負責。我們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离开了党的正确路綫，斗争就一定会受挫折，一定会遭到損失。”

接着，他們立刻开始研究怎样对付敌人即将开始的迫害，和下一步的斗争方法。

沈鴻春說：“已經暴露了的同志應該全部撤退。”

沈涵說：“对，第一綫的同志全部要撤退，被捕的同志要尽一切力量援救。”他考虑了一下，跟着又有力地說，“現在要把原来放在第二綫的同志，推到第一綫上来战斗了。特别是王孝和，他条件最好，敌人一向以为他是老好人，而群众也非常

信任他，我們要他站出來！”

這一晚，在這間小樓上，燈光通夜未熄。他們幾個人詳細地研究了今后的戰鬥計劃。決定在敵人的高壓手段下面，加強基層工作，把總組和小組掌握到我們手裡。此外，為了對敵人展開“攻心”的戰鬥，對群眾宣傳政策，打算特地成立一個宣傳支部，專門進行印發宣傳品的工作。

黨組織的判斷完全成了事實，敵人的大規模迫害馬上就开始了。

當晚，大批特務等在許多工會幹部和積極分子的家里，有些人思想麻痺，回家去住，一走進門就被逮捕了。但是大多數人根據黨的通知，沒有回家，躲開了敵人的魔掌。

第二天，上海的幾個國民黨特務頭子都發出了瘋狗一樣的叫囂。偽警察局長俞叔平無恥地捏造說什麼在富通印刷所捕獲共產黨二十多人，在張仲之、吳可文等人身上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破壞上海電力公司造成全上海恐怖局面的密令。偽市長吳國楨和偽警備司令部司令宣鈇吾聯合發出了布告，居然恬不知恥地說：“共黨企圖破壞電力公司的陰謀已經粉碎。”並且下令通緝歐陽祖潤等十六人。吳開先也猙獰地威脅工人不要再受“共黨”利用，限令工會宣布立刻复工。

美國資本家看到他們一向痛恨的、礙手礙腳的工會終於給國民黨搞掉了，心中高興極了。第二天上午，沒有被通緝的工會理事去見經理亨特，希望公司能保障全體職工的安全和職業，亨特把頭抬得高高的，委理不理地冷笑着說：“這是你們政府和職工的事，和我們公司無關。”等到工會理事們一走，他

馬上下命令把被捕的和被通緝的职工全部开除。吳开先为了討好美国老板,索性同意今后公司可以无条件地开除职工。

工人们想再举行罢工来对抗敌人的暴行,但国民党反动派在厂里厂外布置了许多武装军警,特务们在厂里到处活动,监视工人,加上原来工会理事会里的党员都撤退了,缺乏领导,罢工没有能够发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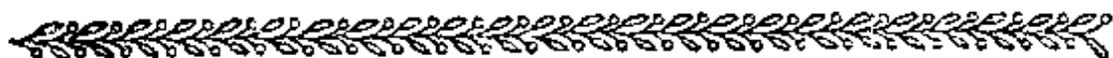
只过了两天,发电厂里就完全变样了。原来从早到晚坐满工人的工会办公室,现在大门紧闭,锁着一把大铁锁,显得冷冷清清。工会布告栏里公布了一张伪社会局解散原来工会的训令,并宣布成立所谓“整理委员会”,由特务头子范才驥任指导员,特务万一、林本担任工会秘书。在二十五名“整理委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特务工贼,象朱廉棠、盛约翰这批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也知道工人们是讨厌这些人的,为了混淆工人群众的视线,所以故意在委员名单里放进少数几个在群众当中有威信、而又认为容易受他们控制的老好人。王孝和就是其中的一个。

又过了两天,在厂里的几个重要过道的墙上,忽然出现了一些油印的民主工会的告别信。在这封信里,说明了“富通事件”的真相,揭露了敌人借“富通事件”打击“上电”工会的阴谋,并且希望大家发扬战斗传统,继续进行新的斗争。在信的最后,用热情的字句和大家暂时告别,说民主工会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这封信象一道强烈的光芒,透过重重的愁云惨雾,照射到发电厂工人的心坎上。

許多工人都怀着无限的信心，相信民主工会不久就会回来，范才驥、万一那批牛鬼蛇神是待不长久的。有些积极分子知道这封信是地下党发出来的，这就证明了党并没有离开大家，它在继续领导大家战斗。一想到党还在身边，大家身上都充满力量。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面上的草好象是看不到了，但是它们的根深深地扎在地底下，有一天春风一吹，大地将又会是一片绿色！



反 击

早晨，天空灰僕僕的，沒有一絲風。虽然已經是十月里了，可还是那么悶人，毫无一点新秋的气息。发电厂的大烟囱，懶洋洋地冒着濃烟，烟柱一直向上升去，越向上越慢，象剛下夜班的工人一样沒勁。

王孝和这天也是夜班，他走出厂門以后，騎着自行車，装做向家里走，可是到了离家里不远的地方，回头一看，見后面沒有人跟踪，就立刻飞快地弯进一条小馬路，兜了几个圈子，到了沈鴻春那里。

他每一次到沈鴻春那里去了回来以后，身上都好象增添了无限新的力量，眼睛也好象看得更加开闊了。上級党領導对他的信任使他万分激动，对他的一再鼓励使他感到說不出的温暖。十几天以前，他听到沈鴻春代表党組織通知他，要他勇敢地走到第一綫去，將計就計地担任整理委員，和敌人直接交鋒，当时他心里就充滿了这种感觉。今天沈鴻春把上級党組織最近的斗争計劃向他传达以后，他更加觉得兴奋了。

虽然他做了一个夜班，通宵沒有睡，一个上午又和沈鴻春

談了好几个钟头,但是他一点也不覺得疲倦,回到家里,急匆匆地吃了几口飯,用冷水洗了个臉,就立刻出去忙着找自己支部里的同志研究怎样进行这一場新的斗争。

两天以后,在下午三点钟光景,整理委员会秘书、小特务头子万一,头发梳得精光,衣裳笔挺,站在工会办公室門口,装出一副笑脸,对刚下早班的工人連声打着招呼:“老师傅,辛苦啦,到工会里来坐会儿吧!”但是工人们埋着头,加快了脚步,誰也不理他。还有一个老工人低声嘀咕說:“什么人到你們的‘殯仪館’里去什么人就要触尽霉头。”这家伙覺得沒趣,只好綑着臉縮回办公室去,呆呆地坐在办公桌上,直看到王孝和走进来,才又重新堆下笑容,站起来說:

“孝和兄,我正有事找你。”

“什么事?”王孝和問。

万一故意湊近些放低喉嚨說:“上午范先生打电话來說,昨天老工会干部的家屬派人來要求我們发救济費的事,我們沒有答应做得完全对,范先生还特別要我們注意,可能有共产党在背后煽动。”

王孝和装出有点惊奇的样子說:“共产党煽动?这不大可能吧!这些家屬生活困难完全是事实呀!”

正在这时候,忽然朱廉棠急匆匆地奔进来,后面紧跟着盛約翰。两人同时喊着:“万先生……”

万一向他們瞪了一眼,說:“什么事这样急,有話一个一个讲。老朱,你先讲。”

朱廉棠气喘喘地說,他剛走到厂門口就被二三十个女的

包圍住了，她們口口声声要他发救济費，盛約翰走过，也被她們圍牢。两个人好不容易才脱身跑进来。

朱廉棠的話还没有說完，一群鬧鬧嚷嚷的妇女已經冲进了工会办公室。王孝和閃开身子，让她們直朝万一扑过去。

万一一边伸出手臂想拦住她們，一边大声叫着：“你們来干什么！昨天我們不是已經讲过了，老工会里的人都有政治嫌疑，我們不能援助。”

他話剛一說完，大家的叫嚷声更高了，其中沈翔声的妻子冲着万一的臉說：“我們不懂什么政治嫌疑不政治嫌疑，我的男人在工会里替大家办事，現在人都不見了，家里沒錢开伙仓，不找工会找啥人！”跟着她的声音，許多家屬都喊：“对，不找工会找啥人！”

接着，一个中年妇女从人群中挤过去指着躲在万一背后的朱廉棠，指牢他的鼻子，叫着他的綽号說：“‘黄包車’，你过去同我的男人同事，我男人現在不見了，你倒篤定当上委員，坐上太师椅，死人不管了。”其他家屬也紛紛說：“‘黄包車’，你也是老工会的人，你怎么能不管？……”

朱廉棠給她們讲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拚命向万一后面的牆角里縮。万一見家屬来勢汹汹，不吃硬的，便換了一副嘴臉，拉长了喉嚨喊：“不要吵，不要吵，有話慢慢商量。”

“还要慢慢商量，人都快要餓死了。”一个白发蒼蒼的老婆婆，牽着小孙子，一边流泪一边訴說，“我真命苦，就这一个儿子，現在人沒有了，老的小的都沒人管了，你們还我儿子来！”她說着就向万一逼过来。

万一回过头去看了朱廉棠一眼，朱廉棠知道不能不出来讲几句好话，于是摸摸自己的秃头，硬着头皮说：“大家生活困难，我们也很同情，只是上面这样规定，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不是不管，实在是没法管呀！……”

“什么叫没法管？‘黄包车’，你是想推卸责任！”沈翔声的妻子马上反驳了他一句。

这时，工会办公室里，大人叫嚷，孩子啼哭，声音愈来愈响，办公室外面也聚集拢来很多工人，一个个在纷纷议论：

“老工会干部的家属生活有困难，整理委员会不肯救济，真是太岂有此理了！”

“‘黄包车’心肠真狠，他也是老工会的人呀！”

大家一提到老工会，话更多了。

“大家看看身上的工作服吧！没有民主工会，美国老板肯发吗？”

“对啊，不是民主工会，我们三班头工人每月能多领这几天工资吗？夜班能吃到热呼呼的点心吗？”

“……”

鲁根祥乘机在人群里对周围的人说：“老工会干部的家属生活有困难，整理委员会不管，我们工人自己管！他们为了我们有的在吃官司，有的被逼得在外头流亡，我们不能看着他们的家属挨饿！”

“对，我们管！我捐两万块。”一个总组长带头喊道。

“我捐三万块。”另一个老工人接着大声说。

“我捐……”

工人一个个不停叫捐款的声音送到办公室里，朱廉棠听见后直急得团团转。他想要万一出面阻止，可是向四周一看，却找不到万一的人影子。原来这家伙趁大家乱哄哄的时候已经溜掉了。朱廉棠只看到盛约翰被挤在墙角里，伸长了脖子叫：“不许捐！不许捐！”

朱廉棠正没法应付这个局面，他看到一直站在写字台旁边、神色现得很为难的王孝和，就低声问他：“你看怎么办？”王孝和皱皱眉头也低声说：“老朱，事情倒有点难办，我们不发救济费，工人自己捐钱，我们怎么好禁止呢？”

“但是事情闹大了，哪一个担负得起这个责任啊？”朱廉棠急得直搔头皮说。王孝和正想答话，忽然听到一个严厉的声音响亮地说：“我们自己的钞票，哪一个讲不许捐？说呀，哪一个讲不许捐？”随着声音看去，只见一个忿怒的老工人，眼睛瞪着盛约翰，而盛约翰则涨红了脸，站在门口，本来伸出去打算做手势禁止大家捐款的一条胳膊，现在举在半空中也放不下来了。王孝和对朱廉棠说：“老朱，我看今天不答应大家的请求是不行了。”

朱廉棠正在犹豫，本来在外面的鲁根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的旁边，对他说道：“朱师傅，你是老工会里的人，你也捐几个吧！”

还有一个老工人也跟着说：“别人好不捐，朱师傅是不会不捐的。”

朱廉棠听他们这么一说，又见许多工人都在掏钱，觉得自己在这种场合不装装好人是不行了，只好装得很慷慨地回答

說：“我朱某一向讲义气，工会救济的确不便，可是私人捐款，兄弟决不推脱，我捐……”他頓了一下，眼睛向上翻了一翻說，“我捐十万元。”

盛約翰看到朱廉棠居然也答应捐錢，心想你这个“黄包車”会討好工人，我不能让你跑在前面，就气鼓鼓地大声宣布：“我对各位家属也非常同情，我捐十二万！”說完向朱廉棠瞪瞪眼睛，朱廉棠避开了他的目光，看着王孝和劝家属們回去。

万一等到家屬和工人都散了，才悄悄地回到工会办公室来。他把房門推上后立刻气汹汹地責問道：“什么人叫你們捐錢給共产党家屬的？你們在范先生面前敢負这个責任？”朱廉棠和盛約翰都吓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还是王孝和替他們解了圍：“老朱本来要請示你的，不过你正好走开了，工人們逼上來，不捐一点收不了場。”

万一因为自己在紧要关头悄悄溜掉，心里也很虛，又見生米已成熟飯，只好見風轉舵，咬紧牙关說：“算了，算了，隨你們的便吧！”接着他想了一下，又說：“不过，送錢是不行的，范先生知道了我吃不消。”

王孝和見万一松了口，便說道：“我看这样吧，我們不送現錢，用大家捐的錢去买米和煤球送給那些家屬，你們看好不好？”

万一只好点点头。于是从今以后捐錢便成为合法的事情。工人們每到領工錢时，就捐出一些錢交給小組长总組长。大家捐一次錢都要罵一陣国民党反动派，并且想起民主工会来。

二

時間过得真快，又是一九四七年年底了。三个月来，发电厂表面上看来，好象成了反动派的天下，特务工贼霸占了工会的领导权。万一、朱廉棠这几个家伙，坐着美国资本家撥給他們专用的小汽車进进出出，一天到晚花天酒地；护工队也拼拼凑凑地宣告成立了，万一亲自担任大队长。一些小特务小流氓，到处钻来钻去，監視工人的一举一动，把厂里搞得烏烟瘴气。但是，我們党在领导爭取“救济費”的斗争取得胜利，立刻有计划地把工作深入到基层以后，和总組长小組长这些积极分子团結得更紧密了，因此我們的根也扎得更深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北风吹得很紧，天阴沉沉的，好象要下雪的样子。平时被工人們叫做“殯仪館”的工会整理委员会办公室的門口，突然熱鬧起来，拥滿了人。有几个工人从人堆里好不容易挤进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老工人冷淡地說：“‘殯仪館’出了布告，要正式成立工会了。”另一个人带着譏諷的口吻接口說：“光整理整理就整理了三个月，‘殯仪館’也知道再混是混不下去了，不得不正式开张啦！”那个老工人又說：“还要叫大家选举呢！可是选来选去，还不是他們那些东西。”

原来在办公室門口的布告板上，新貼了一張通告，大意是說整理委员会成立以来，成績显著，現决定明年一月八日开会选举理監事，并正式成立工会。后面密密麻麻地开了四十多个候选人的名字。其中大部分都是特务工贼和国民党分子，

但是敌人也知道这些人在群众当中是没有什么威信的，为了装点假民主的面面，不得不也放进了一些受群众拥护的人。

炉子间的一些工人看过布告回去以后，都纷纷议论起来了。

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师傅叹了一口气说：“选吧，管他选什么人，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另一个绰号叫“小无錫”的青工点点头说：“老王师傅说得对，象民主工会那些人是再也找不到了。”

一提到民主工会，大家的话就象说不完似的，没有一个人不记得民主工会的好处。说到最后，那个老王师傅又愤愤地说：“‘殡仪馆’里横竖全是一票货色，让他们热闹去，这断命选举我们不用管啦！”

“老王师傅，你这话我不大赞成，我们工人不管哪个管？”

一个人突然插进来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家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他们的总组长陈忠道。

这句话叫大家听了都摸不着头脑。老王师傅带着疑惑的神情问道：“忠道师傅，你说管，我们怎么个管法？”

敌人不得不正式成立工会的事，地下党的领导早已知道了；陈忠道他们几个共产党员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前两天也讨论过怎样在群众当中展开工作，把我们的人选出来。这时，他朝四周警惕地看了看，然后说：“没有外人，来，大家就闲聊聊吧。”

十几个工人都走了过来，坐的坐，站的站，静静地听他讲。陈忠道先问大家：“名单大家看到了，这上面不是也有一

些好人的名字嗎？”

不少人应声答道：“是有一些好人，象王孝和就是一个。”

陈忠道說：“范才騷他們把王孝和这几个人放上去，是想騙騙我們工人，好叫我們相信他們也要好人出来办工会，我們何不来个將計就計，就把这些人选出来，好替大家爭福利，你們看行不行？”

听他这么一說，坐在地上的“小无錫”首先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說道：“怎么不行！要我們选举，我們就有权选什么人。”

陈忠道笑笑說：“这就对了啊，我們要么不选，要选就选好人，不选坏人。”說到这里，他又压低了声音說，“有些人可选不得，这批家伙平常就专门不干好事，动不动瞪眼睛罵人，当上理事以后，还不知道要凶到哪里去呢！”

老王师傅心里比較亮堂了，也点点头說：“忠道师傅的話有道理，我們应该管，不管更不得了，等到烏龟王八蛋都上了台，那更沒有我們工人講話的机会了。”

正讲得起勁，忽然有人咳了一声，大家知道有人来了，立刻散开来打算各自去干活。

进来的是謝树棠，这个小流氓算也算是炉子間的工人，可是参加了护工队以后，十天倒有九天半不干活，成天乱逛，回到炉子間里来一次，也是耀武揚威，罵东罵西，什么人也不理睬。但是今天却变得挺和气，走近大家跟前，笑咪咪地說：“諸位在談些什么呀，談得这样开心。”

可是一个人也不理他，他跑到“小无錫”身边，拉住他問。

“小无錫”朝他白着眼睛，沒好气地說：“談物价，这两天米价飞漲，肚皮更加吃不飽了。”

謝树棠尷尬地笑了笑說：“老兄，別开玩笑。今天我有正經事要跟大家商量商量。”

他又干笑了两声，凑近几个老师傅說：“工会要选举了，你們看选哪些人好？”

大家都清楚，跟他答話沒有好处，全装做沒有听见似的，有几个人索性轉过背去。

这个小特务干脆一屁股坐了下来，点起一根香烟，吸了好几口，然后又一本正經地說：“你們看朱廉棠和盛約翰这两个人怎样？我看要选就选这样的人。老朱資格老，經驗多，办事有条有理，是这个！”說到这里他翘起了右手的大拇指，“小盛呢，”他又翘起了左手的大拇指，“也是这个！小盛年紀輕，有魄力，范先生、万秘书都非常相信他。”

听到这两个名字，沒有一个人不皺眉头。哪一个不清楚，朱廉棠这个老牌工賊，專門拍万一馬屁，揩油本領也不小，当了整理委員，工会的經費一大半落进了他的腰包，至于盛約翰这个“小老鼠”，跟他父亲盛耀洪一模一样，吹牛拍馬，欺压工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这两个人就是陈忠道所說的坏人，千万选不得。

謝树棠等了好半天，看到自己的話得不到一点反应，就把香烟捏熄，塞到耳朵后面，搭訕地說：“这是一件大事情，大家可以多考虑考虑。”說完就溜掉了。

“小无錫”对准他的背影呸了一声，說：“你要我們选‘黄包

車’和‘小老鼠’，我們偏偏不選。”

下了班，陳忠道和幾個黨員碰了一碰頭，知道他們那里也去了幾個小特務，講的話和謝樹棠講的幾乎一樣。

地下黨的領導又掌握了朱廉棠和盛約翰都想當理事長，產生了“狗咬狗”的矛盾，所以就布置黨員和積極分子們除了啟發群眾選好人不選壞人外，還適當地做些分化工作：在這部分人中宣傳選朱廉棠不選盛約翰，又在那部分人中宣傳選盛約翰不選朱廉棠，這樣一來，把他們的選票分散了，而敵人還以為我們也在幫他們的忙，對我們的談天也就不大注意了。

年底前几天，萬一把他手下的爪牙召集攏來開了一個會。

萬一裝出一副挺認真的樣子說：“陸司長（陸京士）和范先生非常關心我們的競選活動，昨天晚上范先生特地把我找去問了一下。范先生意思，新工會的二十七名理監事當中，我們的人起碼要占二十名，另外幾名可以擺擺樣子，不管選哪個人。大家看二十名有沒有把握？特別是老朱和小盛，我們要保證他們得到滿票，好當上常務理事，抓住工會的領導大權。”

說到這里，他故意向坐在一邊的朱廉棠和盛約翰瞟了一眼。這兩個人都有點飄飄然起來。

可是這批小婁羅聽了萬一的話，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吭氣。萬一催了幾遍，還是沒有人開腔，他有點耐不住了，大喝了一聲：“平常你們有說有笑，牛皮吹得海闊天空，現在談正經事反而變成啞巴了，真莫名其妙。”他向兩邊掃了一眼，說：“葛昌祥，你先講。”

葛昌祥一听提到他的名字，吓了一跳，只好摸摸梳得油光光的飞机头，苦笑了一声，支支吾吾地说：“有把握……有把握……工人们都不反对……”

盛约翰急着问：“不反对什么？”

葛昌祥还没答话，谢树棠就插进来没好气地说：“不反对选你和老朱呀！”

万一冷冷地说：“你们别对我来这一套，要讲老实话。”

葛昌祥急忙说：“小谢讲的是老实话。连有些平常不大爱跟小盛接近的总组长小组长，也在讲小盛怎样好怎样好，我亲耳听到的。”不过他沒有把那几个人接着骂朱廉棠的话也说出来。

万一听到这个消息，冷冰冰的脸上略略露出了一些笑意。

尤永发干咳了两声，说：“可是有一些老工人头脑很顽固，还老想着过去老工会的那班人马。”

万一吸了一口香烟，皱皱眉头说：“阿发的话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能松劲，到下个月八号还有十来天工夫好派用场，大家还得多出点气力。”他故意停了一停，把语气放得缓和一些说，“诸位算帮帮我的忙，我也好向陆司长范先生交账。大功告成，都有好处。”

事后，许多小特务都不满地说：“嘴巴讲讲容易，你亲自去找老师傅谈谈，碰的钉子保险比我们还结棍。”一个个一面嘴里嘀咕，一面钻到洗澡间里赌钱，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万一特地打电话给范才驥，说护工队都很卖力，选举不成问题。范才驥在电话里连声夸奖了他几句，并且告

訴他，陆司长見大家辛苦，特別叫工人福利会撥下一笔經費慰問大家。

万一听見范才駁夸奖他，并且还有一笔錢好拿，心里乐得直发痒，差点儿对着电话筒笑出声来。

三

一月八日下午，整理委员会借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敌人怕全体职工参加，不容易操纵，所以故意找了个容不了多少人的会场，然后借口会场小，又不是星期天，由总组长和小组长代表出席。

在组长們临去开会以前，工人们都叮嘱他們一定要选出能替大伙办事的人。炉子間的老王师傅也是小组长，吃过中飯，小组里的几个人送他上电車，一路上关照他在王孝和的名字上圈的圈要特別清楚，特別大。

“小无錫”說：“你认得的字不多，不过王孝和的王字，三横一直，你总认得吧？”

老王师傅笑着說：“你放心，別的字不认得，这个王字我总认得，你忘了，我也姓王呀！”

几个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今天的大会是一场剧烈的战斗。我們的党决心要在这场战斗中打败敌人，重新获得工会的領導权。为了指揮这场爭夺战，党组织发动群众民主选举带队的总代表，經過妥密的布置以及跟敌人的激烈斗争，結果当选为三个单位的总代表的都是党员。发电厂是王孝和，总办事处是王蔭槐，饋电处

是馬一民。

范才駿、万一、林本这几个人和国民党市党部、伪社会局的代表都大模大样地坐在台上。范才駿显得特別得意，当初他跨进“上电”的时候，本想把工会大权一下子抓到手里，但是当时的民主工会連一个指导員名义也不同意給他，只好做了个有名无实的顧問。現在，总算万事如意了。这一来，不仅吳开先和陆京士要对他更加器重，就是美国人也耍对他另眼看待了。这几个月里，“上电”的美国老板已經送給他不少美金，又借給他一部新式小汽車，今后的好处还少得了嗎。就在这时，他看見万一站在台口和台下一个小阿飞装束的人講話，就把他喚过来说：“你这个大队长对你的部下还没有交代清楚嗎？”

万一拉开嘴笑着說：“不用范先生費心，上半年我还特地在这里临时开了个会，把投票时要注意的事項詳詳細細地跟他們談过，叫他們特別卖力气。那笔慰問金也分給大家了。”

坐在旁边的林本討好地說：“范先生，你放心，万秘书手下这些人可都是文武全才。”

范才駿故作持重地說：“我对老万怎么能不相信，不过我們也不能大意，共产党詭計多端，还得防他們一手。”

市党部的代表顧力軍插进来说：“共产党？‘上电’还有共产党？老范，我看你也太多疑了，自从前几个月富通印刷所給我們破获以后，‘上电’的共产党組織早就給我們摧毀啦。”

他們正搖頭晃腦讲得有勁，下面忽然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掌声，原来主席宣布开会了。

一上来是所謂整理委員會的三个月工作报告，报告的人

把范才騷、万一几个人乱捧了一通，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台下却没有一个人听到耳朵里去，有的人打瞌睡，有的人看小说，有的人瞎聊天，就连站在两边挂着工作人员红绸条子的护工队员，也嘻嘻哈哈地闹来闹去。整个会场是一片嗡嗡的声音。

轮到朱廉棠宣读会章，大家才渐渐静下来，想听听他究竟读一些什么鬼花样。共产党员们事先接到过上级的指示，敌人这次要增加工会会费，做为他们的特务活动经费，决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和敌人展开一场斗争，一文钱也不让他们加，因此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朱廉棠念，防止他滑过去。

朱廉棠好象已经算好今天准定会当上理事长一样，走上台来，一脸喜气洋洋，穿的是一身新做的西装，四十多岁的人还系了一根鲜艳的花领带。他站到台子当中，读一句，晃一下脑袋。当他看到全场都在仔细听他一个人念的时候，他更为得意了，嗓子越来越高，脑袋也晃得越发厉害了。

“会员应每月缴纳会费一次，会费为每月工资百分之……”

念到这儿，他略微顿了一顿，正想继续念下去，忽然从台下不知道哪个角落里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一条不同意！”

这句话好象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块大石头一样，使得全塘的池水都波动了。立刻会场里到处都响起了“这一条不同意！”“我们不同意！”

不少人都站起来，大声质问：

“啥人规定收百分之一的？”

“我們一個月賺那麽點工資，你們倒要抽百分之一，真辣手！”

朱廉棠一點也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的波折，不禁手足失措起來，趕緊回過頭去向范才駸討救兵。范才駸同樣沒有估計到這場糾紛，也怔住了。朱廉棠再轉過身來朝台下一看，會場更亂了，許多人都離開了座位，向台前涌。他就索性裝出一副很沉着的样子，舉起兩條胳膊搖了幾搖，大聲喊道：“請大家靜靜！請大家靜靜！”

然後他又直着嗓子說：“會費是用來為大家辦福利事業的，如果少收了，就會影響福利事業，這是與大家有利害關係的事呀！”

發電廠有個總組長指着他說：“‘黃包車’，你們開房間跑跳舞場的錢是哪里來的，還不是用大伙的會費。”

又有一个人譏諷地說：“工會里那麽多人，誰不是靠我們養活的呢！”

王蔭槐舉起手來揮舞了一下，說：“我們只答應交千分之五。”

他一提千分之五，全場鼓掌的鼓掌，叫好的叫好。他身旁的幾個工人推他站到椅子上，鼓勵他說得更响一些。

王蔭槐用更加响亮的聲音喊道：“千分之五，多一個也不行！”

四周都乱哄哄地嚷着：“千分之五！千分之五！”

朱廉棠急得話也說不出來了，呆了好半天，才漲紅着臉結結巴巴地吼道：“你……你們……是故意搗亂！”

这一罵，大家更加发火了，有的嘓，有的頓脚，有的敲椅子背，秩序大乱。那批担任所謂工作人員的护工队员，很想帮帮朱廉棠的忙，叫大家不要吵，可是一看全場都在反对朱廉棠，再要出来維持秩序准定要碰釘子，因此一个个都縮在牆壁角落里悶声不响。

范才駮看到事情越弄越大，怕僵下去会影响后面的选举，就忍痛地低声关照朱廉棠：“算了，算了。”

朱廉棠正愁难下台，听范才駮答应了，不觉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掏出手帕揩了揩嘴巴說：“好了，好了，既然諸位不同意百分之一，决定根据大家的意見改为千分之五。”

会場这才逐渐平靜下来。

朱廉棠給轰了一下，覺得面子上大失光彩，于是脑袋也不晃了，声音也低了，含含糊糊地把剩下來的会章赶快讀完后，灰溜溜地縮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大会选举开始！”司仪尖着嗓子宣布。

会場空气又变得緊張起来。

总代表立刻到主席台去領选票，然后发給了总組长，总組长再分发給小組长。选票上印的就是原先公布的四十多个候选人的名字。要选誰，就在誰的名字上打一个圈。

护工队员一看到选票发下，都象无头蒼蝇一样乱钻起来。他們拿了慰問金，中午在四馬路大吃大喝了一頓，現在應該是卖力的时候了。

尤永发钻到他車間里的几个小組长跟前，看到他們拿起笔正想写，就急忙拦住，亲热地說：“你們年紀大了，看起字来

很吃力，我是工作人員，讓我来代你們圈。”

那幾個小組長連頭也不抬，把選票捏得緊緊的。尤永發討了個沒趣，但还是賴着不走，看大家圈什麼人。他看了兩眼，就叫道：“喂，朱廉棠和盛約翰不要漏掉呀！”

老王師傅戴着老花眼鏡正一門心思地圈着，看到他象牛皮糖一樣粘在這裡，沒好氣地說：“要選什麼人，我們自己曉得，用不到你多費心。”

尤永發連碰好幾個釘子，知道再賴在這裡不會有什麼希望了，連忙轉移，但是接連跑了好幾個地方，都沒有人理睬他。他急壞了，想跑到後面總辦事處坐的那几排去活動活動，還沒走到，就看到另外兩個護工隊員徐佛根和張志嶺都站在過道上，一臉窘相。那兩個小特務看見尤永發走近，向他搖搖頭，低聲地說：“事情很棘手，插不進。”

尤永發向四周看了看，許多小特務都好象蠟燭一樣地插在那裡，臉上全是一副哭不出笑不出的鬼相。他知道一定都跟他一樣碰了壁，連忙對徐佛根和張志嶺說：“萬秘書那里交不了差了，怎麼辦？”

張志嶺張着大嘴巴，直發怔。徐佛根搔搔頭皮說：“只好再多找幾個地方跑跑，要跑不熟的部門，認得的人反而難講話。”

尤永發点点头說：“也只好這樣。”

王孝和他們幾個總代表早就把這些特務的行動看得一清二楚。現在看到他們又亂動起來，就分頭大聲喊道：“請大家遵守秩序，不要跑來跑去！”

大家聽到總代表這樣叫，也都紛紛叫起來：“不許亂跑！”

“啥人叫你們瞎起勁！”那些特务听到这么許多人都在噓他們，心里更慌了，再看看自己的小头目尤永发、謝树棠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知道情况不妙，只好規規矩矩地站到角落里去。只有徐佛根还想硬一硬，气势汹汹地对王蔭槐說：“我們是工作人員，可以走来走去。”王蔭槐严肃地說：“我是总代表，有責任維持秩序。”徐佛根听了这句话再也硬不起来了，象只擣了气的皮球一样呆在那里。

范才駿和万一等几个家伙正得意地坐在台上，忽然，盛約翰慌慌張張地奔上台来，和万一一咬了一陣耳朵。万一脸色全变了，轉身对范才駿嘀咕了起来，緊張地問：“范先生，你看怎么办？”

范才駿好象給誰迎头打了下悶棍，但他还是强作鎮靜地說：“我們的准备工作已經做了很久，不会出岔子吧！”

于是，万一一也对盛約翰說：“小盛，越到紧要关头越要沉住气。”他又干笑了几声，“瞧你馬上就要当理事长了，还这样不冷靜。”

开票的时候，台下要求派代表参加，防止再玩鬼把戏。范才駿无可奈何，只好也答应了。

一时全場寂靜无声，只听到唱票人的声音。

一开票，只听到王孝和和其他一些受到群众拥护的候选人的名字。朱廉棠、盛約翰这班人，隔了好一会才听到叫一下。

范才駿起初还装得很鎮定，听到后来，臉色漸漸不对了。等到唱到五十多張选票的时候，他更加坐立不安起来，一会儿跑到記票的黑板跟前張一張，一会儿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气

呼呼地吸着香烟。最后，他走到顾力军跟前，低下头和他低声咕噜了好些时候，接着只见顾力军站起来拍了拍范才驥的肩膀，走到台前，吩咐唱票的停止唱下去，然后对着台底下大声叫道：“有一件事向大家宣布一下，今天的会开得时间很长，各位都很吃力了，现在票子没有开的还很多，主席团为了照顾大家，决定暂停开票，另外派专人负责开票。大会开到这儿结束。散会！”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党员和积极分子们就识破了敌人这一套企图私自开票、偷天换日的诡计了。几个人带头喊起来：

“不行，要开票就开完！”

“我们不吃力，不开完不散会！”

“‘上电’工会有民主传统，从来没有隔夜开票的。”

这一喊，全场都跟着喊了起来。顾力军看到他们的鬼把戏一下子就给戳穿了，显得很狼狈，就板下面孔说：“这是主席团的决定，不得违背。”他把“不得违背”这四个字说得特别响。

这时，陈忠道等几个人也站起来，大声责问道：“台上站的是什么人，我们不认得你！”

顾力军挺挺胸脯，威风地说：“兄弟是市党部的……”

一听到“市党部”三个字，就象火上加油一样，大家更愤怒了。

“我们‘上电’的事我们自己会管，用不到市党部来插一脚。”

另一个人讥讽地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平常很难请，今天难得有空，就开开掉吧！”

這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

顧力軍一看軟也不行，硬也不行，再也找不出第二句話說了，呆呆地站在台中央，不知道如何下場。這時候范才駭知道他們大勢已去，只好走過來暗暗拉了顧力軍一把。顧力軍趕緊溜了下去。

范才駭鐵青着臉，狠狠地揮一揮手，好象發了瘋一樣，怪叫了一聲：“好，開下去！”

選舉結果，地下黨事先安排的候選人絕大部分都選上了。五個常務理事，黨員占了三名。其中王孝和票數最多。二十七個理監事，黨員和積極分子占了半數以上。敵人想捧出來的一批傢伙很多都落選了。朱廉棠只當了一名沒有實權的監事，盛約翰最慘，只落得一個候補理事。兩個人的理事長夢都破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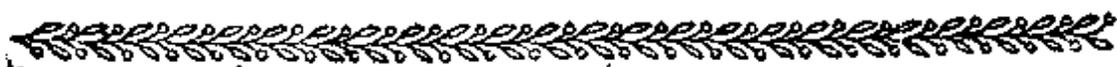
台上一宣布結果，全場立刻響起了一片掌聲和歡呼聲。老王師傅興奮地對陳忠道說：“忠道師傅，你說得對，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就可以選出替我們辦事的人。”說着，說着，這個老工人激動得淌下了眼淚。

台下是興高采烈，黨員們都在心里暗暗慶賀我們的勝利；台上却互相吵做一團。范才駭瞪着一雙餓狼似的眼睛，一面擔心怎樣去向陸京士作交代，一面狠狠地責備萬一是飯桶，連這點事情也辦不好。萬一又轉過身來大罵盛約翰不爭氣，有負他的一番栽培。盛約翰呢，一聽說自己只挨上了一個候補理事，早就傷心透了，再給萬一這樣沒頭沒腦一陣子痛罵，更是一肚皮的怨氣，象個木头人一樣僵在台邊上。朱廉棠則垂頭

喪氣地坐在一旁，看着他們幾個人吵，不敢插一句嘴。顧力軍和林本看到情況不妙，票子還沒開完就溜掉了。

范才駿發了一陣脾氣，夾起皮包，緊繃着臉走下台來，剛走到台下，就看見幾個新當選理事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在有說有笑，他想躲開他們，可是對方已經在招呼他了，他只好走上前去，拱拱手，陰險地笑着說：“佩服，佩服，你們這一套我算領教了。”說完，低着頭快步地溜出了會場。

新成立的工會，名義上是黃色工會，實際上却控制在我們黨的手里。敵人千方百計地整理了三個月，結果却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王 孝 和

—

王孝和放好自行車，一邊和上班的工人們打着招呼，一邊向工會辦公室走來。他推開門，里面空無一人，照例又是他到得最早。他向四周掃視了一下，只見到處都積着厚厚的灰塵。對，昨天大家整天都在外面忙着工會改選，這里幾乎沒有人來過。他拿起雞毛帚子，順手在旁邊牆上的日曆上扯掉了一張，接着又扯一張，把日曆扯到了一月九日。擦灰塵的時候，他想起昨天選舉的勝利，心里又一次覺得熱呼呼的。他問自己：我為工人兄弟們做了多少工作呢？值得大家這樣愛護和信任！灰塵還沒有擦好，一陣皮鞋聲音響進了房間，小特務頭子萬一來了。王孝和奇怪，這家伙今天怎麼來得這麼早呢？萬一看見王孝和，裝得非常敬佩地說：“啊，還是你早！我以為今天我總趕在你前面哩！”他脫下西裝大衣，關上了門，在王孝和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可是屁股還沒有坐穩，便歪著頭兩眼盯着王孝和問道：“昨天談的那個問題考慮得怎麼樣啦？”王孝和聽到他問起昨天的問題，知道是指拉自己加入國民黨的那件事。看看萬一副急呼呼的樣子，他想：“今天你來得這麼早，原來

是为的这个！”

昨天傍晚，工会选举结束以后，王孝和刚刚走出会场，正要跨上自行车，却被早已守候在门口的万一把拉住。这家伙挂着一脸奸笑说：“孝和兄，恭喜你当选常务理事！今天我请客，来，到咖啡馆去坐坐。”

王孝和当时急于向党组织汇报改选情况，无奈万一把着不放，只得跟他走进光明咖啡馆。

喝了几口咖啡，讲了几句闲话，万一看到王孝和不想久坐，看看无法再兜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摊了出来，要王孝和加入国民党。当他见王孝和还是和过去两次一样以无党无派做事方便为理由，坚决推托，便冷笑了一下，一句进一句出，进一步硬吓软骗道：“嘿嘿，你不要固执，我这全是为你着想。你参加了国民党，搞工会就有了靠山……再说，现在外面对你的谣言也不少，上面对你也有怀疑，这样对你是不利的。自然，我万一是相信你的，我看你还是办个手续吧！”

王孝和不想在这个时候把事情弄僵，同时也想急干脱身，便回答：“这件事让我考虑考虑，以后再说吧。今天还有点事，你坐坐，我少陪了。”他边说边站起身来，对万一扬扬手，离开了咖啡馆，直奔上级党领导同志的住所。

现在，王孝和见万一又追问这个问题，便插好鸡毛帚子，坐到办公桌上，沉思了片刻，用缓慢而又坚定的语气说：“我考虑了好久，总觉得工人们选举我，我就应该按工人的意见办事。你看，工人希望我加入国民党吗？如果不遵从万先生的意见，上面便不相信我，那么我辞职好了。”

听到王孝和要辞职，万一怔住了。他想，工人都拥护王孝和，王孝和辞职，工人一定不答应，事情吵开来反而不好收拾。他怕自己弄得下不了台，明知王孝和并不是真的想辞职，但也不敢再逼下去，便冷笑了几声，说：“辞职？那何必呢！既然你要按照工人的意见办事，我们也不便勉强。不过，我相信工人还是拥护国民党的。”顿了一下，他板着脸，带着威胁的口气继续说，“加入不加入随你的便，不过我看，将来你要后悔的。”

王孝和对万一笑笑，没有再说什么，既然敌人已经不再继续纠缠，就让他去吧！为了结束这个令人厌恶的谈话，他借口要找别的工会理事商量问题，便走出了办公室。

现在，工会办公室里只有万一一个人了。他碰了一个软钉子，胸口象压着一样什么沉重的东西似的透不过气来。他衔上一支香烟，狠狠地捏着打火机，点上香烟以后，倒在椅子上，双脚搁上写字台，瞪着两眼，开始深思起来。

王孝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是跟着共产党走的所谓积极分子呢，还是干脆就是道道地地的共产党？万一很难回答自己提出的疑问。不过，有一点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王孝和决不是他们原先估计的那种老好人。范才駁也好，万一也好，在确定将王孝和挂上个整理委员头衔的时候，都满以为他是个好好先生，可以捏在手里摆布。可是后来发现事情并不象估计的那么简单，这个面上笑眯眯、从不发脾气的年轻人，在要紧关头总是帮工人的忙。万一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整理委员会讨论停发工作服问题，许多人都觉得既然美国厂长想停发，这是一个加强“中美友谊”的好机会，完全可以同意，

可偏偏就是王孝和反对，说什么不该随便改变过去订下的制度，怕得罪了工人，引起生产事故，反而贪小失大。这种话虽然带着点威胁的味道，但也有点道理，谁敢保证工人不因此闹事呢？结果，美国佬也不得不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从万一认识王孝和那天开始，心里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疙瘩：这个人看上去老老实实，客客气气，可对他万一这帮人从来不说真心话。另外，工人对王孝和的态度也特别，当然，这和他有空就朝车间里钻也有关系，但别人就是钻下去也不行，譬如说朱廉棠、盛约翰，甚至他万一本人，跑进车间就会碰上工人的橡皮钉子。可是工人们见了王孝和，那股亲热劲，就象三年没见面。面对着这些情况，万一总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他曾经煞费苦心地试探过王孝和，对王孝和展开过一连串攻心战。有一次，看到报纸上有一条几个共产党员被捕的消息，他就转弯抹角地问王孝和是不是和这几个人相识；又有一次，他对着报上各处蒋军溃败的新闻，装成厌恶内战的样子，想了解王孝和对形势的态度，看他站在哪一边讲话；还有一次，他提出革命的和剥削阶级的两种人生观，要王孝和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是，所有这些圈套都落了空，王孝和不动声色，对这些试探，不是回答“不认识”，就是回答“不知道”。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他不一定真的不认识、不知道，实际上是不肯说真话。从这些问题上看，王孝和完全可能有背景，特别是这次工会选举，背后明明有人在撑他的腰。

万一经过反复思考，觉得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王孝和就是共产党员，但是从他过去的许多行动和至今坚决不愿加入

国民党的态度上看，至少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自觉地倾向共产党，而国民党对他无法控制的人。万一等这批特务及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們真正認識王孝和并下定决心陷害他是在“申九惨案”之后。

那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海申新九厂工人，为了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屠杀。上海共产党地下組織，为了教育工人，动員工人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广泛地发起了支援申新九厂工人的运动。

这天，王孝和参加了四区机器业工会召开的追悼大会回来，在工会会议上提出了支援申新九厂工人的建議：一、佩戴黑紗，表示悼念；二、捐款支援。

工人代表深深同情申新九厂的工人，对反动派无比痛恨，听了王孝和的建議都紛紛点头。突然，万一大叫起来：“大家放清楚点，‘申九’事件是共产党搞的，誰支援，誰就是共产党。”显然，这个小特务头子急了，他知道发电厂这个龙头一动，整个沪东区各工厂都会动起来。那时他怎么向他的上級交代呢？

大家的目光都盯住万一那張蒼白的臉，接着紛紛議論起来：“怎么？誰支援就是共产党？”“帽子倒不小！”“这是共产党搞的？”

正在大家憤憤不平的时候，王孝和皺着眉头站起来，对着万一大声反駁道：“共产党？难道申新九厂五千多工人都是共产党嗎？工人被杀害了，这是事实，什么謊話也掩盖不住！我們同情那些被害的工人，我們應該帮助他們！”他緩了一口气，

用坚定的目光扫了一下在座的人，继续说，“大家想一想，‘索夫团’事件时，许多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支持我们的！现在，他们有了困难，我们能袖手旁观吗？”

“不能，绝对不能！”许多人一致回答。

“那么，大家看，怎么办呢？”

“象你所说的，戴黑纱！捐款！”

经过一番争论，万一知道王孝和支援“申九”工人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对这些工人代表们是吓不倒、压不住了，只得软了口，装成关心大家的样子说：“我也是为大家好！我何尝不同情工人。既然大家要支援，我也同意，不过，我看捐款就够了，让大家自动捐，不要宣扬。黑纱还是不能戴，事情弄大了，大家不方便，我也担负不起。”

本来，党组织只要求通过援助“申九”工人的运动达到教育工人的目的，并不一定要大家都戴黑纱。王孝和见万一已经同意捐款，便不再坚持，工会就一致通过了捐款支援“申九”工人的决议。发电厂的这个运动，象野火一样很快就燃烧到了沪东区各个工厂。

二

多少天来杨树浦发电厂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一直担心会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孝和失踪，另外十几个工人被捕。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工会办公室里冷清清的，党有意安排为工会文书的共产党员李祖良焦灼地望望对面空着的椅子，心里想：“奇怪，快到中午了，孝和怎么还不来？”他

联想到厂里发生“铁屑事件”以后，以万一为首的一批特务成天鬼鬼祟祟，密谋着什么。他担心：难道孝和出事了吗？

正在这时，万一橐橐地走了进来，对李祖良点点头，嘿嘿干笑了两声，问：

“咦，王孝和到哪里去了？”

“大概在车间里吧！”李祖良随口敷衍地说。

“嘿嘿，在车间里！嘿嘿，在车间里！……”万一一脸阴笑，刹住下面要说的话。

李祖良看看万一的样子，估计王孝和一定遭到不幸了。“应该立即向组织报告！”他努力使自己保持着和往常一样的平静，找了一个借口，溜出了工会办公室。

消息最后证实了：王孝和被敌人秘密逮捕，继王孝和被捕的还有十几个工人。党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全厂党员都行动起来：稳定工人和被捕人员家属的情绪；散发公开信，揭穿敌人制造“铁屑事件”的阴谋，进行反击。

早在四月二日，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做好的圈套就使出来了，当时只是弄不清它具体的目标是誰。那天，发电厂夜班工人在一号直流机的地轴内发现了許多粗铁屑。早晨，伪警察局长俞叔平和伪社会局副局长赵班斧亲自到现场察看，把空气弄得非常紧张。于是，谣言四起，说是有人想叫发电机爆炸，使上海成为黑暗世界。可是，稍懂技术的人都知道：铁屑放在地轴内决不会引起爆炸，何况直流机发出的电流仅供本厂使用，它旁边还有备用发电机，即使损坏，连本厂都不会断电，更不会影响厂外。很显然，这是敌人布置的阴谋，为陷害进步工

人制造借口。

过了几天，謠言更多了，厂里沸沸扬扬，小特务们說破坏发电机是共产党的阴谋，要叫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好煽动工人反对政府。这一天，小流氓姜杏根在工人面前鬼鬼祟祟地說：“真危险！有人找过我，要我把铁屑放到直流机里去，幸亏我没有答应……”不久，姜杏根便被万一找去“谈话”，后来，这个家伙就失踪了。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党组织一再要大家提高警惕，并曾經要王孝和撤退。但王孝和觉得自己这块阵地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走。他认为自己是公开的工会干部，处处坐得正，站得稳，敌人找不到什么岔子。后来事情拖了一二十天，似乎不会马上出什么问题。他怕同志们放松警惕，日日夜夜关心大家的安全，和大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几天他感到风头很紧，常常发现有人对自己盯梢，小特务葛昌祥这几天也常在他家门口走来走去，却没有想到在他准备隐蔽起来的时候，却遭到了敌人的毒手。

四月二十一日早晨，王孝和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到厂里去办公，路过格兰路国民党伪社会干部训练班门口，被万一叫住，硬邀进去坐坐。当王孝和走进去以后，早已等候在里面的特务便把他架上小汽车，抓进国民党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部。

王孝和被押到一間阴森森的大厅里，那里坐着伪稽查大队长路鹏，他旁边站着几个穿对襟短褂的家伙。

王孝和一站定，路鹏便开了腔：“王孝和，识相点自首吧，

把你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招出来。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

说着，他指指右面的墙角，那里杂乱地放着各种刑具。这时候，站在那里的几个家伙已经在卷袖子了。

王孝和狠狠地看着路鹏，回答说：“奇怪！你说什么？我象被绑票一样绑了进来，还不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名！”

“好小子！嘴巴倒硬，自己做的事还不明白？现在人证物证都在我们手里，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我是两千八百个工人选举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我只知道为工人办事，根本没有犯罪，你们凭什么把我绑来？”

“哼！凭什么，”路鹏冷笑了一声，“你不必装傻！你要是一定不肯承认，我可以马上叫人出来对证。不过，与其到那时再说，还不如现在自首，只要老实承认是共产党，承认指使人放过铁屑，你就没有事情。”

“没有什么可说的！”王孝和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句，便紧紧闭着嘴唇。

“传证人！”路鹏向着门外一喝，贼头贼脑的姜杏根便出现了。这家伙站在王孝和面前，慌了手脚，结结巴巴，连话也说不清楚。路鹏对他瞪了几眼，他才胡说八道一通，讲王孝和要他放过铁屑。王孝和等他说完，气得正要质问，路鹏怕露出马脚，连忙叫姜杏根下去。接着便反问王孝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

王孝和把头一昂说：“我根本不认得你们的证人！”

“好，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路鹏从椅子上蹦起来，对着几个娄罗喊：“来，给他点颜色看看！”

立即，王孝和被按上了老虎凳，敌人用麻绳紧紧绑住了他的膝盖。一声“上”，脚跟下被一连填上三块砖头。王孝和咬紧牙关，忍受着穿心的剧痛，黄豆大的汗珠从他额角上滚下来。

“你招不招？”路鹏在旁边咆哮。听不到王孝和的回答，他倾着脚命令：“不招？再给我上！”

在加上第四块砖头时，王孝和眼前乱迸金星，觉得天旋地转，昏了过去。

特务们喷了一阵冷水，王孝和苏醒了过来。路鹏继续对他逼问，王孝和怒睁着两眼，狠狠地瞪着路鹏，紧闭着嘴唇，用顽强的沉默回击敌人。

路鹏避开了王孝和的目光，气势汹汹地说：“铁打的汉子在我手里也要求饶，量你王孝和能有多大能耐。”他对喽罗们挥挥手，“来，给他尝尝‘铁排骨’。”

随即，一个特务拿来一块粗糙的铁块，解开王孝和胸前的钮扣，使劲地用铁块在他肋骨上上下下猛刮。随着一阵刺耳的“格格格”的声音，被磨过的地方渗出一股股殷红的鲜血。王孝和惨叫一声，再次昏死过去。

特务们将王孝和打死，喷活，喷活，打死，用尽一切酷刑，得不到半句口供，最后，只得垂头丧气地把昏昏迷迷的王孝和拖进监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王孝和清醒了过来。他浑身麻木，仿佛被人揪在冰冷的水里一样，动弹不得，两条腿也似乎已被斩断，完全不听自己指挥。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出自己躺在

长满藓苔的墙角里。想起被特务们严刑拷打的情形，他明白了，这是牢狱。

在王孝和恢复了知觉，开始能够思考以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厂里同志们们的安全。一起被捕的还有些什么人？党组织是不是发现了敌人的阴谋？他希望被捕的仅仅是他自己，别的同志都很安全。至于他自己，他认为这是到了另一种战场，他必须在这新的战场上打击敌人。既然已经落在敌人手里，就要准备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不过，卑鄙的敌人是占不到便宜的，如果一定要牺牲的话，他要象一颗炸弹，在敌人中间开花……

思想象一匹野马，一想开了头，便不受羁绊地奔驰开去。王孝和从如何对付眼前的敌人想到党的教导，七年前入党宣誓的情景在他眼前出现了：他举着拳头，在党旗面前激动地吐出发自肺腑的誓言，“我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七年来，亲爱的党时时关怀着自己，给自己无穷的力量和勇气。现在，反动派的统治已经快要全面崩溃了，深受苦难的上海工人兄弟和蒋管区的劳动人民，快要获得彻底解放了，全国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只要党的事业胜利，个人还有什么更高的企求呢！这样的思想，使王孝和仿佛越出了阴暗潮湿的监牢，回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可是一阵剧烈的疼痛，把他的思潮打乱了。他身上似乎插着万把钢刀，口里象有一团烈火在燃烧。他多么想喝一口清水啊！没有水，舔一舔潮湿的青苔也好，他想侧过身去，可是，怎么才能叫自己侧身呢？一挣扎，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他又昏了过去。

再度醒来的时候已是深夜了。王孝和浑身象被火燎，身体和四肢仍然不能动弹。但他清楚，生命已经回到他身上。他知道他还有力量，他等待着新的战斗。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皮鞋声，接着听到有人在铁门上开锁，门打开了，一片电灯光射了进来。

王孝和闭上眼睛，他不愿去看这时候进来的人。

皮鞋声响到他的身边，他闻到一股酒气，接着，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叫了起来：“哎哟！你们……混蛋！怎么把孝和兄弄成这个样子！嗯？”

王孝和微微睁开两眼，还没有看清是谁，就听见那人对他喊道：“哎！孝和兄！我来晚了一步！刚刚听说，马上赶来，想不到他们对你用了这样的重刑……”

王孝和听出来这是“工人福利会”的特务范才驥。听见他这么装腔作势，不由得心里冒火。你来干什么？你不就是陷害我的主犯吗？

“孝和兄！你的案情很重！我当然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一时上了人家的当！……”

范才驥摸了摸他那醉红的脸，只管自己说话。他今天太高兴了，抓了王孝和请了赏，约了万一等几个特务，刚才在南京路饭店里大吃大喝了一顿回来，顺便来瞧瞧王孝和，想叫他承认罪名，了掉这个案件。现在他看到王孝和不做声，以为是好机会，越说越起劲：

“刚才我见过陆司长，已经给你担保下来，只要你承认悔过，就包你没事！”

王孝和忍耐不住了，他对范才驥瞪了一眼，想说什么，可是嘴里干得连舌头也不能伸缩自如，他又闭上嘴，厌恶地把头扭过去。

范才驥还不死心：“孝和兄！不要太固执，现在人証物証明摆着，你这样下去没有好处。我是‘上电’工会的指导員，不能眼看着你这样受苦，你年紀輕輕的，不要自找死路！……”

王孝和憤怒极了。他掙扎着，想把手脚抬起来，他的臉也由于渾身痛苦而痙攣着。

范才驥沒有注意这些，他还在放肆地咕囔着：“我給你想了一个万全之策：写一張悔过书，把責任推給共产党，你就可以脫身！……”

王孝和用尽全身的力气喝道：“滾！你給我滾！”

范才驥象触了电似的，全身震动了一下。接着，他嘶哑地喊着：“来人！把他綁出去。”

几个特务、打手一起拥上来，又把王孝和拖到白天上刑的房間里，綁上大柱子，两手也被牢牢地綁在一根橫着的鉄条上。几个特务拿了十根縫衣針，直往王孝和的指甲縫里插进去。插一根，問一声：“讲不讲？”鋼針插进指甲里，象插在心上一样，針还没插完，王孝和就昏过去了。

用过各种酷刑，想过各种办法，把王孝和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可是敌人沒有得到半句“口供”。于是，更卑鄙的手段拿出来了：路鵬叫手下的書記伪造了王孝和的“口供”，乘王孝和昏迷的时候，捉住他的手，在假口供上擦上了指印。敌人愚蠢地以为这样便可以遮住天下人的眼睛，却不知道工人群

众从这一点上恰恰看出了反动派已是日暮途穷，末日已经来临了。

三天以后的夜里，敌人把王孝和转移到北四川路伪警备司令部监狱。王孝和被塞进早已挤满难友的牢房时，一阵臭气直冲他的脑门。当他拖着负了重伤的身体，就着阴暗的灯光，找着一点空隙，让浑身痠痛的身子躺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潮湿的尿桶旁边。这时他听见一个宏亮的声音喊道：

“喂，来了新朋友啦，大家挤紧些，让点地方出来。”

在微弱的灯光下，王孝和看得出讲话的是一个大胡子。他正用力推着睡在旁边的人。当人缝中出现一点空隙时，大胡子伸出一双有力的手把王孝和拉到他身边去。

后来，王孝和知道这个大胡子是新四军的游击队司令，同在这间牢房里的，还有十几个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工人，甚至还有小孩子。大家知道王孝和的遭遇以后，都象关心老朋友一样地关心他。

生活在这群难友中间，王孝和得到了许多新的感受。对反动派的共同仇恨，使这些来自不同角落的人们充满了互相关怀，互相激励的动人场面。特别是当他知道大胡子也是共产党员，监狱里的党组织正紧紧地团结着绝大部分难友，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各种斗争时，他深深地感到了党的大家庭的温暖。

到了这里以后，王孝和方才知那天先后被捕的共有十三个工人。党组织并未遭到破坏，现在正在设法营救大家。

过了一个月左右，由于党的斗争，在社会压力下，敌人以

“情节較輕”为掩飾，放出了六个工人。其他七人，包括王孝和在內，被移解到国民党的“特种刑事法庭”。王孝和等人的辯护状送进去以后，好似石沉大海，沒有回音，后来反而連家属也不让接見了。

六月二十三日，反动派“特刑庭”开庭了。王孝和在監獄的門口碰到了妻子，这是他被捕以来第一次看到家里的人。他想問問母亲和女儿的情况，对臉色蒼白、两眼浮肿的妻子說几句安慰的話，但如狼似虎的法警把他推上了汽車。不管王孝和如何抗議和质問，汽車立即开走了，王孝和带着无比的忿恨走上了法庭。

开庭后，王孝和看到庭上只坐着寥寥几个人，知道又是秘密开庭。在伪檢察官宣讀了起訴书以后，伪法官詢問王孝和：“你在稽查大队部已經承认参加共产党，教唆別人破坏发电机，并且写了自白书，現在为何又要翻供呢？”

王孝和按捺住心头的怒火，狠狠地扫了几个伪法官一眼，冷笑着回答說：

“奇怪得很，我从来就沒有承认过什么口供，也沒有写过什么自白书，怎么談得上翻供？”

“自白书上有你的指印。”

“指印？”王孝和譏諷地笑道，“这个你們一定知道。我的手被銬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捉住我的手指，往随便什么地方打印子。”

“不許信口胡說！”陪审官在旁边吆喝起来。

“請問这里是不是法庭？是法庭就要允許我讲理。不能信

口罵人。”

“对，我們是讲公理的。”伪法官阴險地笑着說，“但是我們不允許你污蔑政府。姜杏根已經証明你曾經教他破坏发电机，你說口供是假的，这里有人証明它是真的。”接着便对法警說：“請証人来。”

王孝和看到进来的所謂証人原来是范才駸，在听他胡說了一通之后，王孝和从容地說道：

“我也有証人。不过要請允許把我的手铐开脫一下。”

伪法官犹豫了一下，說：“开吧！”

脫下手铐以后，王孝和迅速地解开鈕扣，拉起背心，指着伤痕累累的胸脯，对着几个伪法官大声駁斥道：

“这总不是假的吧！这些伤口不会說話，但它們能够有力地証明我的那个自白书完全是伪造。我身上的伤口还有很多，法官先生！你大概总不会說是我有意在什么地方碰伤的吧！”

王孝和的这一行动，使伪法官們惊惶失措了。想不出什么理由反駁王孝和，伪法官只得打官腔了：

“你是說政府誣害了你，是不是？”

“这个你們知道得最清楚了，何必問我！試問：如果不是有意陷害，为什么会出现假証人？为什么不允許我聘請律師？为什么……”

一連串“为什么”，象一支支利箭直向伪法官們飞去，逼得敌人扯下伪装，橫蛮地說道：

“禁止被告律師出庭是我們的权力！你加入共产党，教人破坏发电机，已經偵訊得确凿无疑，你要强辯也是枉然。”

王孝和知道伪法官們是不会讲理的，但他认为这里就是戰場，他不能放过敌人，要让敌人在共产党员面前颤抖：

“刚才檢察官提出的罪状根本不能成立，怎么能談得上‘确凿无疑’？被告連辯护律師也不許聘請，怎么能知道辯护也是枉然？这真是笑話！据說，我的罪名是教唆別人破坏发电机，但証据呢？是你们收买了一个流氓！据說，我主使破坏发电机的方法是机軸上放鉄屑，但是，稍有电机常識的人都知道，当作物証拿出来的那么粗的鉄块是无論如何也不会使机器爆炸的。我是发电厂的工人，如果我真要破坏的話，难道我不懂得用别的有效方法嗎！何况，我是两千八百多工人选出来的工会常务理事，我的責任是为工人兄弟謀福利，我根本不会做这种事！这完全是污蔑！完全是謀害！”

王孝和声音宏亮，語調激昂，駁斥得敌人面面相覷。伪法官几次想打断他的发言都沒有办到。他的話象枪彈一样射击着敌人，这时他变成了法官，是他在审判敌人！伪法官們尷尬地呆着，几个人慌慌張張地相互囁咕了几句，伪审判长便匆忙地宣布：

“第一庭結束，下次再审。”

王孝和在法庭上的坚决斗争，使反动派慌乱了，“特刑庭”不敢当面宣布对他的判决。直到六月底，报上才公布王孝和被判死刑。看到这个消息，整个发电厂的工人群众都怒吼起来了，到处可以听到工人对反动派的怒罵。党组织抓住这个时机，及时发动工人声援王孝和，写信抗議，組織王孝和的家屬到南京去“上訴”，打击敌人的政治阴谋。厂里的工人在党

員和积极分子带动下，冲破朱廉棠等特务、工贼的阻挠紛紛拿出錢来，交給工会小組长总組长，資助王孝和的妻子。厂外，党的地下組織，用各种方式动員了社会輿論，无数憤怒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为王孝和抱不平，抗議信一批一批地送到伪法院、伪社会局、伪警察局，伪特刑庭庭长王震南在这些日子里每天都要接到好几百封抗議信，其他如伪推事、伪檢察官以至录事等走狗、小卒，也都收到很多。这些抗議信象一团团的烈火在反动分子的身边燃燒，燒得敌人惊惶万状。上海共产党領導机关則以“上海工人协会”的名义郑重发表了宣言，指出这次的所謂破坏“电厂案件”是和希特勒法西斯国会纵火案如出一轍，蔣介石政府殘暴的屠杀必将引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反动派一定灭亡。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劳动大会也发出通电，抗議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王孝和的陷害。

党的这一切努力教育了广大人民，但却未能改变反动派屠杀王孝和的决心。国民党的中央特刑庭不顾一切严重后果，于九月二十五日駁回了王孝和的上訴，維持原判，仍处死刑。据说在九月二十七日就要执行。

消息傳进監獄，难友們都非常悲痛，不善于克制感情的青年学生偷偷地流着眼泪。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把这个消息对王孝和隱瞞了起来。从大家沉重的心情及对他异样的关怀中，王孝和感到什么事情快要发生了。他估計准是上訴已被駁回，反动派对自己要下最后的毒手了。上訴，这是对敌人的一种斗争，是为了更进一步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王孝和对改变原判本来就未寄予任何希望。死，对于王孝和來說，也并不是可

怕的事，自从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就时刻准备为党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个问题上，同牢的难友，特别是不久前被反动派杀害的新四军游击队司令，给了他巨大的力量。这位烈士忠勇、乐观、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给了他巨大的鼓舞，王孝和牢牢记住了这位烈士的话：“……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你们对敌人的仇恨和产生战斗的力量，我死亦安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孝和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些什么。他谈笑自若地安慰难友，谢谢同志们的关怀，鼓励大家继续对反动派进行斗争；他分析国内的斗争形势，说明全国战场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满怀信心地告诉大家，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对大家谆谆告诫，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垂死挣扎，重复不久前在南通唐家闸所犯的罪行，逃走时对政治犯进行疯狂屠杀。

当王孝和明确地知道敌人即将杀害自己时，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连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他认为刑场即是战场，他是用自己的血肉去完成一次光荣的任务。难友中的共产党员问他想对组织说些什么，他说：“请告诉党，我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希望！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属于党的！让我和党告别！”

九月二十七的前夜，在昏黄的灯光下，王孝和在一些草纸上给亲人和战友们写下遗书。要谈的话该有多少啊！他撇开往昔的欢乐和痛苦，怀着对神圣的革命事业的强烈向往和留恋，带着满腔忿怒和坚定的信心在给妻子的信上写道：“……特刑庭不讲理！乱杀人，秘密开庭，看它横行到几时！”他深切

地关怀着当前的斗争，鼓励和他一道被捕、当时还在狱中的两个工友继续战斗：“……今天我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希望你们两位不断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切勿把革命半途而废……祝你们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九月二十七日早晨，天刚亮，人们就陆陆续续地赶到监狱外面来了，他们要最后跟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告别。这些人当中有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也有其他公用事业的工人；有钢铁厂的工人，纺织厂的女工，也有带着书包的学生，有店员、市民，也有踏三轮车的工人。人们象流水似的，越聚越多，到中午，已有五六百人围在监狱的外面了。人们纷纷议论着，同声诅咒万恶的反动派。在这群正义的人们面前，敌人发慌了，害怕了，只得被迫宣布改期执行。

九月三十日上午，突然有五六个伪法警进来，要提王孝和去审问。王孝和知道今天是他为工人阶级流出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了。他从容地站了起来，向难友们点点头，高声说道：“再见吧！难友们！”

监狱里所有的“犯人”，都用手抓住栏杆，趴在栏杆上，和王孝和告别。只见王孝和昂着头，敞着衣领，走出门去，接着，听到王孝和高呼：

“特刑庭乱杀爱国人民！”

“国民党政府就要垮台！”

这天，敌人为了避开群众，免得引起公愤，打破惯例，没敢动用专门押送“犯人”的警备车，偷偷将王孝和推上一辆出差

小汽車，開往刑場。

到了刑場，已是上午十時左右，國民黨反動政府執行庭的檢察官問王孝和道：有什麼話要說？有什麼遺書要寫？

王孝和怒睜着兩眼說道：“我沒有什麼遺書要寫！我要見我的家里人面談！”

王孝和想利用法庭的慣例，在臨刑前和家人見面的時候，來揭發敵人的罪行。但是敵人不敢讓這樣一位威信極高的“上電”工會幹部接見家屬。偽法官拒絕了王孝和的要求。

王孝和知道接見家屬已不可能，他立即想到了另一個辦法。就大聲說道：

“你們不讓我見家里人，好吧，這裡有許多記者先生，我要對記者先生說幾句話！”

偽法官当着新聞記者的面，不好拒絕王孝和的要求，只得回答：“只能講你身後的話，不許談政治！”

王孝和鄙夷地瞪了偽法官一眼，隨即轉向記者們，象發表演說一樣地講道：

“我是上海電力公司工會的常務理事，是二千八百多工人選舉出來的。這次反動的‘工人福利委員會’要把持工會，無耻地勾結社會局和警備司令部來誣害我，又不許我請律師出庭，每次都是秘密開庭……”

王孝和越說越激昂，每句話都象一支利箭射向敵人。偽法官驚惶失措地拍着桌子，急得直喊：“不許多說，現在已經判決！”慌忙要王孝和在判決書上按指印。

王孝和对偽法官厲聲罵道：

“不按！你們這些殺人的強盜，我不承認你們的判決！”

七八個偽法警擁了上來，抓住跳罵着的王孝和，捉住他的手臂，掰開他的手指，強行在判決書上按上了手印。

這時，一個偽法警端來一碗藥酒，湊到王孝和的唇邊，要他喝下，想使他在就義前神志不清。王孝和緊閉着嘴，將頭一擺，把酒碗打翻在地上。激昂地說：

“你們把我當做什麼人？不用麻醉，你們要殺就殺，看你們這班強盜橫行到幾時！”

偽法官把紅筆一揮，王孝和便被偽法警押到刑場中央去。

王孝和昂着頭，挺着胸，逆着風，邁着闊步，高聲呼喊：

“特刑庭亂殺人！”

“特刑庭不講理！”

“不講理的政府要垮台！要垮台！”

槍聲和王孝和的呼聲響成一片。他的呼聲震撼着大地。劊子手們在王孝和面前顫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王孝和的呼聲中搖晃了！王孝和就這樣以他二十五歲的年輕生命，以他沸騰的熱血，写下了一頁光輝的革命史詩！



迎 接 黎 明

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大軍飲馬長江，準備南渡，國民黨反動派面臨末日，顯得萬分驚慌混亂，瘋狗臨死還要咬人，黎明前的白色恐怖特別猖獗。“飛行堡壘”日日夜夜在馬路上嗥叫，特務到處橫行不法，亂捕人亂殺人。

這時“上電”黨的領導人是李祖良，他雖然已經從發電廠撤退，但是仍舊領導着公司三個部門的黨組織。這天，他向三個部門的各個黨支部負責人分頭傳達了上級黨關於“保護工廠、迎接解放”的指示。發電廠車間支部是顧壽雄負責的，他回廠後把這個消息告訴給支部里的同志聽，大家聽了都非常興奮，但也感到這個責任十分艱巨。顧小弟對顧壽雄說：“廠里那些護工隊很討厭，這幾天他們一天到晚鬼鬼祟祟地不知道在干些什麼。還有他們那個督練員李志耕，听說是陸京士的阿舅，來頭不小，我們特別需要當心。”

顧壽雄說：“你說的對，對護工隊那批人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有什麼新情況，我們隨時找機會商量。”

就在第二天晚上，夜已經深了，顧小弟在車間做夜班，突然看見一個干癯瘦長的人鬼頭鬼腦地走進車間，走几步，停下來向四面望望，再走几步，又向四面望望。顧小弟仔細一看，原

来是謝树棠，护工队里的小头目。这个小特务深更半夜跑来，一定沒有好事情。等到謝树棠快走到跟前，他猛地往前一站，对准謝树棠大声說：“你来干什么？”

謝树棠先沒提防，不禁吓得向后退了几步，后来看清是顾小弟以后，立刻奸笑了几声說：“我的事你管不着！”

顾小弟說：“我偏要管，你是炉子間的，为什么要跑到我們汽机間来？”

謝树棠拍拍胸脯，神气地說：“护工队的人到处都好跑。”

顾小弟一听到他用“护工队”来压人，更加气憤了，大声地說：“管你什么护工队不护工队，我当班，就不許你乱闖！”

顾小弟声音很响，惊动了另外几个工人，他們都是工会积极分子，看到謝树棠还站在那里耍无賴，就涌了上去。謝树棠一看見五六个人快圍住他，赶快換上一副似笑非笑的尷尬面孔，一面連連打招呼說：“誤会，誤会。”一面向門口跑，等到快出門的时候，又轉过身来，恶狠狠地說：“顾小弟，你給我当心一点！”然后一溜烟地跑掉了。

第二天，顾小弟把这件事告訴了顾寿雄。顾寿雄估計謝树棠半夜三更到汽机間来，准是有他的企图。他当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給李祖良，同时提出来护工队是发动工人护厂的主要阻力；要監視他們的行动，我們的人手又不够。

李祖良說：“怎样对付护工队，領導上已經布置好了，为了統一行动，組織上决定介紹一个同志和你联系。护厂工作一定要发动群众来做，只有广泛发动群众，組織群众，这个細致而艰巨的工作才能胜利完成。”

顾寿雄快走的时候，李祖良从长衫袋里摸出一張卷起来的图紙交給他，說：“这是一張发电厂的平面图，对厂里一些重要机器設備位置都作了說明，你們可以根据这張图布置工作。要特別注意重要設備，在解放前后分秒都不能断电。”

这張图是党的技术支部陈警众等人花了許多時間搞出来的。这个技术支部只和李祖良一人单綫联系，所以李祖良沒有把图的来源告訴顾寿雄，只叫他把图用好后，按照預訂的时间、地点和暗号把图交給一个人。直到解放后，顾寿雄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抗日时期領導过厂里的地下斗争、当时担任公用事业委员会書記的姜才宝。

顾寿雄听了李祖良的这些指示后，心里又兴奋，又疑惑。兴奋的是党对护厂工作布置得这样周密，任务再艰巨，也一定能够完成；疑惑的是李祖良究竟要介紹什么人和他联系来对付护工队呢，他猜了好半天也沒有猜到。

李祖良指定的日期到了。这天黄昏，顾寿雄兴匆匆地向炉子間×号炉子走去。他走到那里一看，沒有別的人，就只有李志耕一个人叼着香烟瞧着他。他大吃一惊，心想，糟糕，难道这件事給护工队知道了嗎？他不禁担心起那个要和他联系的同志的安全，可是又立刻想到既然来了，就不能后退，况且要讲的是暗語，如果对方答不上再走也不迟，于是他怔了好一会后，终于把李祖良告訴他的那句暗語說了出來，李志耕一点也沒有考慮，馬上接了一句，他跟着又說了一句，李志耕又接了一句，双方的話跟李祖良說的完全一样。顾寿雄这才放下心来，上前一步，两人热烈地握手。

原来李志耕是遵照党的指示，利用他和特务头子陆京士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做策反护厂工作的，他一直和李祖良单线联系，所以厂里其他党员都不知道他是党员。顾寿雄听了李志耕简短的介绍后，笑着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跟万一、盛约翰一样的特务呢！”

因为怕给人撞见，他们约定下次碰头的地点时间以后，就分手了。临分手前，李志耕对顾寿雄说：“你放心，谢树棠这班小特务，我会特别注意他们的行动的。”

这时候，厂里的谣言很多：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呀；“国军”有长江天险，又有美国兵舰，共产党过不了江呀；这个仗起码有十年二十年好打啦等等。这些谣言都是护工队的小特务传出来的。少数老工人因为几十年来吃足打仗的苦头，看到眼前物价一天跳几跳，又不大清楚共产党解放军来了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心思不定，成天没精打采，有几个人在偷偷商量是不是先到乡下去避避风头，等到时势好了再出来。

顾寿雄和同志们一商议，觉得这是敌人的阴谋，不揭破这些谣言，不稳定工人们的心，就很难发动群众起来护厂。有天晚上，大部分炉子压了火，锅炉间的工人都聚在炉子间调节仪表盘旁边，跟平常一样大谈起山海经来。

有一个老工人说：“今天我又听说美国佬送了蒋介石一大批新式武器守南京、上海。”

“仗是有的打了，再打下去，我家里连粥也没得喝了。”另一个工人叹了一口气说。

顾寿雄插进去说：“我看这个仗是打不长的。”

几个人都惊讶地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顾寿雄向四周望了望，压低了声音说：“这儿没有什么外人，大家坐拢些，我们闲聊聊。”

接着他就把解放战争的形势、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扼要地说了一遍。老工人对这个年青的司炉一向印象很好，平常就很相信他的话，今天听到他说的都是新鲜事，更是越听越有兴趣。等他说得有点累，稍许停一停的时候，有个老工人就问他：“共产党来了到底是啥样子，你知道不知道？”

顾寿雄微笑着说：“共产党，我听说是一心替穷人做事的，我们都是穷人，难道他会难为我们？”

有几个老工人想起了厂里这几年来发生的事情，什么“四·一二”成立工会呀，什么富通事件呀，王孝和的牺牲呀，国民党说民主工会那些干部是共产党，王孝和也是共产党；他们不清楚这些好人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但他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如果共产党就是象王孝和这样肯为大伙办事的人，那会给大伙带来多么好的日子啊。

从这天开始，一有空，炉子间的工人就喜欢听顾寿雄聊天。顾寿雄渐渐地把话题转到了护厂上来，说：“厂是我们的命根子，厂完了我们饭碗也都敲碎了。要是国民党狗急跳墙，临走前给我们来个飞上天，那大家只好喝西北风啦。”他看到大家听了都露出不安的神情，就接着说：“再说，共产党来了，我们只有一些破机器烂厂房，怎么好交代呢？而且，上海要是没有了电，那多么糟糕啊！”

大家听了顾寿雄的话，都感到保护工厂是件非常重要的

事，好多人向他表示要参加具体工作。顾寿雄和車間支部的几个党员就分头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准备把他們組織起来担任糾察。

四月二十一日，解放軍橫渡長江，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老窠南京，向上海挺进。在这黎明前的一瞬間，上海变得更加黑暗，国民党的特务統治愈加猖狂了。但是上海人民听到近郊傳来的隆隆炮声，心头都充滿了喜悅，好象看見了东方已經升起的曙光。

发电厂工人的心情也是一样激动。常常几个人湊在一起，臉帶笑容，低声談着解放軍打到什麼地方的消息；有不少人每隔几分钟就跑到外面去听听炮声，推測解放軍在哪里开炮。顾寿雄常常帶了炉子間的一些工人到十层楼上去看高桥、月浦那边的炮战。一个工人說：“解放軍的大炮真是又准又狠。”顾寿雄說：“对，不但国民党給打痛了，連我們厂里的那班美国佬也給打痛了。”大家听了他这句话一时还摸不到头脑，問他是什么意思。顾寿雄笑笑說：“美国老板和国民党是穿的連襠褲，解放軍来了，美国佬还敢再凶嗎？你們說說看，他們听了这些炮声，心里好受不好受？”

顾寿雄一說，大家都明白了。一个老师傅說：“怪不得这两天厂长潑里斯老是垂头丧气的，原来是解放軍的炮彈打到他头上了。”还有一个老师傅說：“不要說潑里斯，就說我們車間那几个外国佬最近看見我們工人也客气起来了，要我們干什么活，老是加一个‘請’字呢。”

“哈，哈……”大家听了都舒暢地大笑了一陣

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厂里有些高級技術人員听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謠言，人心惶惶，卖冰箱，提存款，收拾細軟，准备逃往香港、台灣。护工队里呢，万一、盛約翰这几个家伙都一个个夹着尾巴溜掉了，由李志耕担任了大队长，不少小流氓小特务象无头蒼蝇一样到处乱钻，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上級党組織针对这些情况，指示党的地下宣傳支部展开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攻势。一面向群众发信，宣傳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欺騙阴谋，这些信稳定了大家的情緒，那些想逃走的高級技術人員看了信都不打算走了。另一面也給特务和护工队员发了信，向他們交代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問，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叫他們趁早回头，不許再为非作歹。那些家伙一看到信后，都吓坏了，“我做的事情共产党的帳上記得这样清清楚楚，以后可得給自己留一条后路哩。”这个攻心战达到了瓦解和动摇敌人的效果，就連謝树棠这些老牌特务也一天到晚搭拉着脑袋，不大敢吭气了。

浦东解放以后，大家更喜欢到十层楼上去看江对面迎风招展的紅旗。国民党反动派这时更加惊慌了，派了一支交警大队駐到厂里来，打算利用这里的建筑物，封鎖黃浦江，进行垂死掙扎。

有一天，一个工人气咻咻地跑来告訴顾寿雄，国民党軍隊正在十层楼頂上架机关炮。顾寿雄不禁吃了一惊，这个地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控制点，如果不把这个“釘子”拔掉，我們的渡江部队就会受到极大的損失。可是怎样去拔呢？硬拚，不行，現在暂时还是敌人的天下，硬拚一定会吃大亏。他想了好

一陣，忽然想到了李志耕，对，用李志耕那块护工队大队长的招牌去和交警大队的反动军官打打交道，可能有效。

李志耕一听顾寿雄这样说，立刻三步并做两步地赶到十层楼顶上。

几个兵士正在那里吭哧吭哧地叠沙袋，一个满脸横肉的匪连长站在旁边指手划脚指挥着。李志耕一看，机关炮已架好了，炮口正对着江面。

他装做很悠閑的样子走过来，向那个匪连长招呼说：“这几天公事忙，辛苦了。”

这个家伙认得他是厂里护工队大队长，立刻把叉开的两条腿并拢，大声地说：“愿为党国效劳！”

李志耕心里暗笑这个家伙倒是死到临头还顽固不化，表面上却显得非常佩服地说：“连长真是军人的榜样，值得我们敬佩。”说着，他走到机关炮旁边，突然很惊讶地叫了起来：“这是干什么呀？”

匪连长轻声对他說：“都是自己人，我才告诉你，这里地势高，可以封鎖共軍渡江。”

“唉呀，这可危險啊！”李志耕緊張地叫道。

“怎么，怎么危險？”匪連长感到莫名其妙了。

“你不知道嗎？下面这个炉子正在运行，这里架了机关炮成为軍事目标以后，很容易发生意外，到那时候炉子一爆炸，不要說屋頂上的人都要炸成肉酱，連周圍三四里的地方也都要化做平地……”

匪連长听說自己性命难保，臉都吓白了，急忙轉过身来向

那几个兵士吼道：“媽的，誰叫你們抬上来的，快拆掉！快拆掉！”一面說，一面头一个溜走了。

李志耕眼看着匪兵把机关炮拆走，这才松了一口气。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軍进入市区，苏州河以南的地区都解放了。收音机已經开始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和革命歌曲。国民党駐厂部队的連长和副連长都早已溜得看不到影子，留下来的匪軍成了瓮中之鳖，乱成一团。

在党员的带头下，全厂职工都精神抖擞地守卫在工作崗位上，防备敌人在临死亡前还可能进行破坏。車間、炉子間、控制室等处，都有党员日夜守卫着，和群众在一起，維持发电。技术支部还特別派了党员专门負責控制室和电机操作等工作。每个人都是又緊張又兴奋，眼睛熬得通紅，但是沒有一個人想睡覺。

二十六日上午，在全厂巡查了一夜的李志耕，剛回到办公室，忽然电话鈴响了。他拿起电话，就听见一陣笑声，还夹着鑼鼓声。电话是前两天因为工作去办事处的顾寿雄打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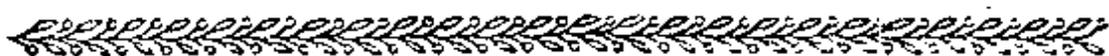
“老李，你听，我們这儿敲鑼打鼓好熱鬧呀。現在你們的責任更重了，記住，要坚持分秒不停电，一点意外也不能发生啊！”

李志耕听了电话，覺得全厂工人肩上的担子的确更加重了。这个厂关系到全上海人民的用电，如果出了毛病，那会发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啊。

又过了緊張的一天一夜，到了二十七日下午，解放軍占領了隔壁大康紗厂。駐在厂里的匪軍只好一个个佩着事先准备

好的白布臂章走到那里去投降。不一会，一队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了过来，工人们象决堤的洪水一样，从全厂各个角落里涌到了门口，欢迎自己的亲人。欢呼声、鞭炮声和马达的转动声，奏起一支胜利的凯歌。

这时全上海的电灯都亮了，这个回到了人民手中的大城市到处闪耀着珍珠一样的灯光，一片光明灿烂！



反封鎖斗争

上海解放了。

全市人民欢欣若狂地庆祝自己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一幢幢大楼上飘扬着胜利的红旗，垂挂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巨幅标语。大街上，里弄里，到处是欢笑声、爆竹声、锣鼓声，和一堆堆扭秧歌的人。人们到处绘形绘色地谈着解放军英勇作战的故事。

全上海的工厂都开工了。工人们自豪地挥舞着劳动的双手，千万台机器同时放声歌唱。在整个战争期间，发电厂一分钟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过发电。

就在这时候，美帝国主义又恶毒地向新中国发动了新的“进攻”：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

发电厂的炉子本来是烧煤的。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为了倾销他们的美孚油，才把煤炉改成了油炉。厂里特地造了十几只万吨以上的油坦克（储油器）。单单柴油一项，美帝国主义每年就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去大量美元。他们知道电力是一切工业的动力，又是城市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帝国主义妄想通过禁运柴油这一毒辣阴谋，达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上海的黨組織早就識破了敵人的這套陰謀。上海軍管會負責同志對“上電”軍代表作了指示：

“美帝國主義在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了，必然會在經濟上設法破壞我們。他們禁運柴油不光是為了癱瘓上海，而是想窒息中國革命。因為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這是一場鬥爭，是軍事政治鬥爭的繼續。我們的對策是：‘自力更生，徹底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賴，粉碎他們的陰謀。要緊緊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群眾是會想出辦法的。’”

“上電”黨組織根據上級指示，對各項工作進行了討論。當時，黨組織還沒有向群眾公開，決定由工會主席老楊出面，發動老工人、工程師，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并由軍代表與霍必根斯談話，責令他保證“上電”繼續生產。

老楊接受任務後，就趕回廠里找工人商量。走進爐子間，幾個還沒有接班的工人正聚在一起聊天，談話的中心正好也是爭論柴油會不會再運來的事，大多數人說：“老虎不會發善心，美國佬不會運油來，我們自己想辦法。”老楊想，全廠工人已經和黨心連着心，把“反封鎖”的担子挑起來了。他就插進去說：“我們應該作最壞的打算，美國佬不賣給我們柴油，我們就自力更生。”

司爐宋寶生說：“對！封鎖有什麼了不起！過去爐子是燒煤的，把它改過來，依舊燒煤好了！”

王阿山接嘴說：“這是好主意，中國有的是煤！”

“大家想的好！”老楊沒有想到工人們會這樣快把辦法想出來，稱贊着說，“大伙再琢磨琢磨，我們把爐子改過來，還會

有什么困难？”

“唉呀，过去拆下来的炉排都给美国佬熔掉了。那倒是……”有人提出了困难。

“那有什么，三个巧皮匠，赛过诸葛亮，天大的困难，我們也能頂住。”鍋炉場老技师王国璋象是代表大家表示决心似的揮了下手。

老楊覺得心里踏实多了，又去找工程师蔡敦基。他是黨員，已經在作技术准备。他告訴老楊原来的炉排图样被帝国主义弄得散失不全，得重新設計。老楊要他現在就动手搞起来。

克服困难的办法有了眉目，党組織又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方法。

第二天，“上电”公司的总裁霍必根斯接到了电话：軍代表有事要找他談話。

这个“老狐狸”接到电话后神情很不安。几天以后，在他的会客室里，第一次来了三个穿黄軍装、黑布鞋，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的代表。霍必根斯觉得他們跟馬路上走过的共产党軍隊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所謂“土包子”，臉上很快地露出輕視的神色。經過介紹以后，他才知道一个是公用局局长，一个是上海軍管会的代表，一个是秘书。当軍代表严肃地宣讀軍管会的命令时，那声調、气势中有一种正义的力量，使他的臉色頓時变得蒼白了，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站起来起来的偉大的中国人民的声音。

會議开始，軍代表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发电厂的燃料問

題。

“根据公司的业务报告，厂里的存油快用完了，这个问题，公司准备怎么解决？”

听到是谈燃料问题，霍必根斯的嘴角隐隐掠过一丝微笑。他说：“军代表先生，油快用完的情况我知道。我已经电告纽约总公司。纽约方面来电说：‘油还会来，油船“罗姆雷弗”号已经准备启航。’……”

军代表反复地向霍必根斯说明了党和政府对于外商企业的政策。他说：“我们政府对正当经营，对人民有利的外商企业是保护的，但必须好好经营。你们是公用事业，有责任维持生产，保证电力供应。”

霍必根斯讨好地说：“我们的电厂一向是为上海人民服务的，嘻嘻……”

日子一天天过去，存油一天天减少，霍必根斯说的油船却毫无踪影。到了八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华南、西南追歼国民党残敌。美帝国主义看到阻挠中国革命事业的一切努力都已失败，八月二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黯然地离开了中国，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霍必根斯知道形势改变了，中国工人把炉子改成烧煤的计划势在必行，他就立即恶毒地将大批外籍技术人员抽调回国，以造成我们改炉子缺少技术力量的困难。

八月上旬的一天下午，老杨正望着窗外的油坦克，心里盘算存油还能烧多少天，忽然门“蓬”一声响，进来一个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的司炉工人，他气呼呼地说：

“老楊，燃油量又增加了！”

“增加多少？”

“比昨天又多了十五噸！”

“哦！”老楊應了聲，心里想：“帝國主義在跟我們爭時間了！”

“改爐子要趕快呀！”司爐工着急地說。

“是的，到時候了，”老楊說。“你回去繼續注意燃油情況，隨時告訴我。”等工人走了以後，老楊馬上將情況告訴了軍代表。當天晚上，黨組織分析了最近的情況。“上電”黨組織對霍必根斯所說的從美國運柴油來的諾言，本來就不存在任何幻想。現在工會已經把群眾發動起來，技術人員把爐子改燃煤爐的繪圖工作也快完工，是跟帝國主義攤牌的時候了。

八月中旬，軍代表和工會主席與霍必根斯又舉行了一次談判。

“霍必根斯先生，油船怎麼還沒有到？”軍代表先提出責問。

“哦，”霍必根斯拖長聲音說，“因為國民黨海軍封鎖了吳淞口，船不能進口。”

軍代表和工會主席互相會意地望了一眼。他們心里覺得好笑，國民黨是美國武裝的，他們怎麼敢封鎖干爸爸的船！

“現在油快用完了，你們準備怎麼辦？”

“這個……”霍必根斯一時答不上來。他眼睛望着地板，停頓了一下，抬起頭來說：“我再去努力爭取！”

“霍必根斯先生，你這樣做，該不是故意拖延時間，造成油

尽停电吧？”工会主席从旁揭穿他的阴谋。

霍必根斯脸色一沉说：“不，我天天打电报与纽约总公司在联系。”

“军管会已经决定叫你们改炉子，改成燃煤炉。我现在代表军管会正式向你宣布这项命令。”军代表不让他再赖皮下去，眼睛威严地盯着他说，“煤由政府供给。”

“改烧煤？”霍必根斯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摇摇头说：“不行！”

“为什么？”军代表问。

“我们炉子不能烧煤呀。这个技术问题……”霍必根斯想拿技术问题来吓人。

“一九四五年以前，本来不是烧煤的吗？”工会主席马上接上去反问。

霍必根斯不作声，眉头微微地皱着，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说，“改炉子有许许多多困难。”

“有些什么困难，谈出来，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军代表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后路。

“外国技术人员都已经走了。”

“厂里有中国工程师和老工人呀。”工会主席说。

“中国工程人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工程。恐怕……”

“我们中国工人有能力自己干！”工会主席有点火了。

“不是的，”霍必根斯假惺惺说。“不是不相信中国工人的能力，我是怕他们对付不了，半途而废，那时就进退两难

了。……嘻嘻……”

“你这担心是多余的，”工会主席理直气壮地说，“现在你只要同意改炉子，下个命令就行了。厂里的中国工程师、工人已经作好一切技术准备。”

霍必根斯眉头锁得更紧了，显然，他没有料到共产党做事会这样周密。

“难呀，材料缺乏！”

“由政府负责供应。”军代表严肃地望着他，干脆回答说。

霍必根斯又无话可说了。好半天才说：“公司的资金……也成问题。”

“向政府借。”工会主席帮他出点子。

“数目很大，怕一时还不出。”他字字斟酌地说。

“将来慢慢还好了。”工会主席再迫紧一步。

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已经被围得无路可逃了。最后他似乎打定了主意，口气傲慢地说：“对不起，我国政府跟贵国政府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无法借！”说完他扫了军代表一眼。

霍必根斯使出了“杀手锏”！他以为这下子总难住我们了。但我们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手。

“可以由工会出面向政府借。”工会主席立刻接上去说。

这时候霍必根斯无话好说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由工会出面向自己政府贷款总不需要外交关系吧？狡猾的霍必根斯这时再也找不出话来了。他低下头去，搔搔灰白的头发，不作声了。

几天以后，霍必根斯无可奈何地下了改炉子的命令。改

炉子工作正式开始了。

工人们响应了党的号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个工作。但就在大伙忙于克服改炉子的技术困难的时候，霍必根斯又使阴谋了。

厂长泼里斯把改炉子的工程包给了私商包福记。泼里斯在包工合同签订以后打了个电话给霍必根斯。

“哈罗！霍必根斯先生吗？我已经完成了您的委托。”泼里斯屁股坐在写字台上扬扬得意地邀功讨好说。

“包给小厂家了吗？很好。谢谢您。现在您要准备工会来找麻烦。”

“让他们来找！合同都签好了！”

“啊？！好极了！你做事真快！嘻嘻，现在看他们去搞吧！”霍必根斯禁不住奸笑起来。

老杨和工人们听到这消息简直气坏了。把这样巨大、这样紧急的工程包给连象样的车床都没有一部的弄堂小工厂，明明是想拖垮我们嘛！工人们纷纷提出要自己做，老杨代表工人向泼里斯提出，但泼里斯借口合同已经签订，款已付出，一口拒绝了。

党组织知道这是美帝国主义又一阴谋。但困难是吓不倒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党决定更好地依靠群众的力量，继续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技术上困难不少，过去厂里这种几层楼高的工业锅炉从制造、安装到运行，全是洋人掌权的。现在一切都要靠我们白手起家。改炉子主要是造炉排。炉排是用上万片凸凹不平的炉排片穿成的，象把巨大无比的篦子。蔡

敦基等工程师在一开始設計炉排片时就遇到了困难。后来經過王国璋老技师等的帮助才設計出来。設計完成了，包福記在加工制造时又遇到了困难；可是炉膛已經清好，地脚也已經打好，只等装炉排了，偏偏炉排片的生产就是跟不上。

九月里的一天晚上，月色皎洁。老楊又到炉子間工地去。进去一看，靜悄悄的。老楊覺得奇怪，平日来时总看見包福記的安装工人、魁梧的宋阿来师傅在大声叫嚷，“断命炉排片赶不上！不然，早弄点顏色給美国佬看看了！”今天到哪里去了呢？走近一看，炉門旁边堆了小山似的一堆炉排片，眼子已經钻好。旁边坐着几个工人，正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在穿炉排片。炉門前，穿好的炉排已經有一丈多見方了。老楊連喊了几声：“宋师傅！”

“哦，老楊。”炉排下面傳來雷轰似的应声。接着钻出个渾身黑灰的大汉来。他把一段当滾筒用的鋼管往地上一扔，摊开滿是安装工所特有的伤疤的大手說：“哈，解决了！”

“什么解决了？”老楊問。

“炉排片。”宋师傅弯下腰随手去抓炉排片，別人的手只能抓三个，他一把抓起五个。后来一想太多了，又丢下四个，留一个指着眼子說：“炉排片钻眼子問題解决了。我們造了一架土冲床，一天可以冲上千片哩。現在只剩下渦輪箱里的四个头子問題了。”

老楊心里很受感动，他激动地說：

“唉，老宋，多亏你們大伙呀。帝国主义多么阴險毒辣啊！这几天，他們想尽办法多燒油，他們一心想弄得我們断油停

电。电厂假如一停，你想怎么得了？解放军还在打仗，上海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支援前线的任务很重。电厂一停，上海十分之八九的工厂都要停工，那对革命事业有多大影响，上海要有多少人失业啊！所以党和政府要我们合起心来多想办法，一定要赶在敌人前头！”

这一番话引起旁边坐着的诸何根师傅许多感触。他以前就是个失业工人，听得老杨这一说，不由得涌起一股怒火：美国佬又要来敲饭碗了！想到这里，他觉得肚子里憋了一股气。“妈的，我用凿子也要凿一把滚刀出来！看谁斗得过谁！”他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阿来，铣涡轮箱的头子办法有了！”宋师傅问他什么办法，他却头也不回地跑了。

一星期以后，当第一只炉子炉排装好时，诸何根师傅果然憋着一肚子气，凭他出色的手艺和耐心，用凿子凿成了一把菠萝蜜似的“土滚刀”，解决了涡轮箱头子的加工问题。

十月初，中国工人自制的第一台链式炉子造成了，立即开始试车。炉子前面围着许多人。传动机开动了，炉排轱辘地转动起来，煤块均匀地落在炉排上，被炉排带进炉膛，立刻燃起熊熊大火。“啊！”人们欢呼起来。“成功了！成功了！”“共产党万岁！”青工们拿出锣鼓家伙，震天价敲了起来。火光映得人们兴奋的脸通红。

工人们庆祝反封锁改炉子成功的锣鼓声传到南京路总办事处霍必根斯的耳朵里，他突然脸色土黄，身体一连摇晃几下，差点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过了几天，这位“尊贵”的总裁自己跑去求见公用局局长。他从袋里掏出手帕，轻轻地按在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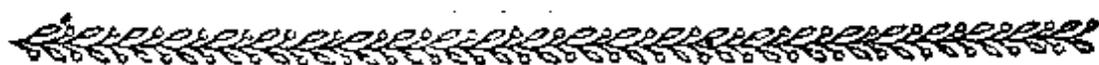
口，竭力掩飾着內心的絕望和仇恨，裝腔作勢地說：“局長先生，我因年老多病，想請求您准許我回國。”

公用局局長知道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生的什麼“病”，回答他說：“你可以向外事處辦理手續。”

霍必根斯這頭“老狐狸”滾回去了。在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下，美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政策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早就說過：“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有力量粉碎帝國主義的一切陰謀，有力量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

● 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五〇〇頁。



为光明而战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天气晴朗。厂里一片热闹景象：高烟囱吐着浓烟，吊煤车挥动巨臂，把煤送进煤斗，锅炉房被熊熊的炉火映得通红，汽机间的发电机在欢乐地歌唱……

工会生产委员张世宝擦着手上的油泥，迈大步走出修造场，正要往工会去开防空会议，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响了。接着，在东南方的天空中，出现了十几个发亮的小点子。张世宝一看形势不对，马上转身跑进车间，要大家往防空洞里去避一避。他跑进锅炉间，看见张来发老师傅和几个工人正埋着头在检修锅炉，好象没有听到警报一样。

“来发师傅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拿起活儿就是天塌下来也不管了。”张世宝看到张来发聚精会神的样子，心里称赞，喊道：“来发师傅，匪机来了，快到防空洞里躲一躲。”接着，他又到别的地方通知去了。

来发师傅想走但又舍不得放下手里的活儿。解放以后，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电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了。快一分钟修好锅炉就能早一分钟发电。他抬起头对身旁一些青工喊道：“你们年青人快跑吧，我老骨头了，不要紧。”

匪机已经在厂房上空呼啸怪叫了，人民解放军的高射炮

正乒乒乓乓猛烈地射击着。

来发师傅一看几个青工还没有走，就站起来把他们用力一推，叫道：“还不快跑！”大家这才急冲冲地跑了。

这几个人刚跑进防空洞，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响，炸弹落下来了。

来发师傅刚拿起扳头，炸弹爆炸的气浪险些儿把他掀倒。他赶紧拉住炉旁的铁栏站稳脚跟，一道黑烟冲天而起。他抬头看看那心爱的厂房，怒视那黑烟滚滚的天空，象一尊铜象似的站立在锅炉旁边。

又是连续几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钢板铁皮飞向天空，坚实的厂房晃了几晃，一股黑烟在来发师傅站立的地方遽然升起。

电厂被炸了。整个厂笼罩在浓烟烈火中。厂房屋顶的瓦楞铁皮完全被气浪掀掉了，运煤设备的皮带被拦腰炸断，高大的钢架歪倒了；坚实的厂房被气浪掀得连墙壁都突了出来，十多个大烟囱同时发怒地冒出乌黑的浓烟，夹着火光，冲上天空；车间里满地是铁片、碎石、电线和炸坏的机件；没有炸坏的一些发电机被深埋在碎铜烂铁堆里；炉子间里一团浓烟，炸裂的锅炉喷着沸热的水，管子里冒着蒸汽；断裂的油管里流出来的柴油在铁板上燃烧。

炸弹爆炸声一停，防空洞里的工人也都出来了。当他们看到这样悲惨的景象，一个个气得直跺脚，牙齿咬得格格响，有的老工人禁不住泪水纵横，他们和机器厂房相伴了多少年啊！

“流什么泪，跺什么脚，冲进去，救人救机器要紧！”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張世宝噙着眼泪向着烟火堆里冲去。

大家拳头一紧，跟在他后面，潮水般地向厂房涌去。

发电厂被炸的消息就象电流一样，迅速地傳遍了整个上海。四面八方的人，組織了救护队，向发电厂涌来。

緊張的搶救工作开始了。最先赶到的是解放軍駐厂部队。張世宝正在火堆里窜进窜出地指揮着。四班长拦住了他。

“張世宝同志，护厂部队除必要警戒人員坚守崗位外，全部向你报到，請立即分配任务。”

張世宝看看这些解放軍战士，有些人受了伤，但是每个人的眼睛都燃燒着怒火。他心里一陣激动，斬釘截鉄地說道：“好，受伤的同志一定得休息，其余的同志跟着我上！”可是，他們誰会管自己是受了伤的呢？全都向燃燒的厂房里冲去，象在戰場上冲向敌人的陣地一样。

濃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烈火烤得大家滿臉油汗。有的人棉衣燒着了，甩掉棉衣再干。有的人头发烤焦了，用手掬一些冷水往头上一澆，又向火堆里冲去。

搶救的人群象潮水一样涌进厂房，越来越多，越来越猛。他們穿过倒塌的鋼梁堆成的拱形洞，来往在全是尖棱棱的碎鉄片的路上；他們越过横躺在地上的巨型发电机，攀上搖搖欲墜的鋼架扶梯；他們涉过沒膝的、从破裂的水管里流出来的凉水，走进已是一片瓦砾堆的修造場……在人群涌过的地方，燃

燒着的烈火迅速地被撲滅了。在人群涌過的地方，硫磺彈的硝煙象雲霧一樣很快地消散。幾條比較平坦的道路在他們背後出現。

張世寶領着幾個解放軍向黑煙彌漫的爐子間摸去。他一面摸索一面想：“來發師傅該不會出毛病吧。”當他摸到×號鍋爐旁邊，只見滿地是瓦礫、鋼板、煤灰，爐子裡漏出的水還很燙人，卻不見來發師傅。他着急地喊了兩聲，沒有應聲。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一塊鋼板下面發出輕微的呻吟聲音。他和三位解放軍掀開鋼板一看，只見來發師傅滿身是血躺在那里，已經昏迷過去了，但他的手裡卻緊緊地握着扳頭。張世寶心裡象刀絞似的，蹲下去抱起他的上身，輕輕地叫道：“來發師傅！來發師傅！”來發師傅微微地睜開眼睛，見是張世寶，就想撐着站起來，但是一使勁又痛得癱了下去。張世寶把他扶上擔架，他掙扎地搖了搖頭：“世寶，我哪也不去，爐子還沒有檢修好。美國佬會炸……我們就會修，看誰……看誰贏得了……誰！”

張世寶俯下身去，從他手裡接過扳頭，噙着眼淚安慰他：“來發師傅，工作包在我們身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養好了身體再干。”

兩個解放軍用擔架把來發師傅抬上救護車送走了。一路上來發師傅還不斷地叫着：“我要搶修……搶修！”

這樣堅強的一個老工人，今天被美蔣匪機炸成這個血淋淋的模樣，張世寶想到這裡，捏緊拳頭，眼淚禁不住撲簌撲簌地往下掉。這時，一只厚實的大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上電”工會主席沈翔聲同志。他是得到電廠被炸

的消息后，从上海总工会成立大会上急急赶回来的。張世宝一看是沈翔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正想倾诉一下心里的悲愤，但是沈翔声没等他开口，就说了：“世宝，你这个硬汉子怎么也掉起眼泪来了？敌人封锁、轰炸，就是想看看我们流眼泪啊。”沈翔声顿了顿，更严肃地说：“你我现在的责任，不是在敌人面前掉眼泪，而是要挺起腰杆迎上前去，领导大家赶快抢修，恢复发电！”

“老二，”張世宝总是这样亲切地叫政治上的引路人的。“我没哭，也没有流泪，只是看着自己手拉手的兄弟被炸得这么惨，心里憋着一股闷气没处出呀。”

“有地方出！敌人把我们电厂炸了，妄想叫上海变成黑暗世界，我们就让上海变得更加光明，你这股闷气应该往这里出！”

張世宝用那只又黑又大的手把沈翔声的手一握，激动地说：“老二，你把我这根塞住的直烟筒给弄通了。”说着，他就象一只猛虎似的又向浓烟烈火中冲去，沈翔声也在后面紧紧跟着。

当天下午，在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同志和各省代表闻讯后，立即赶到发电厂慰问，“上电”工会主席沈翔声同志陪着他们走遍了所有的车间。他们和正在紧张抢修的工人们一一握手，说：“你们辛苦了！”工人们一致表示：不发出电来，决不回家！

傍晚，在厂西面的煤场上召开了全厂工人大会。天灰蒙蒙

的，西北风呼呼地吹得紧，好象在向死难工友致哀。

刘宁一同志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作为临时主席台的煤堆上，脱掉帽子，默默地站了一阵，然后缓慢而沉痛地说：“同志们，我们的阶级弟兄被炸死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又给人民欠下了一笔血债！同志们，我们有两只手，可以跟敌人斗，他们会炸，我们就会修，看谁斗得过谁！”刘宁一同志越说越激昂，台下本来低垂着头的工人们，这时都挺直了腰杆，一双双泪光闪闪燃烧着火焰的眼睛望着同一个方向。

刘宁一同志用更高亢的声音说：“敌人想把上海炸成一座黑暗的死城，我们一定要使上海成为永远光明的城市。同志们，我们立即组织突击队进行抢修，争取四十八小时发电，好不好？”刘宁一同志刚才在车间里巡视时，跟老工人和工会干部商量过，现在向全体工人提出了这个奋斗目标。

“好！”

“组织突击队，为死难兄弟报仇！”

“保证四十八小时发电！”

工人们纷纷激动地振臂高呼。

匪机又飞到工厂上空盘旋了，张世宝赶忙叫大家四散隐蔽。但是愤怒的人群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向车间，拿起铁锤继续干着。

大会散了以后，厂工会立刻召开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抢修计划，保证在四十八小时内发电。

在漆黑的夜里，天下起了大雨，紧张的抢修开始了！

架电线接临时电源的工人们，爬到高高的电线杆上，用一

双冻得已經麻木的手操作着。冰涼的雨水順着他們的头发往下流，棉衣湿透了，結起了冰花。手冻僵了，放在嘴上呵一口热气，雨水粘住了头发、糊住了眼睛，用手抹一抹。电綫架到那里，那里就亮起电灯……

法商电車公司的电焊工正在焊接出灰电車的鉄軌，藍色的火花拍拍乱濺。大学生們抬着籬籠在厂房外面清除碎磚破瓦，解放軍战士有的巡邏，有的也跟工人一起在車間里清扫場地。

張世宝和一些突击隊員在漆黑的炉子間关好蒸汽閥門。他一出来，在修造場門口，跟正在清理場地的沈翔声打了个照面。沈翔声拉了他一下，悲痛地說道：“世宝，告訴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来发师傅他——牺牲了。”張世宝沒喘气，只是呆愣地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沈翔声。沈翔声接着說道：“他死得有骨气，臨終的时候，还对他老婆說，要把所有的存款买贖利新实公債，支援前綫，解放台灣。最后，他还叫人給大伙捎几句话，說他不看見上海的电灯亮，死也不会閉眼睛！”

張世宝默默地站着，不等沈翔声說完，他就猛地把一根二百多斤重的鉄管子扛在肩上就走。

为了保护搶救出来的机器，防止敌人第二天再来轰炸，必須連夜赶制三千多只装满黃沙的麻袋，可是人手不够。搶救指揮部沈翔声同志馬上給上海总工会挂了个電話，請求上海的工人階級支援。接電話的是沈涵同志。他在電話里回答說：“好的，老沈，你告訴厂里兄弟們，全上海工人、全上海人民都和你們站在一起，都会全力支持你們的！”

党向上海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准备吹熄蜡烛睡觉的老工人跳出被窝，重新穿起了工装，向着发电厂走来；正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的大学生合上了书本，在操场里排好队，向着发电厂跑步赶来；年轻的妈妈把孩子哄睡了，悄悄地带上门，向发电厂走来……

这天晚上，只要是在马路上走得急匆匆的人，几乎都是响应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总工会的号召，赶到发电厂去支援抢修的。

一股股的人流在发电厂的空地上汇成了一个海洋。空地上一片灯光。一根根竹竿上挂着风灯，汽油灯和各式各样的桅灯。灯光下无数的人不停地缝着麻袋。里弄的妇女们娴熟地缝着；向来不拈针线的男人们硬手硬脚地缝着……

雨越来越大了，沈翔声、张世宝和几个工会干部穿梭般地在人群中奔来奔去，劝大家早些回去，可是谁也不走，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要缝完才走！”

天亮了，麻袋快缝完了，人们才渐渐散去。可是这时候，还有郊区的农民兄弟们陆续赶来。他们头顶着油布，走了一夜路才赶到，一到工地就要求把最后几只麻袋留给他们缝，最后几袋黄沙留给他们扛。

二月七日清晨，大家为了实现四十八小时发电的保证，顾不得敌机还在头顶盘旋，立即动手修理发电机了。曹志方、顾小弟、邵善根等抢修突击队的老工人们，首先准备修复×号发电机。因为有人看见昨天轰炸以后，×号机还在转动，只要能转动，快速修复的把握就大些。

他們走到×号机旁，扫除了机上的灰土碎鉄。想用行車吊开軸承盖，可是行車远在車間的那头，沒有电，偌大的行車象一只“沒脚蟹”，动也不能动。

“装个搖手柄，大家搖！”不知是誰說了一句。

于是四五个人搖得呼哧呼哧气直喘，行車才一点一点地移动着。

行車走到一半，志方师傅的脚被碎鉄割开一个嘴巴大的口子，鮮紅的血直往外流，在他走过的地方，一步一个血印。張世宝劝他下去休息、包扎，他只在旁边搽了点紅药水就一跛一跛地又来干了。張世宝又劝他休息，这下他可冒火了：“唉呀，二十几个兄弟死得这么惨，我們活着的要不豁出命来干，可怎么对得起他們呀！”

×号机檢查好以后，他們又順着鉄扶梯往下檢查，走到底层，看到又粗又大的循环水管裂了縫。車間底层里滿是齐膝盖深的积水，很多工人正在用电话局里借来的手嶽泵浦排水。張世宝和志方师傅踏着凉水走近一看，几个人合抱那么粗的水管已經完全不能用了。沒有循环水管怎么能发电呀！

“得想办法，得想办法！”老技师魯宝林急得直抓头皮。

“我們先到工会去找大家商量商量，看怎么办。”張世宝說。

到了工会，張世宝把情况向正在开搶修會議的人一讲，大家都七嘴八舌議論开了。忽然有一个工程师清了清嗓子說：“唔，这个問題可严重呀，这种循环水管只能用美国貨，管子大，压力高，最理想，要赶快調外汇到国际市場上买……”

有人頂了一句：“沒有美国貨就活不下去啦？”

沈翔声这时站起来说：“我們現在天靠不着，地靠不住，就靠我們自己想办法。”

宝林师傅突然想起仓库里还放着两部旧发电机管子，可以来个移花接木。他高兴得叫了起来：“好，有了！仓库里有好多年不用的旧管子，借来用用，这不就解决问题了。”經他一提醒，大家都乐开了。二话没说，立即到仓库里把循环水管搬来了。

发电机修好了，循环水管也有了。只等升起炉子就可以发电了。可是运煤设备遭到了破坏，吊車毀了，輸煤皮带断了，鋼架七歪八倒完全不能使用，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修复，眼睁睁地看着煤块堆在場上进不了炉膛。怎么办呢？离开四十八小时发电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天漸漸暗了下来。

在搶修指揮部里，几十个工人圍着工会主席沈翔声，几十双布滿紅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老沈，現在沒有第二条路好走了，依我看，只有靠两个肩膀一条杠棒啦，反正上刀山下油鍋，我們都听你的！你就快給大家拿个主意吧！”

“老二，快决定吧，你看天都黑了！”急性子的張世宝拉着沈翔声叫了起来。

沈翔声捏着拳头說道：“干吧！同志們，明天能不能发电，就看你們的顏色了。”

張世宝領着工人們走出指揮部，直奔运煤場。几十个人吭哧吭哧地扛了起来。扛了半天，汗流浹背，肩膀紅肿，可是一倒进三层楼那么高、小池塘那么大的炉子，就象小雪花掉在黃浦江里，連影子也很难看到。磨煤机因为放下去的煤不足，

餓得咕咕直叫，爐子里剛剛升起的火苗，眼看就要熄滅了。

離開發電時間只有十小時了，張世寶看着手表上的秒針一圈又一圈地轉動着，急得他真想用手把它揪住。

忽然一個青年工人高興地跑來向張世寶叫道：“來人啦，來人啦！”“什麼地方來人啦？”大家一齊圍上去問。只見黑壓壓一大群身高體壯的搬運工人，邁開步子急急趕來。大家忙跑上去握住他們的手，這手多有力多溫暖呵！搬運工人一到運煤場，便立刻和本廠工人們一起投入了戰鬥。

這時，西北風卻刮得緊了，雨也越下越大。剛剛清理出來的道路高低不平，泥濘不堪。扛煤的人流象一條黑色的巨龍在風雨中游動。

煤運進鍋爐房，由電梯運到五樓倒進煤倉，經過落煤管到磨煤機，然後送進爐子。現在人多了，電梯又嫌太小，用人工升降速度也太慢。一會兒工夫，電梯下面已經堆起了兩百多筐煤，等待上運。煤堆在那裡，扛煤的人也三五成群地圍在樓梯兩旁。

“這樣子不行呀，爐子餓得咕咕叫；大家的架勢又擺不開。”

“是呀，有勁使不上，這才叫難受呢！”

……

張世寶剛把一筐煤扛到樓梯口，就聽見大家在那裡議論。他放下籬筐，看了看手表，又把它放在耳朵上聽了聽，他總疑心是手表跑得快了。離開發電時間只有八小時了。他一邊喘氣，一邊向大家說：“這麼干，速度太慢了，不行！大家看看有

“有什么办法嗎？”

“把煤扛到五楼去！这么多人不怕炉子吃不饱。”“对，扛到五楼去，比比誰的骨头硬。”几个工人背起煤筐順着楼梯往上走。

張世宝一时激动，也想背起籬筐往楼梯上走。突然一只厚实有力的手把他拉住了：“慢！”

“呵，老二，原来是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快两个小时了。世宝，別激动，冷靜一些。可不能凭力气硬拚。上海市軍管会負責同志来視察时，不是一再叮嘱，既要快速修复、发电，又要注意工人同志的身体……”沒等沈翔声說完，張世宝就急急地把两手一摊，嚷起来：“老二，我不是沒有想到这一点，可是事已如此，不拚着命扛上楼去，就沒别的办法了。”

“世宝，你不想想，在这样又狭又陡、弯弯曲曲的楼梯上，扛两三百斤一籬煤爬五层楼，一方面人要累垮，另一方面任务也不会完成！”这时，又有几个工人背起籬筐往楼上走去。沈翔声赶忙跑过去拦住他們，說：“同志們，煤一定要运上去，硬拚会把人累坏的。大家一起来湊湊主意吧。世宝，你过来，办法就在大家身上哪。”

于是，几个老工人和張世宝就圍着沈翔声蹲下，噉噉喳喳議論开了。

这时候，北风刮得更紧，雨下得更大了。黄浦江漲潮了，江水拍击着堤岸，发出悶沉沉的声音，运煤場上扛煤的人群还是連續不断，除了咻咻咻咻的喊声和呼呼的风声，再也听不見

其他声响。离开四十八小时发电只有七个多小时了。可是炉子里的火苗却越来越小，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越来越淡，越来越少，可是在楼梯口堆起的煤筐却越来越高。

“办法是有的，可就是不知道这里行不行得通。譬如说搭两块跳板，这样一上一下多俐落。”一个老搬运工人提了个建议。

“搭跳板好是好，我们架势摆得开，就是往哪里搭？”

离开发电时间只有七个小时了！

张世宝蹲在那里狠狠地抽烟，眼睛紧紧地盯着旁边越堆越高的煤筐，正恨不得抱着它一步跨上五楼，倒进炉子里去。

“有啦，有啦！”炉子间老技师王国璋拍着额角高兴得叫了起来，“我们在二楼把炉子的铁板撬开一块，把跳板搭在那里，煤就可以直接倒进炉膛里了。”

“对啊！”大家拍手叫好。

两条又宽又稳的跳板从地上搭到二楼。为了安全起见，跳板旁边都临时搭起了牢固的脚手架，脚手架上拉起了一长串风灯。五六百个搬运工人立即扛起煤筐，把煤送进炉膛，烟囱里出来的烟浓得多了。

忽然，在浊浪滔滔的黄浦江上，有十几只舢舨小汽船冲开波浪向着发电厂码头驶来。船上的人都是停泊在江边的轮船上的海员，他们听说发电厂扛煤要人，都纷纷前来帮忙。在他们里面有青岛来的老船长，也有旅大来的水手……一到岸上，他们脱掉外衣，露出那横条子的海魂衫，迈开大步就插进了扛煤的队伍，扛起了煤筐。

扛煤的人越来越多，刚才一条黑色的运煤队伍一下子变成两条巨龙，在跳板上一进一出地游动。

大烟囱里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锅炉里的水沸腾了。司炉紧紧地盯着炉内熊熊的烈火，炉火把他的脸膛烤得通红。发电机旁标志着已经带上电的白色指标灯一亮一暗，控制室内向外送电的仪表指针开始慢慢地向右摆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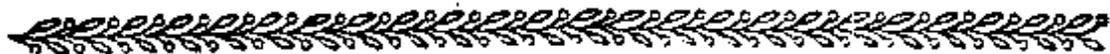
“好啊！”全控制室，全车间，然后是全厂都浸沉在一片欢呼声中。

这时候，是二月八日清晨七点零五分，离开刘宁一同志提出四十八小时发电的号召还提前了六小时，英勇的“上电”工人，在全上海、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四十二小时奋战，胜利了，恢复了光明。

整个上海欢腾起来。电流送到炼钢厂，炼钢炉冒出一片红光，电动行车吊着巨大的钢水包来回奔忙，通红的钢水倒进铸模，溅起了金色的钢花。电流送到纺织厂，纱锭飞快地转动起来，梳棉机吞吐着大团大团白云似的棉花，织布机上倾泻出瀑布似的布匹。电流流到造船厂，高高的船台上爆出电焊的蓝火花。整个上海闪耀着万盏灯火，显得更美丽更明亮。

为守卫光明而牺牲的来发师傅，可以闭上眼睛安息了！

上海，英雄的海，人民的上海，美帝国主义企图用封锁和炸弹把上海变成“黑上海、臭上海”，但是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他们的痴心妄想，上海永远是一个光明的城市！



前 进

—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①

人民创造了历史，并推动着历史的車輪不断前进，不断地开辟人类新紀元。

敌人的捣乱一次次遭到可耻的失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帝国主义公然暴露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竟宣布冻结我国在美国轄区内的公私财产。中国人民为了对付日益加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敌視行动，并与之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员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在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庄严地宣布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实行軍事管制，古老的楊树浦发电厂终于真正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

庆祝軍管的大会开完后，修配分場冷作工孙貞康，和所有

^① 見《毛澤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九一頁。

参加会议的人一样，兴高采烈地走出会场。他走到煤屑场，停下来，摘下帽子，伸手搔搔满头白发，眯起激动得泪花花的眼睛，望望最高的大烟囱，触天般矗立在黄浦江边，后面接着是高高低低十余只烟囱，一齐喷吐着滚滚的浓烟，真象一支破浪前进的舰队。这样的厂房外景贞康师傅看了几十年罗，熟悉得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出来。但他觉得这些厂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有气派，这么可爱！

“这厂是我们的了！”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孙师傅，你说什么？”一群拿铜鼓洋号的青年工人从他身边走过，以为他在对他们说话，所以停下来问他。

贞康师傅被他们的声音惊醒过来，看看他们，不禁笑了。他戴好帽子，指指前面的厂房对他们说：

“喏，我在说，这厂是我们自己的了。”

“哦！”拿铜鼓洋号的青年工人恍然大悟似地应了一声，转身走了。贞康师傅听出他们这一声“哦”有理所当然的味道，心里不禁想：是啊，你们这些小青年，解放后才进厂的，怎么懂得这句话的意义！

确实，贞康师傅对这句话的体会最深了。自从一九一八年进厂以来，贞康师傅受了帝国主义多少气，吃了多少苦头啊！记得有一回洋鬼子斯克姆乔叫他修炉子，限令他一天修好。贞康师傅赶死赶活地做了一天，又熬了一个通宵，总算修好了。他叫斯克姆乔来验收，这矮鬼象个冬瓜，一面爬进去，一面嘴里“嗨！嗨！”直叫，意思要他把一个部件举高些，贞康师傅一时听不懂，斯克姆乔抓起铁棍就朝贞康师傅背上狠狠

打去。貞康師傅气得將手里的羅絲扳頭扔了過去。後來，旁邊工人勸他“好漢不吃眼前虧”，這才沒有打起來。貞康師傅受盡了帝國主義的欺侮，痛切地感到中國人要不受欺侮，非得國家強盛不可。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國強盛起來啊。

一九二五年，日本貨在中國到處泛濫。貞康師傅天天看見報上登着巨幅日本貨廣告。什麼三菱洋行、大坂洋行的花布呀，搪瓷呀，連幾個銅板一包的仁丹、牙粉都是日本貨。貞康師傅覺得再買日本貨中國要亡國了。有天在街上看見幾個青年學生站在長凳上大聲疾呼地向大家宣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要大家抵制日貨。貞康師傅同曹志方師傅約好，決心不買日本貨。他們到國貨公司、三友實業社買來一些豎白條子的愛國布、自由布做衣服穿。那時候大家不時興穿這種條子布，土里土氣，別人笑他們是傻瓜，他們也不管。

芦溝橋炮聲一响，抗日戰爭爆發了。貞康師傅說服了老妻，將幾件小首飾拿出來賣給國家，加上歷年來的一點積蓄一併存進四行儲蓄會，幫助政府抗戰。貞康師傅哪里知道蔣介石只反共不抗日呢。不久，“八·一三”戰爭又起來了，關北炮聲隆隆，火光燭天。市面上物價飛漲。鄰居好心地勸貞康師傅把存款提出來，買點貨色囤囤，保保本。貞康師傅堅決不肯。就這樣眼睜睜看着存款全部蝕光。

貞康師傅愛國，但他看不清蔣介石只賣國不愛國。解放了，共產黨來了，他才看出真正愛國的只有共產黨。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嚴厲地控訴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過去國民黨對美國敢哼一聲嗎？今天人民政府又接管他們的企业，

对美帝国主义硬是寸步不让，怎么不使贞康师傅感到扬眉吐气呢！

走进修配分场，贞康师傅看见几个工人站在门口聊天。往日，贞康师傅也会走过去聊上几句。今天他却觉得这样做有点不对头。他不声不响地走到自己工作台边，拿起榔头就干起活来。一边敲一边心里想：“现在我们工人作主人了，做主人总该有主人的样子。”他觉得应该做件什么事情来表示表示自己拥护军管的心意才好。做什么呢？一时倒也想不出来。

下午，贞康师傅正在敲铁板，忽然一个青工奔跑而来，嘴里喊着：“出布告了！出布告了！”

布告牌下已经挤了很多人，有的在念布告，有的在议论。贞康师傅也想挤进去，人太多，就站在远处看，唉呀，忘了带眼镜。他着急地问旁边一个络腮胡子：

“谁出的布告？讲的什么？”

“军代表出的布告。从今天接管起，废除厂里一切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规章制度，厂里一律改用中文！”

“啊，这下好了！我瞎了三十年的眼睛亮了！过去用英文吃了帝国主义多少苦头啊！”他又想起斯克姆乔那记铁棍了。

“潑里斯记了我八次过，这下子都去他妈的了！”一个起重工说。

“这块断命牌子可以不挂了！”一个出灰工摘下胸前的铜牌，当的一声摔在地上。

“帝国主义真恶毒！人进厂连姓名也没有了，变成了几号几号，象犯人一样。”

“这样他容易統治呀。要找你岔子只要抄个号码就可以記过了。”

一时之間，大家談論得十分热烈。貞康师傅听着心里覺得痛快，他說：“不管帝国主义过去多么凶橫，今天总算連根拔掉了！”

这句话讲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腰板硬了起来，說：“对！”

軍管后的一天下午，貞康师傅做完最后一只保温包皮，去領材料，材料沒有了，他只得退回来，盘算着材料沒有了怎么办。正在这时候，支部書記徐康基来了。他亲切地喊了声“貞康师傅”，就在旁边工具箱上坐下来。

“康基，好几天沒看見你了，开会很忙吧？”

“不忙。你們很忙吧，还有一只炉子要改。”

“忙倒不算什么，就是沒材料，做做停停，真急人。”

“不要急，找大家想想办法看。”

沉默了一会儿，支部書記又开口了：

“貞康师傅，你看共产党好不好？”

“怎么不好，”貞康师傅一愣，“我看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就是有种气。美国人冻结我們财产，我們就接管他的企业，对帝国主义硬是要以牙还牙。要是过去的国民党，連屁也不敢放！”

“那末你参加党吧？”支部書記热情地說。他深知这位有正义感的爱国的老工人对党有認識，心里蘊藏着入党的念头已經很久了，所以开門見山地提了出来。

貞康师傅听见这句话，渾身感到一陣热，心里象水里投进

一块熾鉄似的沸騰起来。“党是多么偉大，多么关心人啊！我心里想的念头党怎么会知道的呢？”他激动得手有点发抖了。

下班以后，他不想回家，順着厂房，从大烟囱下走过，到黄浦江边，停下来，轉过身，再順着出灰鉄路往回走。自从接管以后，貞康师傅每天下了班总喜欢在厂的四周走一圈，好象看不厌似的。

他踱到吊煤車下，远远看見那边空地上两堆小山样的廢鉄堆，不禁有点心痛了。这两堆东西，天天在那里风吹雨打，任它腐烂，多么可惜！他几次想什么时候整理一下才好，可是总下不了决心。这么大两堆廢鉄，一个人弄到底是吃力的，不知道要整到什么时候呢。

貞康师傅走到廢鉄堆旁，弯下腰拾起两颗罗絲帽，搓了搓，伸开手，吹去鉄锈和泥，看看好用，就把罗絲帽揣在袋里，順手檢起一根鉄棒，这里敲敲，那里打打。当当当，一根管子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心里豁然一亮：这管子还是合金鋼呢！正好用在炉子上。

这两堆廢鉄已經有几十年历史了。帝国主义統治时期，厂里一切設備，甚至小到一只罗絲釘，也是从美国进口的。帝国主义为了多敲榨些中国人的血汗，什么东西坏了就換，換了好再到美国去买。那时候工人也这样：反正厂是外国人的，管他媽的一扔了事，所以这里名为廢料堆，实际上里面藏了不少“宝贝”。貞康师傅暗暗想道，“現在美帝封鎖我們，我們何不在这里挖挖宝贝先用起来。”

回到家里，貞康师傅戴上老花眼鏡，捧着支部書記借給他

的党章看了很久。然后用激动得哆嗦的手写完了前几天没有写完的入党申请书。在结尾时他特别添了一句：我坚决请求入党。

第二天，贞康师傅把入党申请书交给支部书记徐康基，并把自己要以整理废铁的具体行动，来表示拥护军管和争取入党的想法说了出来。支部书记一口支持。过了几天，在废铁堆旁的空地上召开了整理废铁的开工典礼。军代表也参加了，作了简单的讲话：

“同志们！贞康师傅自动提出要整理废铁，帮助国家克服美帝国主义封锁的困难，我们非常高兴，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具体表现。我们支持这个自觉的行动，今天特地成立整理废铁委员会，请贞康师傅做主任，由他负责。现在我们把整理委员会的印子交给贞康师傅。”

大家听到这里又是鼓掌，又是叫嚷，闹哄哄地议论开了：

“嗨，我们工人真正当家作主人了！”

“是啊！你看贞康师傅都掌印了哩！”

军代表接着说：“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件事，过去美帝国主义在的时候有没有让我们工人管过一件事呀？没有！过去连三个人一起讲话都是违反厂规的哩！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积极支持贞康师傅这种主人翁态度，大家同意吗？”

“同意！”

“同意就干！”军代表说着手一挥。

几个心急的小伙子，抢先奔到废铁堆上去。其余的人立刻戴上手套干起来。有的扛大铁板，有的捡小轮子，有的专收

集鋼管，有的搭棚，有的分类，有的拉大車来运。一刹时干得热火朝天。

貞康师傅更是使出全身的劲道忙碌起来。他一会到东到西指揮大家作战，一会又弯下腰和大家一起干着。他剛扛了碗口粗的鋼管，又去搬桌面大的厚鉄板。二月天气，下起白茫茫的雪来了，貞康师傅却累得满头都是汗珠子，大家再三劝他歇一陣，他才站下来喘喘气。他看看眼前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不禁暖烘烘地想：党真偉大，一經党的发动号召，就有这么多人来响应。集体的力，量多么偉大！前两天我还愁自己一个人力量太小，怎么就沒有想到集体呢！貞康啊，你要好好学习啊！想到經過自己的努力，他将有一天会参加一个更偉大的集体——共产党，他更覺得有股无穷的力量在冲激。他脫去棉衣，在严寒中全身冒着热騰騰的汗气，走到小伙子們中間和他們一起拉起了大車。

大車走到半路上，要翻过一个小小的煤堆。貞康师傅低下头，偻着身子正使出劲道拉时，忽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接过了他肩上的绳索：

“貞康师傅，我来。”

貞康师傅抬头一看，原来是同車間的阿昆，心里倒有些震动。阿昆看了他一眼，拉起車走了，那眼光里似乎有几分不好意思似的。貞康师傅不由地想起前几天晚上在浴室里与他爭論的事了。这个阿昆是个道道地地的工人，手艺巧，心眼也不坏，就是受旧思想的影响太深，太爱錢。做什么活都要讲价錢。过去与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磨洋工磨惯了，現在解放

了，他还是上班磨洋工，夜里加班为了拿加班费。贞康师傅觉得现在工人做了主人，不应该这样。阿昆可反对：“钞票人人喜欢的！好拿为什么不拿？”结果争得面红耳赤还是说不过他。现在，这样的人却也来参加义务劳动了。贞康师傅抬头看看，啊，还不光是阿昆哩，平日做工吊儿郎当，只想拿工钱，一有空就去吃喝看戏的几个青工也来了；一向坐在写字间里不参加体力劳动的一些工程师也来了。这时贞康师傅忽然领悟到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有多么重要！看，军代表、支部书记不就是亲自在干吗，累得满头大汗哩！他懂得为什么与人家辩得口干舌焦还不能说服人家的原因了。“贞康啊，你假如有一天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你应该处处想到带头作用啊！”他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着，更忘我地投入劳动的人流中。

整理废铁这件事，不仅拣出许多有用的、急需的东西，支援了厂里的生产，而且发展成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许多工人职员通过这一运动，都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主人翁思想。

二月二十七日 是贞康师傅一生最难忘的一天，支部大会一致通过贞康师傅入党。

第二天，消息传开以后全厂轰动了。青年工人们纷纷地说：“贞康师傅这么大年纪都争取入党了，我们还能不努力吗！”一些老工人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榜样，急起直追了。

二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会使我们在新的斗争中，更加勇

气百倍地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回忆解放前后每一个斗争的历史事实，这对富有反帝传统的发电厂每一个工人来说，都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活课程，从而使大伙认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①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们是死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强盗逻辑的。对待帝国主义强盗逻辑的唯一的办法，只有长期地针锋相对地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胜利总是属于人民的。发电厂工人就是以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武装了自己，意气风发地投入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战斗。

大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以新的战斗的姿态，对这个美帝国主义企业和它三十年来所建立的一套殖民地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了逐步深入的改革改造。到一九五二年底，已恢复并超过了解放前（一九四八年）的最高发电量，彻底检修了全厂所有设备，全部更换了已损坏和有缺陷的机件，基本上做到了帝国主义过去做不到也不敢想的电厂安全生产和多发电、少用煤。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发电厂就以安全为纲，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巩固和建设，迎接即将到来到的一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于空前大跃进的伟大时代。

我们发电厂工人就是这样以豪迈的步伐，从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要把这个被帝国主义统治了三十多年的千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九〇页。

疮百孔的殖民地企业，继续彻底地改造成为一个先进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供应站。

机械检修分场的鲁宝林师傅，在厂里工作将近四十年了，车间里大部分机器都是经过他的双手安装起来的；他熟悉它们，在这长长的汽轮机车间里，他就是闭着眼睛也叫得出它们的名字：这是英国的汤姆生、茂卫牌，那是美国的葛益吉、奇异牌，这是瑞士的B.B.C，那是德国的派生斯……；但是在所有的汽轮机中就是没有一台是国产的。几十年来，他日思夜想地要亲手安装一台国产汽轮机，然而在那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黑暗时代里，连汽轮机上的一块夹板、一个螺丝钉，都要从美国进口，哪里谈得上有我们自己的电机制造工业。

但是，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他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发电厂里将要正式安装国产新机了。听到这个消息，这个白发斑斑的老工人，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泪花。

那是八月二十三日清晨，太阳刚刚透过黄浦江的薄雾，射进敞亮的汽轮机车间的时候，鲁宝林就第一个来到安装现场，他摸着崭新的发电机，浑身都是力量。他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着这台新机表示决心地说：“宝林啊，把所有的力气都拿出来干，一定要把这部国产机器安装得比所有的外国货快，而且要好。”

这时，退休老工人徐和生如同空中飞将一般，威风凛凛地驾驶着“轰隆轰隆”的大行军，向鲁宝林师傅开来了。徐老师傅听说厂里要安装国产新机，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天一亮就

赶到机修分場来。支部書記要攆他回去，他打着哈哈对支部書記說：“那可不行，我也得为第一台国产新机出把力啊！”不由分說，他就跳进大行車的駕駛室干了起来。大行車高高吊着几十吨重的国产新机的下汽缸，工地上几十双眼睛盯着徐徐下降的机件，魯宝林师傅頓时象一个屹立在陣地上的严峻的指揮員，揮动着坚毅有力的手臂，有节奏地指揮着战士们进行快速安装……

魯宝林师傅建議而又經過工人群众討論和丰富的技术革新措施——“先装冷凝器”的先进安装方法，打响了快速安装新机的第一炮。随着魯宝林师傅的指揮，徐和生师傅緩緩地把下汽缸落在机座上預先埋好校正水平的鉄板上，就象泰山一样平稳。大伙回想起一九五二年安装×号机的时候，校正汽缸水平花了一个多月時間才完成，而現在只用了十一个小时，战士们流滿汗水的臉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就在第一仗剛剛打胜，战士们将迈开第二步的时候，前进的道路上突然崛起一座陡削的大山，擋住了大伙的去路——×号高压炉的省煤器发生了漏水的故障，必須立即抽調人力进行搶修。为了更符合經濟原則和保證充分电力供应，以滿足全市生产跃进的需要，不得不打乱原来先安装新机后檢修高压机組的計劃，而要把国产新机的快速安装和高压机組的快速檢修任务同时进行。当时在机修分場一部分干部中間，产生了“先抓高压机組，后装国产机”的下馬思想，免得挤在一起，弄得“两头落空”。可是，机修分場的工人群众不同意这种主張，魯宝林师傅也不同意这种主張，国产新机的安装工作哪里

肯停下来！大伙說：“高压炉一定要修，新机安装决不能停！”党委支持了工人群众的干劲，决定重新組織力量，安装和檢修必須同时跃进，并且认定这正是創造更加惊人奇迹的大好形势。

既要完成快速檢修又要保証快速安装，这确实是发电厂有史以来在生产上的一个严重考驗。在这个艰巨的任务面前，首先在劳动力調配上碰到了困难。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厂党委召开了現場施工會議，机修分場支部書記把劳动力困难的情况向群众“攤了牌”。会上，在“究竟怎么办”的具体問題上，展开了一場热烈的辯論。

“怎么办？”

还是听听工人群众响亮的回答吧：

“安装和檢修任务挤在一起，我們就来它四面开花，让任务同时完成！”

“算帳不能光算几个人，还要算算大伙的干劲，只要大伙苦干、实干加巧干，劳动力困难就能解决！”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劳动力不够，我們就把一双手抵两双用，三个人的工作两个人頂！”

“我們倡議，把三班制改成二班制，一人一天做二班，做一班，睡一班，醒来再做一班！”

就这样，工人群众重新計算了自己的工作量，紛紛响应“三个人的工作两个人頂”的倡議，全厂各部門又挤出了技工三十六名，大力支援檢修和安装工作。工人群众終于用干劲和智慧冲破了保守思想，劈开了前进道路上的大山，繼續迈开

大步，勇猛前进。

国产新机安装工作高速度地进行着。战士们信心百倍，愈战愈勇。

到了新机安装的第三天，住在控江三村的电厂工人家属，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慰问队，来厂探望自己的亲人，她们给苦战的勇士们致以亲切的问候，还送来了最好的点心，勇士们的干劲因而更加高涨。一种新型的同志式的家庭关系正在形成。

新机安装的第三天下午，由于电焊工不足，严重的等工现象眼看又要影响安装任务的如期完成。闾北发电厂党委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动员工人组织了二十多人的支援队，火速前往助阵。电焊班胡福良、金根发等六位老师傅向党保证：“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厂。”电焊的工具不比车工、钳工，各人有自己的一套，为了避免工具不够而影响工作，他们干脆把电焊台、风焊皮管、面罩等设备也一起搬上了大卡车。

电焊老师傅孙和尚刚刚在本厂苦战了几昼夜，这一天正在家补休，听到杨树浦发电厂缺少焊工的消息，再也不能平静了。他想，这是安装国产新机，我也要出一份力量。想着就往自己厂门口奔。刚到厂门口，卡车已开动了。“等一等！”孙和尚嘴里喊着，人已赶到车边，他一跃便登上了卡车。“呜——”一声，车轮卷起一片烟尘，直向杨树浦方向飞驰而去。

八月二十六日傍晚六时许，闾北发电厂的支援队来到了杨树浦发电厂，受到党委书记、厂长和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鲁宝林师傅接待他们先休息一夜，明天再参加工作，可是胡福

良同志立即提出要求：“为了帮助楊树浦发电厂兄弟們創造奇迹，为了替祖国的电业史上增添一个世界纪录，請分配我們任务吧！”

这一支生力軍——七个电焊工——开到施工前綫，使新机安装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终于在八月二十八日零点二十五分，以四天二十一小时二十五分的飞跃速度，完成了新机的安装工作。这是历史上的空前纪录。解放前，安装一台新机，最快也要半年。这是奇迹，这样的奇迹只能出现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魯宝林和他的伙伴們，为了庆祝这个胜利，兴奋得几夜也睡不着觉。

三

电业史上的奇迹，不断地被曾經同美蔣反动派作过不屈斗争的发电厂工人創造出来。多少年来，安全发电一直是电力工人的愿望，但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只重机器不重人，根本没有把工人性命看在眼里，死亡接着死亡，为了給城市带来光明，有多少工人死在自己的崗位上。但是，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发电厂工人发挥了智慧和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創造了八百二十天安全发电无事故的历史纪录。

机械检修分場里有个鏟敲出灰小組。这是检修鍋炉的“先头部队”，他們担负着清扫鍋炉积灰和鏟除焦块的繁重任务，然后让其他工种的工人进炉工作。这个小組是全厂和全国电

业系統安全生产的一面紅旗，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到現在已經保持了十年无事故的长期安全紀錄，并且不断大鬧技术革命，縮短鍋炉停炉時間。就在新机安装的同时，他們正以冲天的干劲，爭分夺秒地在搶修×号高压鍋炉。因为劳力安排問題，这次×号高压炉的停炉時間延迟了五小时，为了夺回延迟的停炉時間，他們提出“叫高温低头，要烟灰让路”的战斗口号，大胆地革新了出灰程序和方法，按照原来的工序，出灰組要在停炉二十四小时后才能工作，而現在，当停炉去压工作一結束，他們就馬上干起来了。从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五时，在六个小时內，他們把烟道和炉膛隔开，用两只鼓风机从上烟道里打进冷风，提前完成出清烟道和除尘器里的积灰任务。接着，鏗敲出灰組的闖将們就要往停炉才六个小时的灼热的炉膛里猛钻……

“上！”随着这一宏亮的喊声，斜刺里閃出一个从头到脚穿戴着防热用具的瘦长汉子，話剛落音，人已矯捷地攀上梯子，动手就要去开炉膛門。几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随后也跟了上来。

“不行，谷玉珠同志，快下来！”正在現場的支部書記一見谷玉珠猛打猛冲地去开炉膛門，急忙一个箭步跟着上去，一把拖住他的胳膊，指着炉膛温度表的指針說：“你瞧，里面的温度在摄氏一百六十度以上，能进得去嗎？还不赶快把大伙給带下去！你們已經接連干了十多个钟点，也不吃飯也不休息，这不是違反安全生产紀律！”

“不行啊！一分钟就是几百度电呀，我是个共产党员，怎

么能在这节骨眼上去休息。”谷玉珠还是坚决要求进炉膛。

“那么，我以分场支部委员会的名义，请你马上把人带下去，首先领导大伙完成吃饭任务！”支部书记不得不用抚爱的口气下命令。

作为鏟敲出灰組的小組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谷玉珠，这时他无話可說了。要縮短出灰時間，要提前进入炉膛，但是还要加强小組的安全措施，还要关心群众生活。他用感激的目光扫視了一下支部书记，便馴服地帶領小伙子們往飯厅走去了。

在飯厅里，谷玉珠一边吃飯，一边却陷入沉思中去了：剛才炉子間里的战斗場景，工人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智慧創造，党的坚强领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四天大修一台高压炉”的神話般的指标……这些都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是无敌于天下的，而做一个新中国的工人又是多么幸福呀！他老是忘不了在美帝国主义統治发电厂的岁月里，中国工人的悲惨生活。他是一九四〇年进厂的，第一天进厂时，炉子間的美国領班泰納尔就趾高气揚地对他說：“‘上电’是个金飯碗，可是干出灰这一行，掙的是卖命錢啊。今天話說在头里，你干得了就干，干不了还是趁早滚蛋！”說着，那个又瘦又小，活象个猴子似的美国佬，又拍拍他的鉄彈一样結实的肩膀和胸膛，露出貪婪的目光，翹起尖尖的嘴巴，輕蔑地說：“我們美国人并不希罕这个，老实說，在上海要找一百条中国狗不容易，找一百个中国人嘛，那簡單得很！”事实就是这样，美国資本家只顧自己賺錢，把中国工人看作牛馬一般，当出灰工人更

比猪狗还不如。那时候，美国领班一张嘴，不管炉膛里温度有多高，出灰工人就得钻进去干。他们为了多赚钱，常常不肯将炉子熄火，硬逼着工人冒着生命危险进去出灰，炉膛里一片昏天黑地，高温烫得你浑身起泡，灼热的干灰滚滚飞扬，只要在里面耽上几分钟，人就被汗水和煤灰搅成一个湿漉漉的泥团子。要是有人实在待不住了，钻出炉子换口气，就会遭到泰纳尔这洋猴子的一顿拳打足踢，弄不好，马上收牌子把你开除了。那时候，美国资本家每年从发电厂搜括来大量黄金白银，成船的装回国去，可是却肯花几个钱给中国工人置些劳动保护用具。出灰工人整天进行高温操作，美国佬不仅不发工作服，连自来水也不准喝，只能捧点煤渣水、黄浦江水解渴；进炉工作时，工人们往往是上身赤膊，腰里围个破麻袋，脚上拖双木屐鞋，用脏回丝蘸点水塞住嘴，弄块旧帆布包着手，叫皮肉去和烧红的煤灰打交道，所以经常发生人身事故，被红灰烫伤烫死是家常便饭，谷玉珠就先后三次被烫伤过，至今身上还留下了累累的疮疤。就是民主工会成立以后，也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和他的苦兄弟曹老三，也是替这台高压炉打焦，这炉子有十层楼高，在第二层楼有东西两个炉门，他们钻进东边门去工作，炉门口仅仅有屁股大的一点工作面，后面有墙擋着，一点退路也没有，泰纳尔站在炉门外通向三楼的楼梯口监视着。忽然“轰”的一声，犹如山崩地裂，通红的煤灰象两条火龙从炉膛里喷射出来，有好几丈远，炉门口半寸厚的钢板也烧裂了，泰纳尔早就夹起尾巴逃到三楼，谷玉珠一看无路可退，便拚了命从二层楼上跳下来，当场昏死过去，受了重伤；可怜

曹老三被燙成了血人，周身上下已沒有一寸好皮肉了。當時工人要求泰納爾趕快把傷員送醫院搶救，泰納爾打電話報告廠長潑里斯，這家伙竟凶狠地回答說：“燙傷幾個中國工人算什麼，如果死了，那就抬出去完事。但高壓爐不能停，立刻給我搶修好！”最後還是民主工會把傷員送到仁濟醫院，曹老三慘叫了一天一夜就犧牲了……現在，這樣的悲慘生活將永遠成為過去了，中國工人永遠站起來了，而美帝國主義再也回不了楊樹浦發電廠了。今天，我們在黨的堅強領導和親切關懷下成長壯大，在大躍進的巨浪中高歌猛進，要把“四天大修一台高壓爐”的神話一般的指標變成事實，要在電業史上創造奇蹟，讓美帝國主義在我們電力工人的奇蹟面前發抖吧！

回憶的思潮衝擊着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的心。一種高度的對美帝國主義的階級仇恨，激勵着谷玉珠去征服那熱浪奔騰的爐膛，要又快又好又安全地打勝“奪回停爐時間”的第一仗。他胡亂地吃了飯，又和小伙子們討論擬定了幾項安全措施，決定去找發電廠黨委書記。

當他經過爐子間的通道時，黨委書記恰巧和他打了個照面。

“四天能完成嗎？谷玉珠同志。”黨委書記問道。

“行！”接着，谷玉珠把提前進爐膛的要求告訴了黨委書記。

“現在爐子溫度多高？”黨委書記嚴厲地說。

谷玉珠不好說謊，就實說道：“剛才五點鐘的時候是攝氏一百六十度，現在可能會降低些。”

“一百六十度怎麼進去呢？谷玉珠同志，向時間要電，保

証大跃进,可是还要保証安全生产。”

谷玉珠告訴党委書記,他在吃飯的時候已經和小組的群眾商量過,并且補充了幾項防熱的安全措施。党委書記听了這些辦法,覺得可靠易行,就連連點頭表示同意。于是他們興高采烈地一起朝爐子間走去。

爐子間里,分場支部書記背朝爐膛門站着,他伸出雙手,正擋着要進爐膛的出灰工人說:“你們回去再休息一會吧,今天晚上我批准通宵苦戰!”

“通宵歸通宵,進爐膛歸進爐膛,我們早一分鐘進爐膛,整個大修就能提前一分鐘開始。”出灰工人們還是固執地堅持着,不肯罷休。

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党委書記和谷玉珠到了。党委書記把谷玉珠的建議告訴了支部書記,兩人一商量,支部書記也就同意了。

晚上六點正,當谷玉珠第一個鑽進爐膛的時候,爐膛溫度表的指針正指着攝氏一百四十度。他一進去,爐門外早已準備好的幾架冷風機,幾根冷水皮帶,馬上把冷風和冷水射到他身上。就是這樣,谷玉珠也只能在里面工作十五分鐘,別的同儕再來接替他。好幾次,谷玉珠從爐膛里出來以後,腳上燙起了小泡,他一聲也沒有响,就偷偷用布把腳包好,穿上鞋,還是精神抖擻地進入爐膛,繼續工作。

經過出灰小組的苦戰,終於提前七小時把爐膛的積灰出清,他們不但把五小時搶了回來,而且超額了兩個小時,奪得了幾十萬度電,同時使得木工組能在當天夜里十一點搭腳手

架,保証鍋炉本体各組及时进行檢修工作。

当高压炉的磨煤机重新发出“隆隆”声音的时候,当它重新向自己的机組供汽发电的时候,炉內的烈火映紅了发电厂工人們的臉,照亮了他們的心。他們听到了这巍峨的高压鍋炉正在演奏一支动人的乐曲,歌唱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歌唱总路綫,歌唱大跃进,歌唱人民公社,歌唱中国工人階級的胜利!

四

时代在前进,人在前进。常言道:千年老树开新花。經過几个历史时期的楊树浦发电厂,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又发出了青春的光輝。

发电厂工人在大跃进的一年,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在工作中始終坚持貫徹党指出的“电业事故是工业灾害”的指示,安全生产,万无一失。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生产成本繼續降低,全年节约标准煤四万多吨。同时又打破单一生产观点,大搞电厂多种經營。从修配到制造,檢修老师傅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份試制成功七百五十瓩小型发电机两台。接着又完成了二十六台鼓风机的制造任务。对煤和灰进行綜合利用,职工們还利用煤灰制成火磚,不仅滿足本厂需要,而且对外供应。修造場工人大炼鋼鐵,由土到洋,一九五八年炼鋼就达几百吨。

发电厂在前进。在党的三面紅旗指引下,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为实现雄偉壮丽的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正在用劳动的双手揭开厂史的新的一頁。

后 記

《紅色堡壘》終於問世了。这里簡單說明一下編写情况。

去年六月初,在全国各地大搞工厂史的推动下,又經各方面督促,我厂党委經過充分的酝酿和討論,下定决心,要把过去工人的斗争史編写出来,并由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成立了厂史领导小组,下設办公室,抽調专人负责,开始工作。

我們知道要把几十年来全厂的历史面貌,真实而又确切地反映出来,单靠已有的史料,单靠少数人是編写不出来的。要做好这个工作,首先必須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到群众中去发掘活材料,寻找新綫索;同时也不忽略搜集书面材料和档案資料。

遵循上述原則,我們一面从上海市工运史料委员会、上海电业局档案室、上海图书馆等单位,查閱和搜集有关我厂的历史資料和綫索,整理出我厂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斗争事件,从而訂出了一个比較完整的厂史大綱。另一方面,把全厂职工按厂年代进行排队摸底,找出与厂史有关的重点人物,然后按历史阶段,召集厂内外有关的领导干部、老工人、特别是当时亲自参加斗争的职工举行座談会,会上不仅各人暢叙了自己的斗争经历,而且做到了相互启发、印証和补充,取得了第一手活材料。接着我們根据这些生动的材料,結合原来拟訂的

文字大綱，編寫了“發揚光榮革命傳統，促進生產躍進”的廠史報告資料，運用廠報、黑板報、展覽會和賽工廠史會等各種形式密切的配合，以車間為單位，以老工人和積極分子為骨幹，結合生產和中心運動，全面發動群眾，廣泛召開報告會和座談會，在全廠形成了“人人談廠史”的熱潮。

廣大職工在座談會或小組討論會上，回憶過去在黨領導下，同帝國主義、反動派進行鬥爭時，個個揚眉吐氣，講得有色有色；提到受到的欺凌和壓迫時，人人咬牙切齒，十分痛恨。有個工人感嘆地說：“想想過去，眼淚流得出，看看現在，夢里也會笑出來。”由於工人群眾在思想上明確了編寫廠史的重要意義，因此，不論提供材料，還是親自撰寫，都表現了巨大的熱情。有的利用休假日，在家里翻箱倒篋，尋找實物，把幾十年前的書報、刊物、照片和徽章等珍貴的紀念品，贈送給廠史辦公室；有的甚至送來了十五年前的私人日記本；有的碰到有字寫不出，還特地趕到廠里來找宣傳委員，問個明白。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職工群眾對編寫廠史的高度責任感。

收集了大量材料以後，我們最先分四個歷史階段，擬出了七十六個選題，準備從一八七九年上海有電燈開始，一直寫到一九六〇年為止。開始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四年級十三位下廠來深入生活的同學和廠里抽調的幾個工人編寫初稿。在編寫過程中，碰到了不少難關，有的選題有了主題，還缺乏情節；有的有了故事梗概，卻找不到參加鬥爭的中心人物；有的重大歷史事件，又摸不清來龍去脈。在摸索中，我們一面遵照廠黨委“對各項歷史材料，不能偏聽偏信，應該反復進行調查

研究,同时又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运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这些材料”的指示,把群众提供的材料和线索,甚至几句话,追根到底,进行彻底了解。另外,除了反复分析和核对史料外,对调往外地的有关人员,亦发信请其提供资料 and 查对情况;又在厂内外找有关老工人、退休工人、职工、领导干部和革命前辈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前后达五十多次,还作了五百余人次的个别访问。

这样边摸索边编写,有的选题取消了,另一方面又有新的补充。有些原来模糊不清的人物和事件,也逐渐有了比较清楚的轮廓。尤其是一些年代久远的事情,一般工人所不能辨别与了解的上层活动情况被发掘出来了。例如,原来一直认为一九三三年那次五十四天大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说法,追查下来,却是一次由黄色工会操纵的自发性斗争,最后斗争被那批流氓恶棍出卖了。而且还查明了我厂党组织从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后,直到一九三九年才恢复建立。这样,就纠正了原先某些史料上对这一斗争的错误记载。最后,经过六次增删,二十来个人三个多月的艰苦劳动,写成了四十八篇文体并不一律,有故事、有散文、有特写的篇章,初稿终于完成了。

初稿编定以后,经过有关各方面的审阅,大家觉得这部稿子材料丰富,但还不成熟,离开有重点、有系统、具有重大教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工人革命斗争史,还有相当距离。工作必须继续进一步深入进行。

这时我们提出要群众与专业相结合,请求有关方面协助。由于上级党的支持和专业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

文艺出版社編輯部的大力協助，抽調了七位同志來廠工作，參加編寫小組，與同志們一起研究，一起出主意，並各人分擔了修改和編寫任務。後來華東師大中文系又派來了五位四年級的同学，參加了我們的工作。這樣，前後具體參加領導和編寫的同志，廠內廠外一共達三十八人。

在第二階段工作中，適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我們認真地學習了黨史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研究了當時地下鬥爭的活動方式等等，尤其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學習，對我們的啟發更大，使我們更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方針、政策，体会到編寫廠史必須緊緊抓住每個階段黨的領導，以發揚毛澤東思想為紅綫，有選擇、有重點地反映出黨和工人的血肉關係，工人階級的鬥爭成長過程，以及帝國主義的凶殘面目，從而把反帝鬥爭的主題思想貫穿全部廠史。

在初稿的基礎上，我們經過十多天反復討論和爭辯，大家的認識逐漸趨向一致，就是說，應該根據自己廠里的鬥爭特點，去蕪存菁，編寫出一本既能真實反映歷史面貌，又有藝術感染力的工人革命鬥爭史。這樣，我們就把初稿四十八篇文章，縮併為十五個選題和前後兩篇略帶交代歷史性質的文字，基本上做到了在風格上、在文体上的統一。這樣縮併，不僅去掉了許多可有可無的材料，而且也更突出了重大歷史事件，凸現了主要鬥爭人物。如書中《路是怎樣走過來的》（由原來的十八篇縮併而成）虽然是交代歷史性質的篇章，但是基本上做到了通過人物自己的活動，通過鬥爭場面的描繪，介紹了過去五十八年的歷史。其他各篇也由於縮併而使鬥爭較為突出、

較为集中、較为概括，使人物形象也比較生动、比較凸現。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这本厂史在形式上各章能独立成篇，单独发表；合在一起又能前后貫通，联成一气。这样做，主观愿望无非想使这本反映工人革命斗争的讀物达到既真实而又感人的程度。但是由于編写時間短促，加上我們的政治思想水平有限，参加編写的同志又不一定具有实际斗争的經驗，缺点一定不少，离开主观愿望一定很远，而錯漏不妥之处又在所难免，渴望讀者，尤其是过去在发电厂工作过的同志，随时指正和賜教，以便有机会在再版时加以修訂。

中共上海楊樹浦发电厂委员会厂史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六月